

## 第一章 战地逃龙

项少龙刚冲散了一股敌人后，身旁惨叫传来，他骇然望去，见到周良翻身堕马，给一支长矛戳穿了盔甲，从背心入透胸出，可见敌人掷矛者的力道如何狂猛。

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叫，要勒马杀回去时，却给左右随从死命扯着他马僵，拉他逃走。

一名敌将率着大队人马由后赶至，人喝道：「项少龙哪里走！」

项少龙环目一扫，只见身旁的亲卫，已减至不足百人，而四周林木则全是火炬的光芒，也不知有多少敌人杀至。

现在既给敌人蹀上了，为势更难幸免。正要在死前提刀回去为周良报仇时，一声厉啸，鹰王由天空疾冲而下，扑在那赵将脸上，锋利的鹰喙住那赵将的眼睛狂啄。

那赵将发出使人惊心动魄的惨嘶，弃下待要掷出的一枝长矛，伸手抓着鹰王，人鸟同时堕下马来。

追兵因主将惨遭厄运，登时乱成一团。

项少龙知道那赵将和鹰王都完了。顿觉机不可失，策马狂窜。

才奔出七、八丈，数十名赵兵左右穿出，举着明晃晃的长矛，厉喝连声，往他们的坐骑狂刺。

左右亲卫纷纷倒地，成了敌人屠杀的目标。

疾风在此时表现出它的不凡能耐，竟能倏地加速，冲出重围，忽然间，项少龙发觉自己竟成了孤零零一个人。

项少龙热血沸腾，涌起满胸杀机，朝着左方冲来的十多名赵国骑兵奋力杀去。

幸好在这林木处处的地方，不利箭矢攻击，否则不用交手他项少龙便早给射倒了。

四周喊杀连天，惨烈之极。

项少龙由一丛大树后策骑疾冲入敌阵中，挥刀朝敌将猛劈。

他的目标是对方持火炬照耀走在前头的敌人，百战刀斜劈在对方肩上，那人立时鲜血飞溅，倒下马去。

火炬落到草地处，立时熊熊燃烧起来。

敌人惊呼声中，项少龙刀势加疾，冲入敌阵之内，挥刀砍削。

敌人忙运剑格挡，岂知百战刀过处，长剑立即断成两截，寒芒透体，赵将翻身倒毙。项少龙冲散了敌人，自然而然朝火光最弱处冲杀过去。

此时敌人已占了压倒性的上风，四周虽仍有零星的厮斗，但已不能再改变当前的形势。

项少龙泛起势穷力竭的感觉。

目睹周良和许多手下的惨死，他生出了不想独活的念头，猛一咬牙，抽过马头，反朝杀声最激烈处奔去，不片刻冲出了树林，到了林外旷野处。

疏落的林木间，一队数百人的秦兵，正在前方被以千计的敌人围攻下，舍命死战。

项少龙怒愤填膺，杀机大盛，决心豁了出去，见人便斩，气势陡盛，

遇上他的敌人一时间只有捱刀送命的分儿。

秦军见主帅来了，人人士气大增，竟随他一鼓作气，突破了敌人的围困，朝着一处山丘奔去。

后方杀声大作中，前面小丘倏地亮起了以百计的火把。

只见无数赵兵蜂拥山丘顶杀奔下来，人人持着远距离格斗的兵器，正是项少龙们这种骑兵的致命克星。

项少龙心中暗叹，知道李牧算无遗策，早在林中设下重重围堵，务要一举把自己擒杀。

这时谁都知到大势已去，不用他发令，大半人住两旁四散逃去。

项少龙阻止不及，却心知敌人正是蓄意迫己方往南旁逃走。

忽然间，他清楚知道只要能冲上山顶，便有逃进群山中脱身的生机。

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了五十多人，立即狂喝道：「要逃命的就随我来！」

反手将宝刀插回背上，拉出腰间飞针，夹马冲前，两手连环掷出。

敌人纷纷中针倒地。

危乱间，项少龙至少掷出了近百口飞针，到两臂疲麻，飞针已掷完。

后方伏满死尸，令人不忍卒睹。

他身边只剩下了十多人，不过已成功登上了丘顶。

数百名敌兵如狼似虎的向着他们狂攻不舍。

项少龙再拔出百战宝刀。

这时他身上已有大小十多个伤口一起淌血，但他却感不到任何痛楚。

宝刀挥出，惨叫起处，右边敌人尸横就地。

项少龙看也不看，拖刀后劈，又把另一个由后侧攻来的敌人砍死。

前方一人徒步持矛，直刺疾风的颈项。

项少龙无奈下，脱手掷出宝刀，穿过那人胸膛，把他钉到地上。

蓦地肩胛处传来锥心剧痛，也不知给甚么东西刺中。

项少龙痛得伏倒马背时，护卫拚死冲杀过来，把他掩护着。

项少龙心叫完了。

在这刹那间，他想起了远在咸阳的娇妻爱婢，也想起妮夫人、赵雅、赵倩等无数人和事。

就在这生死关头，他感到疾风左冲右突，不断加速奔驰。

喊杀声逐渐被抛在后方远处。

四周尽是茫茫的黑暗。

他死命搂着疾风的马颈，感到人马的血肉合成了一体，意识逐渐模糊，终于失去了知觉。

意识逐渐回到脑海里，骤然醒了过来，只觉浑身疼痛欲裂，口渴得要命。

不由呻吟一声，睁开眼来。

碧空中一轮秋阳，挂在中天处。

一时间，项少龙不但不知身在何地，更不清楚曾发生了甚么事。

勉力坐了起来，骇然见到疾风倒卧在丈许达处，头颈不自然扭曲着，口鼻间满是凝结了的口涎污物。

项少龙浑身剧震，终记起了昨晚昏迷前发生的事。

疾风背负他逃离战场，为了救他的命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自纪嫣然赠马后，他和疾风在一起的时间，比之和任何一个心爱的女

子相聚的时间还要多。

它对自己的忠诚，从没有一刻改变或减少过。

项少龙再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搂着疾风的尸体留下了英雄的热泪！

他败了。

败给了当代的不世名将李牧。

那并非因他的失着，而是李牧太高明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成功把李牧拖着，不让他在滕荆两人率领的大军返只中牟前给追上，否则他们这支佯攻邯郸的军队将会全军覆没。

幸好今趟主事的是成熟稳重、经得起风浪的滕翼。

若换了是荆俊，必回师援救，那就等若送死了。

自己今次能逃出生天，亦只可说是个奇迹。

可以想见李牧必发散了人马来搜寻他的踪影。

想到这里，项少龙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先检视自己的伤势，不禁感谢清叔为他打制，琴清为他缝缀的护体甲冑，虽中了数箭，又多次被兵刃击中，但只有三处破开缺口，伤及皮肉，其中又以在后肩胛的伤口最深。其他伤口都在手足处，乃皮外之伤，并不影响行动。

他由疾风尸身处解下革囊，取出里面的衣物，再忍着痛把身上的革冑武服连着凝成硬块的血肉脱下，扯破衣服把伤处包扎妥当，换上日常着的武士服，又绑上攀爬的腰索，心情才好了一点。

喝乾了疾风所携带的水壶内清泉后，他取下插在马鞍间的后备宝刃「血浪」，想起此乃李牧送赠的名剑，不由又生一番感触。

此时天已黑齐，他本想费点力气安葬疾风，至少拿些泥土把它盖着，但远方不知何处随风传来马蹄之音，只好恭恭敬敬向疾风躬身致意，才带着神伤魂断的悲哀心情，踏上逃亡之路。

对在山野疾行他早驾轻就熟，起初每登上高处，都看到追捕者的火把光芒。

它们像是催命符般紧缠着他，使他无法辨认往中牟的方向。

到天明时，他虽暂时撇下了追兵，但已迷失了路途，只仅朝山势险峻处奔去。

当他在一处坡顶的密林中坐下来休息时，全身骨头像要散开似的，不但心内一片混乱，肉体更是疲惫不堪。

身上多处伤口渗出血水，疼痛难耐，那种虎落平阳的感觉，确使人意志消沉。

若非他受过特种部队的严格训练，这刻就要撑不下去。

但他却知这刻是逃亡的最重要关头。

由于敌人很容易发现疾风倒毙之处，所以必会趁他徒步走得不会多远的这段时间全力搜寻他，假若他在此刻睡了过去，醒来时恐已落入敌人手上。

项少龙咬紧牙关，提起精神，待恢复了一点气力后，便依墨子心法敛神静养。

不一会他整个人宁静下来，身体放松，藉以迅速回复精力，如此大约半个时辰后，他便跳了起来，以绝强的意志驱策疲倦的心身，继续逃亡。

他专拣人兽难越的崇山峻岭以索钩攀爬翻越，这一着必大大出乎敌人料外，否则若取的是平原莽野，怎快得过马儿的四条健腿。

到入黑后，他在一道瀑布旁躺了下来，全身疼痛，连指头都欠了移动

的能耐。

不片刻沉沉睡去，醒来时已是晨光熹微的时间。

耳际首先传来瀑布飞泻的「轰隆」声，其中夹杂着蝉鸣鸟唱，四周一片宁谧。项少龙睁眼坐了起来，只见左方瀑布由高崖上奔泻如银，旁边的水潭受瀑布冲击，白浪翻滚如雪，由此而下上崖壁陡然而降，再倾泻而下，回旋激溅，壮观巽常。

再环目四顾，群山环伺，奇岩异石，数之不尽，野树盘根错节，奇异\*愠霾磺睢\*

项少龙不禁啧啧称奇，为何昨天会一点不觉得这里的景色有甚么特别呢？

在这充满生机的环境刺激下，他涌起了强大的斗志，誓要活着回去与深爱 and 关心自己的人相厮聚。

他当日因遇马贼与陶方在赵境失散后，曾有遐一段在山野游荡的日子，这时自能熟门熟路地采集野菜充饥。

想起自己可能楚诗次踏足这穷山僻地的人类：心中更泛起满足的感觉。

他被李牧偷袭的地点是赵国南方长城外赵魏两国边界处，所以目下以身在魏境的可能性大一点。只要登上附近的高峰，居高一望，那时倘能找到最易辨认的德水黄河，又或当年由赵往魏的路途，便可拟定潜返中牟的大计了。

想到这里，心情豁然开朗，认定了附近一座最高的山峰，咬紧牙龈朝上攀去。

不由庆幸这年来每天都勤力练武，否则此刻体力已捱不下去。

但见到峰顶山鹰盘旋时，又忍不住想起战死的周良和为主人尽忠的鹰王，热泪夺眶而出。

人是否天生自私的动物？为了种种利益，打着捍卫国家民族的旗号，残杀不休，这一切是何苦来由。

最可恨自己亦是这残杀战争中的一分子。

战争里根本是没有真正全赢的人，即使是战胜者亦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情况自古已然，谁都不能改变。但战争仍是永无休止的继续下去。

即使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中，斗争仇杀亦从未息止干戈。

黄昏前，他再登上了其中一个高峰，大地尽收眼里。

一看下立时呆了眼睛。

在夕阳凄艳的余晖下，山原草野无穷无尽地在下方延展往地平极处。

后面则是陡崖峭壁，险秀雄奇。

虽见有河道绕山穿谷而过，但却肯定那并不是黄河。

左方远处隐见一处山坡有梯田叠叠，际此秋收时节，金黄片片，在翠绿的山野衬托下，份外迷人。

山坡后炊烟婕婕而起，看来会是村落一类的处所。

项少龙心中踌躇，肯定自己从未来过这里，唯一方法只有问道一途，但那说不定会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当晚就在一块巨石的隙缝内瑟缩了一晚，次晨觅路下山，才明白甚么叫做上山容易下山难。

几经艰辛折腾，到午后才抵达山脚的丘原处。

他终决定到那村庄去看个究竟，连夜赶路，这时他的衣服勾破了多处，

兼之多天未刮胡子，一副落泊的流浪汉模样。

虽说是逃亡，但在山野之中，不时见溪河萦绕，兼之秋林黄红交杂，景致极美，倒稍减孤清寂寞之感。

那炊烟升起处，在山峰上看来很近，但走了半天，村子仍在可见不可即的距离。

他趁天黑前摘了些野菜充饥，就在一个小湖旁过夜。

睡到深夜，忽有犬吠人声传来。

项少龙惊醒过来，知道不妙，连忙就近削了一节竹筒，躲进湖内水草茂密处，通过竹筒呼吸。

躲好不久，一队百多人组成的队伍扯着猎犬来到湖旁。

众犬在他睡觉处狂吠猛嗅。

只听有人道：「项少龙定曾到过这里，闻得犬吠声再逃之夭夭，今趟若我们能将他擒拿，只是赏金便够我们一世无忧了。」

项少龙听他们口带韩音，心中一震，才知道疾风一轮疾奔，竟把他送入韩境，所以只要往西续行，迟早可回到秦境去。

但回心一想，韩人既肯定他在境内，自然把往秦国之路重重封锁，这么往西行，只会自投罗网。

唯一方法就是先避风头，待敌人松懈下来，再设法潜返秦境。

此时有人来到小湖旁上高举火炬，照得湖面一片通红。

其中一人笑道：「若你是他，还不赶快溜之大吉吗？」

又有人道：「但犬吠仍是不休，可能他尚躲在附近。不若放了狗儿去追赶，我们不是更省气力吗？」

此议立得众人同意。

系索一解，五、六头猎犬立时箭般扑进湖旁的树林去，接着传来狼嚎犬叫的争逐厮斗的混乱声音，逐渐远去。

追兵们这才知道误中副车，猎犬追的是附近的一只野狼，而非项少龙，齐呼啸寻犬去了。

项少龙湿淋淋的爬回岸上，知道自己已成了东方六国悬红通缉的头号战犯，除非回到秦国，否则天下虽大，再无容身之所。那敢停留，打消了到那村庄问路的念头，转身朝东而去，离秦国更是愈来愈远了。

这晚他逃回山区去，重施故技攀山越岭，犹幸韩国境内大部份都是山地，否则早给敌人追上。

知道身在韩境之内后，留心观察下，逐渐认出了其中一些高山河流的形势，心中大喜，遂朝着荆俊出身的荆家村奔去。

三天后，荆家村那亲切的景象出现眼前。

此时他已瘦得不成人形，体虚气弱，心中放松下来，再也支持不住，\*乖诘屠希\*昏睡过去。

## 第二章 兵行险着

项少龙醒过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村屋内的木榻上，身上的伤口均被敷

上伤药，换过清洁的麻布衣服，那种舒服的感觉，确是难以形容。

在榻旁侍候的村妇见他醒来，吓得奔出房去唤人。

不一会，村长荆年和村中的几个长老来了，人人对他敬若天神，待听他说清楚了情况后，荆年道：「我们曾派人出外探听风声，官兵仍在搜索项爷，听说若能擒得项爷，可得百块黄金，所以非常落力。」

项少龙坐了起来，一边吃着递上的食物，一边沉吟道：「我来到这里的事，是否全村的人都知道呢？」

荆年道：「我们怎会那么没有分寸，人心难测，幸好发现项爷昏倒村外的是小人的儿子，所以项爷的事只限于我们几个人知晓。」

另一长老荆雄道：「项爷放心先在这里养好身体，到风声小些后，我们再派人把你送回秦国好了。」

项少龙摇头道：「由这里回秦国会为难比登天，而且这里更不宜久留，否则会为你们惹来弥天大祸。」

荆雄道：「那我们就索性全族人陪项爷回秦好了。」众长老均热烈点头。

项少龙道：「你们要到秦国去，我自然欢迎，但现在却非是时候，待我回秦后再进行，那才不会出事。」

另一长老问道：「现在该怎么办呢？」

项少龙苦思半晌后，道：「烦你们先派出身手敏捷，又可完全信赖的人，先往中牟通知滕翼和荆俊，说我安然无恙，但须一段时日才可回去，嘱他们统率好军队，耐心等候。」

荆雄道：「这个容易，我们村里常有人到中牟附近采药，不但熟悉路途，还与那处的人打惯交道，绝不会惹人怀疑。」

项少龙放下一件心事，道：「官兵迟早会搜到这里来，追踪我的人中不乏高手，你们可用我的衣服等物，制造出我已逃往别处的幌子，如此可拖延两、三天的时间，而我亦该复原过来，能动身逃跑了。」

再商量了一会后，荆雄和众长老退出房去。

项少龙倒头大睡，醒来时已是夜深人静，听着外面的风声和犬吠声，心中不禁思潮起伏。

他第一次来此时正值寒冬，当时同行的还有金枝玉叶的赵国三公主赵倩，那晚恩爱缠绵，怎想得到两人的缘份会因赵倩的惨死而结束。

不由心中涌起对吕不韦深刻的仇恨。

心中狂叫：无论如何！我项少龙也要活着回咸阳去，亲睹小盘登上王位，并看着吕不韦惨淡收场。

天明时，荆年来了，带来了令他欣悦的消息。

原来他的二千护后军虽全军覆没，但却牺牲得很有价值，使大部份的秦军均能安返中牟，现在李牧的大军正围攻中牟，但听说已是死伤不轻。

项少龙松了一口气，当日他们曾预估过赵人会对中牟反攻，故早储下大批粮草，加固了城廓，何况有桓奇的大军支援，纵是李牧也休想轻易取回中牟。

以李牧的精明，最后亦只能退回长城之后。

荆年又道：「昨天我派了人到中牟去，此事绝不会有问题，唉！……」

项少龙知他心中有事，微笑道：「年老有话请直说无碍。」

荆年道：「项爷说得没错，五十里外的尚家村昨天来了一队兵马，又搜又抢，还打伤了几个人，尚家村的人见他们人多，都敢怒不敢言。」

项少龙暗叹一口气道：「由那处到这里来要多少时闲？」

荆年道：「至少要两天才成，项爷可待至明早才动身。」

顿了顿续道：「据说韩王安由都城南郑派出了一队精擅荒野追踪的人来搜捕项爷。我们刚有人从南郑回来，说赵韩两国已有密议，怎都要把你拿着。」

又由怀里掏出一卷地图，递给项少龙道：「这是我这两天亲手绘成的地图，虽是粗陋，但敢说大致上不会出错。」

项少龙大喜，穿衣下榻，发觉体力回复了大半，若再有一天的休息，就更有把握逃走了。

两人来到一角席地坐下，摊开地图研究。

荆年指着图中间的十字标致道：「这就是我们的荆家村，右上角东北方百许里处就是韩都南郑，再往东北二百里，就是魏人的都城大梁了。」

项少龙道：「我看完这地图会立即烧掉，否则若让人拿到这图，便会知这是你们包庇我了。」

荆年脸色微变，因他倒没想过此点。

项少龙让荆年详细解释了地图上河流山川的形势后，把地图收了起来，道：「我的逃走路线，最好连年公都不晓得，那就不会有泄露之虞，致惹起别人异心。」

荆年欣然点头。

那天项少龙尽量争取休息，醒来后就苦记地图，经过反覆思量，终决定了兵行险着，往魏境逃去，再潜返自己最熟悉的赵国，然后西行往屯留，与桓奇会合，便可完成这千里逃亡的壮举。

待肯定自己已熟记了地图上所有细节后，才把地图烧了。

吃过晚饭后，项少龙决定趁黑赶路，荆年早为他预备好乾粮、食水、衣物和筹集得来的少许银两。

最妙的是荆雄送了一只兔子给他，用竹筐载着，解释道：「这是对付猎犬的简单手法，由于猎犬对兔子的气味最敏感，故可以盖过人体发出的气味，若猎犬闻兔追来，只要放掉兔子，任它窜走保证可引得猎犬追错了方向。」

荆年道：「我们商量过了，项爷走后，我们亦弃村到山中避祸，小俊等到秦国一事，多多少少都有风声漏了出去。官兵既到过尚家村，说不定会查悉此事，那就算项爷没有来过，他们也会拿我们来泄愤。」

项少龙歉然道：「你们准备何时走呢？」

荆年道：「事不宜迟，项爷走后，我们立即执拾离开。」

依依惜别后，项少龙背着可能成为代罪羔羊的兔子，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项少龙策着荆年送赠的健马，朝东北大梁的方向赶了一程后，不想马儿太过劳累，停了下来，让马儿休息。

后方的荆家村仍隐见灯火。

这马儿很有灵性，静在草原上憩息，没有嘶叫作声。

他只打算和此马相处三天。

穿过了平原后，他将徒步进入山区，那将会安全多了。

说真的，他并不相信有人能在山区跟踪他。

但若非有荆家村这能令他缓一口气的避难所，又得到食物、马匹和弓箭一类必需品的补给，他说不定已给韩人追上了。

人的能力始终有个极限。

心情不由开朗起来，驰想着与滕荆等人重聚的情景，至平安返咸阳，受到妻婢爱儿的欢迎。

蹄音忽在前方响起。

项少龙大吃一惊，飞身上马，先驰往附近一处坡顶，好看清楚形势。

只见远方五里许外，一条由火炬形成的火龙正蜿蜒而来，目的地该是荆家村。

项少龙立时手足冰冷。

荆年的担心没错，敌人果然从尚家村处听到消息，知荆家村有人到了咸阳去。

这时代荆姓的人并不多，很容易就可猜到荆俊、荆善这条线上，否则敌人怎会连夜全速赶来。

若项少龙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这刻就会不顾一切立即逃走，有那么远就逃那么远。但他项少龙怎能独自逃生呢。

他正方寸大乱间，灵机一触，瞄准形势，策马驰向敌人往荆家村必经的一处密林，取出火熠子，燃起多处火头。

若在春夏之际，此计必不可行。但现在风高物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片晌火势扩大，烈焰冲天而起。

这场火不但可阻截敌人前进，还可向荆家村的人发出最有力的警告，催促他们早点离去。

项少龙还怕对方不追踪自己，故意发出急剧蹄音，在草原上朝东北方急驰而去。

他宁愿自己送命，也不愿荆家村有半个人受到伤害。

到翌日天明时，项少龙仍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山野中策骑而驰，但已放慢了速度。

今趟他是故意暴露行踪，好引敌人因追他而无暇对付荆家村的人，若对方有追踪的高手，他此一着确是非常危险。

路上不时遇上河溪挡路，这些平时能令人乐于观赏的美景，此时对他反成了障碍。

幸好直至此刻仍未见有敌人追来，只要保持这情况，他就可安抵韩魏边境的无人山区。

魏人哪会想得到他不朝西返秦，反会东去韩境，所以必没有防范之心，那时他就可取道韩境绕回屯留了。

马儿此时已口吐白沫，项少龙无奈停了下来，守在一处高地，让马儿在坡下的小溪喝水吃草。

他并没有吃东西的胃口，但为了保持体力，只好迫自己吞掉两块乾肉。

味道竟然相当不错。

这些年来，他已少有独自一人，在荒野流窜，不禁又思索着自己这颠倒了时空的奇遇。

转眼七年了。

这些年来，即使亲密如纪嫣然和滕翼等人，他亦只好把自己乃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这天大秘密藏在心底。

至于小盘的秘密，却还有滕翼和乌延芳两人知晓。

他最清楚小盘的命运，因为小盘就是建设起大一统中国的秦始皇。

但他最不清楚却是自己的命连。

连能否活着返回咸阳，到此刻仍属未知之数。

左思右想时，蹄声又在远方响起。

项少龙大吃一惊，极目望去，立时色变。

只见二里许外的疏林处尘头大起，五十多匹健马全速驰至，其中只有一半坐了人，其他都是无鞍的空马。

就从这批空马不用牵引，便跟在大队之后疾跑，兼且队形整齐，便可知这批马不但是千中选一的良驹，还是训练有素的战马。

经过多年经验，他已培养出观人策马的眼光。

这二十七名骑士在这崎岖陌生的环境中仍可策骑左穿右突，纵跃自如，便可知都是第一流的骑手。

最要命是自己的骑射乃是最弱的一环，在这种平原之地，对方又有后备健马替换，若给追上便连顽抗的机会也欠奉。敌人能这么快追上来，自是追踪的高手，说不定就是荆年听回来的那批特别奉了韩王安之命来追捕自己的高手。

项少龙环目四顾，猛一咬牙，冲下斜坡，跳上马背，暗叫了一声「马儿对不起了」，驱马绕过小丘，亡命奔逃。

目的地是地平尽处的一片密林，只要能捱到那里，就利用那处的环境和敌人决一死战。

他绝不肯束手待毙，断丧了二十一世纪最精锐特种战士的威名。

项少龙由马儿身上卸下装备，又用布包了两块等若他重量的石头，挂在马鞍处，再以利刃刺入马股。

马儿惨嘶一声，负着石头奔进密林去。

这时追骑追近至半里之内，若非项少龙是踏着溪流走了半里路，使敌人失去了有迹可寻的蹄印，恐怕此刻已被追上了。

不过敌人仍能跟来，可见敌人确是出类拔萃的追踪能手。

那敢迟疑，忙背起行囊，朝树林深处窜去。

走了一炷香许的时闲，蹄声由后方掠过，迅速去远。

项少龙松了一口气，加速朝心目中林内一个高起山坡奔去。

纵是遇上树藤当路，他也不敢拔剑劈开，恐怕会留下线索。

岂知走了不过百丈的距离，蹄声忽又像催命符般从消失的方向折返回来，直朝自己的位置赶来。

项少龙这时反冷静下来。

身为特种精锐部队，在危险来临时保持镇静乃必要的守则和铁律。

他冷静地分析，只从敌人能发觉有诈，便可知他们不是只靠足迹蹄印追踪自己，正大惑不解时，狗吠声传来，由远而近。而听声音，则只得一头。

项少龙恍然大悟，不惊反喜，藏入一个茂密的树丛处，蹲坐地上，取下背上装着兔儿的大竹筐，耐心等候。

此时天色逐渐暗黑下来，项少龙取出匕首，透过枝叶全神贯注外面林木间的动静。

犬吠声静止下来，只闻急骤的足音，自远而近，敌人弃马徒步而至。

不片刻十多道黑影分散着由前方三十多丈外的林木间迫近过来，其中一人牵着一只纤巧的小犬，对着自己藏身处狂吠而来。

项少龙悄悄打开筐子。

兔儿早给狗吠声吓破了胆，这时见有路可逃，箭般窜了出来，向左方

溜去。

那头犬儿果然如响斯应，转向那方向狂吠奔扑。

那拉狗的人大叫道：「快！点子朝哪里去了！」

敌人立即群起追去。

项少龙听清楚敌人全体去了之后，跳了起来，亦蹑着敌人的尾巴赶去，暗忖莫要怪我心狠手辣，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甚么仁慈可说了。

### 第三章 四面楚歌

项少龙手执血浪，追上堕后的其中一名敌人，从后一手捂善他的嘴巴，血浪由颈侧刺入，那人挣了两下，即气绝身亡。项少龙顺手取了他的弩机羽箭。

前方的敌人注意力全集中到那头犬儿追赶的方向，兼且天色暗至仅可辨路，毫不觉察死神正从后方迫至。

当他同样手法解决了另一名敌人时，其他敌人停了下来，似扇形散开包围着一处草丛，再前方处则是一堆高及丈余的乱石，阻了去路。

那免儿显是躲在其中，累得犬儿不住扑跳狂吠。

有人喝道：「点火把！」

这时项少龙已借树木的掩护，潜到其中一人背后，把他拖了过来，送了他归西，又夺过了他手持的弩箭。

五把火炬熊熊燃起，把密林染得血红一片。

四周古木参天，由于高树长年阻挡了阳光，林内的地上只能长些蔓生的草本植物，惟有靠乱行处长了一堆广披十多丈的矮树丛，目标特别明显。

此时余下的二十四名敌人掣出弩弓利剑等武器，正蓄势待发。

敌方带头者对草丛人喝道：「项少龙你今趟休想再能逃掉，乖乖的给我们出来，否则我们就一把火将你烧个尸骨不全。」

那犬儿被主人低喝一声，停止了吠叫，还伏了下来，非常听话。

项少龙审度形势，见那些人靠得很近，又有火光映照，知难再重施从后逐一袭杀故技，取出勾索，在火炬燃点发出的声响掩护下，射出钩子，挂到身旁树上一个横析处。

草树丛里的免儿当然不会有任何反应，但那些人对放火显是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展开行动，喝骂了一会后，其中一人环目四顾，「咦！」了一声道：「莫成到哪里去了？」

项少龙由树后移了出来，答道：「我在这里。」

众人愕然朝他望来时，他左右手分持的弩箭机已发出使他们魂飞魄散的响声，几名持火把的敌人被弩箭贯入胸膛，抛跌开去，火炬掉往地上。

到敌人仓卒发箭时，他早移往大树后，攀索而上，藏在浓密的枝叶里。

众人以为他还躲在树后，纷纷散开，往树后围去。

落地的火炬燃起了两处火头，迅速蔓延，燃放出大量浓烟。

项少龙先收回索子，射往两丈许外另一棵大树的横柯上，固定好后，才居高临下，等待敌人的反应。

咳嗽声大作，犬儿则发出阵阵嘶鸣。

四名敌人被烟火所迫，闪了出来，正要往他原先藏身的树后攻去时，弩箭由项少龙手中射出，两敌立时中箭倒地。

此时火势大盛，浓烟处处，项少龙的视线亦受到影响，等再射倒另一名敌人时，忙凌空凭索子横移到另一棵大树去。

敌人此时亦借浓烟来到了他原先藏身的树下，赫然发觉没有人，而已方又给他射倒了三个。

二十七个敌人，被他出其不意的战術，放倒了九个，其他人则被吓破了胆，四散躲避，再没有先前的锐气了。

项少龙知目的已达，再凌空翻到了更远的树上，敏捷的滑到地上，迅速朝早先敌人马蹄声歇止的方向奔去。

只刻多的时间，他终抵达林外，近五十多头战马正系在林外徜徉。

这时已到夜半，明月高挂，大地弥漫着森幽神秘的气氛。

项少龙拣取了其中一匹健马后，斩断其他马儿的系索，再将马儿一匹匹的系在一起，以血浪轻插马股，马儿痛嘶声中，你牵我扯的奔开去。

项少龙跳下选下来的战马，好一会才制住了它，放蹄而去。

三天后他无惊无险的越过草原，弃马进入了魏韩交界的边区，心情至此大是不同，竟然颇有点游山玩水的意味。

此时介于魏都大梁和韩都南郑间的中牟，只在此北百里许外处，项少龙须有很大的自制力，才压止了直接投奔中牟的强烈欲望。

那当然是最不智的鲁莽行为。

大气渐转寒冷，幸荆年为他备有冬衣，使他不用受捱冷之苦。

走了五天，才抵达毗连山区的外缘处。

旭日东升中，阳光洒在山区外的原野上，在草树间点染全黄，呈现一片生机无穷的气象。

不远处有个大湖，当寒风吹过时，水纹荡漾，湖旁树木的倒影变化出五彩缤纷和扭曲了的图案，看得项少龙更是心旷神怡，浑忘了逃亡之事。

丛莽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灌木、延展无尽的草地和沼泽中的野生植物，把如若一而明镜的大湖围在其中，实是人间胜景。

湖旁的草地上竖起了多个帐幕，还有成群的马羊正在草原间悠闲地吃草，气氛宁洽。

项少龙观看了好一会后，才收拾心情，朝大梁的方向进发。

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的往大梁奔去，而是准备到达大梁的郊野后，循以前由赵往大梁的旧路返回赵境内。

虽然要绕个大圈，却是他能想出来最安全的路线了。

一个时辰后，他已深入魏境的草原。

想起当晚遇伏，由疾风背着他落荒逃走，最少跑了近三百里的路程，从他现在的位置沿此奔至赵魏两国交界处，再绕到邻近荆家村山区内的山野处，才力竭倒毙。

目下他可说是重回旧地。

往东北走了近三个时辰后，蹄声在前方响起，项少龙忙躲了起来，不片刻一队约二十人的魏兵奔驰而至，到了附近一处高丘上扎营放哨。

项少龙看得头皮发麻，心叫不妙。

魏人显是收到风声，知他或已逃来此处。

要知由这里无论朝中牟或大梁的方向走去，都是平原之地，所以熟悉自己国境的魏人，只要在地势较高处设置哨岗，他若稍一疏忽，便显露行藏，难逃被发现的后患。

敌人显然仍在着手布置的初期阶段，一俟设妥哨岗，便会对整个平原展开水银泻地式的搜索，在快马加上猎犬搜索下，自己休想有逃生的机会。

最要命的是在大梁之前有几条挡路的大河，魏人只要配备猎犬，沿河放哨，纵是晚上，自己恐仍未可偷偷潜过河道。

想归这么想，但除非掉头回到山区里，否则只好继续前进。

现时无论折返韩境，又或南下楚域，危险性都不会因而减少。问题是应否把心一横，直接北上中牟，那至多几天时间，便可回去与滕荆两人会合了。

这想法出早前更有惊人的诱惑力，但那可说是最危险的路线。

直至太阳西下，项少龙仍在该往何处去这问题上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

最后终于把心一横，决定先往中牟的道路试探，假设确没有方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才东行折往大梁，依原定的计划入赵返秦。

下定决心，心情轻松下来，多费了半个时辰绕过了敌人的哨岗，北上中牟。

在到达中牟之前，尚要经魏国另一大城「焦城」。

他当然不会有入城的打算。还得格外留神，免给魏人在那里的守军发现。

以特种部队的敏捷身手，天明前他走了近三十里路，跑得腿都酸了，最后躲到一处密林内休息。

他还不放心，费了点工夫爬到一棵大树枝叶浓密处，半卧在横枝上，才闭目假寐。

这棵大树长在离地较高的密林的边缘处，可俯瞰外面的平野和通往焦城的大道。

不半晌便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音和人声把他吵醒过来。

项少龙睁眼一看，吓了一跳，只见林内林外俱是魏兵，少说也有千人之众，正展开对这一带的搜索。

立时汗流浹背，才知自己因过度疲惫，直至敌人来到身下方才醒觉。若非睡处是在三条粗树干形成的凹位处，说不定早在酣睡中掉到树下去。

他指头都不敢动半个，直到魏兵在树下经过，才敢探头观察形势。

林外的官道先后驰过了两队骑兵，更远处一个高丘上另有人马，似乎是今趟搜索行动的指挥部。

只看敌人这种规模，便知自己曾对他有恩的魏王增已下了不惜一切，也要把他擒杀的命令。

这批至少有二千人的部队，很大可能是来自焦城的驻军，且只是整个搜索队伍的一部份。

以这样的兵力和魏人对自己国土的熟悉，他如今确是寸步难行。

不禁颇感后悔。

当初不是因归心似箭，想直往中牟，而是绕道往大梁，便不至陷身这种危险境地。

眼下最明智的做法，莫如折返韩境内山区，躲他十天半月，待风头过后，那时无论逃往何处，都会容易多了。

犬吠声此时在林内某处响起，项少龙更是头皮发麻，只能听天由命。

这一刻由于人多气杂，他还不太担心会给猎犬灵敏的鼻子发现，但若在晚间单独奔走，又是夜深人静，便难保证能否避过犬儿的耳目了。

见到敌人这种阵仗，他那还敢往焦城去，待逻卒过后，便由北上改为东行，朝大梁南方潜去。

施尽浑身解数，避过了重重追兵，这晚来到著名大河「贾鲁河」的西岸。

放眼看去，两岸一片平静，不见人迹。但项少龙可以肯定必有敌人的暗哨设置在某处密林之内，监视着河道的动静。

他细心地观察，假设了十多个敌人可能藏身的地方后，躲往树上去，静待黑夜的来临。

疲累下很快就睡了过去，醒来时天地化作了一个纯美的白色世界，脸上身上虽沾了点雪花，却并不感到寒冷。

初雪终于降临。

项少龙拨掉身上的雪粉，心情沉重的看着仍洒个不休的雪花。风雪虽可掩蔽行藏，但却不宜逃亡，若此时跳进水中，又湿淋淋的由河里爬出来，说不定可把他活生生冻死。

而且雪停时留下的足迹，更难瞒过敌人的追蹊。

目下他只有三个选择。

首先就是砍木作筏，好横渡大河。

不过这做法既费时失事，又非常危险。

除非他能肯定敌人岗哨的位置不在附近，否则若惊动了敌人，那时身在河心处连动手顽抗的机会都没有了。

其次就是沿河往上游奔去。

依荆年的地图，此河源头起自中牟西南方的山区，不过若这样做，绕过河头时已非常接近中牟南郊这极度危险的区域了。且若要再往大梁去，路程将比早先定下的路线远了近五百里，实在划算不来。

剩下的方法是朝下游走，那样虽离大梁愈来愈远，但却较易离开险境。

若到了下游位于几条大河交界处的安陵，既可找寻机会乘船渡河，甚或可改道南下楚境，那时就算给楚人逮着，说不定李嫣嫣和李园肯念点旧情，把他释放。

下了决定后，遂匆匆上路，沿河南下。

走到天明时，大雪终于停了。

项少龙回头一看，只见足逃像长长的尾巴般拖在后方的雪原上，不由暗暗叫苦。

再走了一段路后，知道这样下去迟早会给追兵发现，灵机一触，停了下来，先视察形势，定下了计划，忙朝附近一片树林赶去。

入林后拔出血浪，劈下了一株稍细的榴树，再以匕首削成两条长达五尺的滑雪板，板头处依足规走翘起了少许，中间偏往板尾处亦前后高起少许，刚好可把自己连靴的脚板踏进去。

又钻了四个小孔，把勾索割了两截，穿孔而过，可把鞋头和树板绑束稳妥。

最妙的是在板底处刮出一道贯通头尾的导向槽，一切似模似样。到黄昏时这中国的第一对滑雪板终于而世。

项少龙在二十一世纪当特种部队时曾受过精良的滑雪训练，此时自可驾轻就熟。

完成了滑雪板后，又制造滑雪杖。

雪杖头宽尾尖，近尖端三寸许处，扎了一根横枝，充作「雪轮」。

一切妥当后，已是夜深。由于削割坚硬如铁的榴木，花了他大量气力，休息了一会后，才再展开行动。

他把滑板雪杖挂到背上，才徒步朝河岸跑去。

虽仍是举步维艰，但心情和先前已有天渊之别。

近天明时，他走了足有三里路，至大河岸边而止。

故意攀到水缘处，留下了清晰的足迹，才倒退踏着原先的足印，回到河岸上去。

然后穿上滑板，捆扎妥当后，一声呼啸，开始滑雪壮举。

他利用起伏不平的地势形成的斜坡，不住加速，由缓而快，绕了个大圈子，两耳生风的回到了刚才的密林，然后藏在一棵高出附近林木的大树顶处。

只觉精神无比亢奋，要经好一段时间，才能静下心来闭目假寐。

到了正午时分，敌人终于来了。

项少龙闻声睁目一看，吓了一跳。

只见漫山遍野都是魏国骑兵，少说也有过千之众。

他们沿着他留下的清晰足迹，朝树林全速奔来。

项少龙看着他们穿过树林向河岸追去，到了他足迹终止处，倏然停下来商议。

不一会魏兵纷纷下马，伐木造筏，忙个不休。

这时又下起雪来，比上一趟更大。

一团团的雪球似缓似快的由灰黯的天空降下来，只片晌就掩盖了原先留下的蹄印足迹。

项少龙暗叫天助我也。

如此一来，当敌人在对岸再发现不到他足迹时，只能分散搜索，愈追便离他愈远了。

大雪本对他最是不利，现在反成他的护身符。

正心中欣然时，犬吠声在远方响起。

一队百多人的徒步魏兵，拖着几头猎犬，沿河而至。

项少龙心中恍然，知道这队伍与正在岸旁造筏的骑兵队本是一队，但因雪大，又发现了他在雪地上的足印，匆匆赶了过去，所以这猎犬队伍才落后了近一个时辰。

不禁暗叫好险，若在刚才先到的是这队猎犬队，自己的妙计便可能不灵光了。

现在只凭大雪已足可抹掉自己的所有气味。

直待到黄昏时，魏人才全体渡过了大河。

项少龙又耐心等待了两个时辰，才爬下树来，趁着月黑风高，雪花漫天的良机，掣起雪杖，鸟儿般在漫无止境的雪地飞翔，掉头朝贾鲁河驰去。

有了这「雪地飞行」的工具，他决定冒点险偷往中牟。

逃亡至今，他首次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 第四章 暗室春潮

项少龙伏在草丛中，细察敌人的营帐。

只两天工夫，他便完成了平常最少要走十天的路程，到了中牟前方十吊许处的赵军军营。

他原本颇有信心偷过敌人的防线，潜伏中牟。可是当见到实际的情况，迤莠梦丘像泡沫艇抵不住现实的阳光而破灭了。

最头痛是李牧把附近一带能提供遮掩的密林全砍掉了，又在灼着他这方面的平原挖了辰长的陷坑，通道处均有人把守。

就算他叮通过陷坑，还须乃过“一重栅寨，才可进入趋营。何况纵能潜过连绵数十里的营帐，还有中牟外一片金无掩蔽的广阔千原。以李牧的布置，是绝不宵许任何人任来中牟。

现在的他，就像饿得半疯的猫儿，儿到美味可口近在咫尺的鱼儿，偏是吃不进肚子内太，那种痛苦，实是难以形容。唯一今他感到跌慰的是李牧虽把中牟围得水不通；显然仍对中牟这坚城毫无办法攻破。他最靖楚中牟的情况，守上个一坏半戟，绝伴难季。现在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照原定计划回到大梁去，再潜往赵境，由那-裘返屯留躬桓骑会合。另一方汰就是遽越巾卒，再偷过赵人的边防，迳回秦国立。一选择当然危险多了。以李牧的算无遗策，必在边境广设哨站，防止豢国援军东来。茗他没有猾雪板，这样做只等於自拉躲网。但现卜却非役有城功的机食。这欲望像烈般燃烧菁他的心时，一阵蹄音犬吠声，由囱南方传来。

项少龙的心查沉下去，就在此刻，他放弃了这诱人的想法，爬了起来，朝大梁的方向逃去。

翌日黄昏时，他到了魏都大梁城的郊野处”重回旧地，想起已作古人的信陵君魏无忌，不禁百感交杂。

此时他早吃尽乾柜，既饥且累。

而大梁城的防御也明显地加强了，所有制高点均设有岗哨，最令他拽气的是拦路的几条大河和人工戍的河。

观察了一会後，他知道必须先渡河到大梁，然後再越过大梁另一边的河沟方能奔赴赵境。

痘样便得先购买足够的食带在身边，因际此天寒地冻之时，再不能像以前般可拘取野集充饥了。

他目前最大的优势，就是魏人并不知他到了这裏来。所以要越过大梁奔赴赵境；并非不可能办到。

打定了主意，他先把俏雪板、滑雪杖、弩弓等物找一处地点埋下，立了标志记认，才爬上一裸人树，扫掉了积雪，在树尉处瑟缩一团，苦候天明的来临。

到午夜时分，雨雪纷纷的从天而降，冷得他宜发抖。

饥寒交迫下，他只好咬牙苦忍。

自遇袭逃亡後，他一直靠坚强的意志屡次从敌人的罗网中脱身出来。

但现在没有了敌人步步进逼的威胁後，反而胡思乱想起来。

例如荆年派出的人，是否能遇知滕翼等有关他的消息呢？又假如远存咸阳的爱妻美婢们，若知道他的情况，会有甚麽反应？

这里里忧虑，似如千斤重担般制压着他的心头，令他完全没法炊松下来。

肉体的痛苦，实远及不上心篮的负担。

忽地打了两个寒战，脑际昏昏沉，意识逐渐模糊“再醒来时，挥身痛，才发觉自己由树匕掉了下来，身上堆满雪花。冬阳出来了，软俏无力的阳光由树顶进林内来。他奸小容易才爬了起来，只觉脸额火辣辣般烧着，意志接近崩溃的边缘。他竟在违要命的时刻病倒了。

项少龙只觉无论心灵肉体均是无比的软弱，但父知若不继续行程，到寒夜来临时，他便休想有命再见明大的人阳。想起娇妻爱兄，他勉力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倒卜又爬起来的往密林边浴硷而去。勉强来到林木稀疏的边沿处，终支持不住，倒了下来：也不扣昏迷了多久，醒过来时，车轮磨擦电地的吵音传入耳际。他睁目一看，只见林外往大梁的官道处有一队骡车队经过。阳光竿消失了，天空乌云密布，正酝酿另一场火当。项少龙知道此刻正是生死关头，颇准无人注意，勉力窜了出去，赶到其中一辆骡车後，爬上卓了，钻入布帐紧盖的拖卡去，倒在软绵绵似是麦子一类的东西裘。然後失去了一切意识。车外的人声把项少龙惊醒过来。虽仍是阵客阵热，身体痛，头重如铅，但感觉已比先前好上一点，不过喉咙却像火般灼热，极霜喝大量冰愆的茶水消解。须少龙掀开覆盖拖车的帐篷一看，只见大害漫天中，两旁屋舍临立。像在一个噩梦中，忽然到了大梁城内。骡车缓缓而行，朝某一个目的地进发。项少龙正拿不定主意该否溜下车去，骠马队转入一条横巷、进入一处宅院。项少龙运集所馀无几的斗志和力量，等候机会。骠车队最後停在右後一列仓库前。这时大已黑齐，运货者显然并不打算、立即卸货，只解卜骡了，倏各自散去。琐少龙暗叫侥幸，符了一会，介0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让白己由车上掉到积雪的地上。他伏在地上提起精神观察了周遭的形势，见到食库这边黑沉的，但前院的方向却是燎火通明。以他的角度看去，亦知这宅院必是魏国某一权货的大宅，被高墙团团围住。目下姜身处是个长方形的广阔露天後院，除了这停下来载货的十多辆车予外，再无他物。院子的一边是马骠的厂子，另一边看来是下人住宿的房舍，紧贴院墙。一声犬吠，在前院某处响了起来。项少龙立时魂飞魄散。在这时代，权贵之家大多饲养恶犬。睡觉时便放出来巡逻庄院。以项少龙现在的体能，耍攀墙而去，根本是後有可能的事，唯一的方法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待明天再设法离开。不知那儿来的气力，项少龙爬了起来，往仓库那边摸过去。在这刻他似感到白己的体力正在回复的当儿，精神亦好多了。

到了其中一个仓库的，才发觉重门裸锁，无怯进入。项少龙心焦如焚，逐道仓门摸过去。到了尾端的一座仓库，发觉惟有这个洽门是没有上锁的，大喜下推门而入。才阙上门，隔断了前院映过来的灯光，一个火辣辣的女体突然投进怀（巢来，且低声怨道：「还以为你不来了？少奶奶不是要你驾卓送她回娘家吗，竟造麽快钦回来了。」

项少龙心中叫苦，原来竟撞上婢仆闹的偷情颌事，正不知该否说明时，那春情勃动的女人一对纤手缠上了他的脖子，献上香吻。

却之不恭下，项少龙只好带病渊受。

女子离开了他的历，身子颤抖，低声道：-你不是史龄，你是刘杰，休想骗我。项少龙含糊的应了一声，怕她叫嚷，反手把她搂紧，主动吻上她丰润的樱唇。这女的显在动情时刻，只象徵式挣扎了两下，便热烈地反应着。小知釜合肉欲上的刺激，项少龙原先头重脚轻的感觉竟大幅削减，最妙是再不觉得那麽寒冷了。最令他感到这飞来艳福的特别刺激之处，是他连对方是何模样都不知道，只能凭感觉知道对方身材丰满，而且对男女间事很有经验。

项少龙对女人虽颇有定力，却绝非拘谨守旧的人，这刻给激起了欲火，亦一发不可收拾，更兼若不满足她，就须把她制服或杀死，权衡轻重之下，自取前者，希望可胡混过去。

一对手随着在她身上摸索起来，展开挑情手段。那女子登时呼吸急速，身子变得又软又热，若有光线，定可看出她霞烧玉颊的风姿。存指尖的采索下，他感到她外衣时的衣服出奇地单薄，温暖滑腻的大腿更是结实丰浦，使他知道她非常年轻，不会超过二十岁。她的动作反应像火般炽烈，身体不住在他怀裏蠕动揉艰，不断抚摸他的项背，口中发出使人魂销魄荡的娇吟声，谁都知道她渴求的是甚么。尤其她明知他非是正在等待的情郎，仍然表现得如此放浪，可见她对男女之事相当随便，所以他项少龙亦不须有负上任何责任之感。

有了这想法后；项少龙不再客气，放心享受与她抵死缠绵的乐趣。那女子忽地离开了他，拉着他的手往仓库的暗黑处摸索而行。没有了她灼热的身体，他又感到身体虚寒软弱，不禁心中好笑，想不到女人竟可成为医治自己疾病的特效药。片刻後两人倒在一堆厚软的麦子处，上面还铺了一张薄被子，可知此女早曾在这仓库内多次和人偷情，故而准备完妥。卧倒存这么舒服的床上，项少龙再不愿爬起来。女子站了起来，寨惠众察地迅快脱掉衣服，扑下来时成了一个光滑温暖的胴体。她替他脱衣服时，项少龙山奇地发觉自己有了强烈的反应。正暗笑自己人穷而色心未穷，女子在他耳边催道：「你这死人，平时已色迷迷地打量人家，也不知你给了史龄甚么好处，竟让你代他到这时来欺负人家，还不快来。」

项少龙一个翻身，半抱卡压的把她搂着。

女子道：「喜欢我吗！」

项少龙咕啞应了一声，集中精神去享受男女间肉体接触的欢乐。

仓库内一时春色无边。

项少龙努力片晌后，便感体火难继，改为由那女子作主动。

到那女子颓然伏在他身上时，项少龙先把她搂紧，才凑在她耳旁低声道：「我也不是刘杰！」

女子剧震道：「你是谁！」

项少龙早好答案，轻柔地道：「我叫陈武，是随骡车送粮来的人，想进仓内看看情况，却遇上大姐你，老天爷对我真太好了。大姐你叫甚麽名守？女子犹豫片晌，忽地咕咕的浪笑连连，好一会才道：「你这死人呢；竟占了人家的大便宜。我叫秋琳，是大少爷的小婢。」

啖！你这人哩！不过你比大少爷和史龄都好多了，刘杰来也没你那麽壮健。

项少龙放下心来，问道：「有没有办法弄点吃喝的东西来，千万不要让人晓得。」

女子坐了起来，爱不释手的摸着他的胸膛，柔声道：「放心吧！若让人知道这事，我也要没命呢。」

言罢穿衣去了。

项少龙忙穿好衣服，再躺下时怎抵受得住那一再劳累，侃侃睡了过去。

不知多久後，他给秋琳弄醒过来。她点着了一盏小油灯，正目瞪口呆的看着他。

项少龙坐了起来，也同时打量对方。

这秋琳的姿色固然远比不上咸阳的妻婢，但亦属面貌娟好，最引人是她饱满玲珑的肉体，正散发着迷人的青春活力，难怪那史龄拚死都要勾搭上她了。无论在那一方面，这艳女都可当得上惹火尤物的赞语。

秋琳伸手摸他长满胡子的面颊，喘着气道：「我从未儿过像你那麽威武英俊的人呢？只是累了点」项少龙把她搂过来，再缠绵一翻後，才道：「有甚麽吃的好东西带来！」

秋琳打开带来的包裹，取出一壶茶和十多个馒头。

项少龙看得馋涎欲滴，狼吞虎咽一番後，秋琳问道：「你这个连着腰带的钩于是作甚麽用的！」

项少龙胡谑道：「是用来搬货的。」

秋琳显然非是思虑周密之辈，深信不疑道：「你这么溜了进来，赶粮的谢老大不曾怪你吗！」

项少龙道：「我古欣了他要去找朋友，该不会有问题的。」

秋琳吃吃笑道：「那是找甚麽朋友，你想去嫖才臭，只是碰巧嫖上了人家。」

项少龙见她澡荡风骚，心中一热，差点又要把她拉过来大快朵颐，心中阿时大喜；知道经此。「闹」，出了一身大汗，病情竟大有转机，早先那能料想得到。

秋琳作出幽怨之色，瞟了他一眼道：「以後我都不理史龄了，只盼能永远和依好；」项少龙忍不住瞪了眼她高耸的酥胸，艾道：「依不想和我好也不成呢。」

接着随口套问，很快裁弄清焚违宅院的主人是魏朝的一个大官，还有他家中大概的情况等等秋琳叹了一口气道：「人少莆快回来了，我要走了呢：你……项少龙把她搂入怀裏，柔声道：「甚麽时候你可再来！」

秋琳意乱情迷道：「要看情批才行。但您样告欣你呢！」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为了秋琳姐，我陈武甚麽都肯干，横竖没事，我就在造裏等你，肯机会琳姐就来找我。但记紧要带些吃喝的东西来，若有衣服裁更好了。」

秋琳正恋奸情热，那会想及其他，吻如雨下般落在他脸欠，不断点头答应。

项少龙还怕她内人查问自己，吩咐了她不要这麽做後，才放她离闲。

把这跪时的合乐窝借灯光搬到仓康一角的隐蔽处，才躺下来休息仓内放的都是木柴一类的东西，这在严冬却是不可缺少的必霜品暂时可说松了一口气，不但有女为伴，还不虞会给魏兵寻到。

只待养好身体，便立即可趁夜凭钩索攀墙离闲。

不过人的体能始终有限，在这天寒地冻的时刻，假如日夜都要在冰雪的世界中度过，恐怕捱不了多少犬就要给活活冻死。

赵国在魏国北方，天气更寒冷。自己当时急於回返中牟，想错了一着，舍南取北，实属不智。舍南方的楚国去，就不用陷於眼前进退维谷的境况了。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坎日有人来搬走了几捆柴枝，一点也没注意到他的存在。

到黄昏前，秋琳送来了食物，歉然道：「武郎你将就一点吧！大少爷的衣服又不合穿，像你那样高大的人可很少有呢！」

项少龙早心满意足，与她温存一番後，才放她离去。

这时他的体力已回复火米，暗忖不宜久留，遂趁恶犬放出来前，偷偷攀墙离闲，来到街上。

天上雪花飘舞，街上行人稀少，纵有路人亦是如匆而行。

项少龙把从薄被撕下的一截布块盖着头脸，恢记忆朝北门赶去。

当城墙在望，深庆得计时，蓦地大吃一惊，原来城墙结满厚冰，猾不留手。纵使在巅峰状态，亦休想可以攀避。

他还心有不甘。找到一截城墙，试了，多次仍没法钩制墙额，这才废然而返。

至此才明白为何很少有人会在冬犬打仗攻城。

这时纵想回到仓库，亦有所不能。

无京下片好找了一条横巷，瑟缩了一晚，到天明才试采往城门的方向走去。

雪在午夜时分停了，天亮时阳光又从天际下来。

硕少笼走在街上，生山无遮无掩的赤裸感觉。

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体型，此时恰好成了最大的负誉。

他专拣横街窄巷以避人耳目，来到一处空地，一羣小孩正在踢毽子为乐。

其中一个小孩瞥见他，忽地脸色大变，高呼道：「残盗来了！」

燕他孩子见到他，都惊惶四逃。

项少龙心中苔笑，鸡道自己长得家残盗吗？

忽地虎躯剧震，明白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 第五章 预留后着

项少龙再顾不得泄露身分，匆匆朝北门赶去。

假若他猜得不错，那些小孩之所以唤他作「强盗」，皆因曾见过张贴在某处的悬赏榜文，认得他的图像，才会有这种反应。

现在他已成了魏人的公敌。如果那些小孩回家告诉父母曾见过他，那不用片刻就会惊动整个大梁城。

所以现在他若不立刻离城，错失良机后便插翼难飞。

这时他已无暇责怪自己疏忽，犹幸老天又开始乌云盖日，城门在望时，雪花已漫天飞舞，为他提供了点掩护。

当到了可清楚观察城门的位置时，他躲到了路旁一棵大树后，静候出

城的机会。

城门处眼见到大约有近三十个守军，对进出的人车作例行的检查，并不似特别谨慎严格。

项少龙放下心来，找寻机会。

若遇上像上次进城来那样的骡马队，他便可轻易离城。

只恨待了近半个时辰，不但没有出城的车马队，连商旅也只得几起人。

际此天寒地冻的时刻，实在不适合出门。旅人稀少，是最合理的事。

就在此时，急猝的蹄声轰然响起。

一队过百人的魏国骑兵，全速驰来，到了城门处纷纷下马，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风雪中，项少龙隐隐听到有人提及自己的名字。

一颗心直沉下去。

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终于发生。

魏人已知他人在城内，而他却不能及时离开。

雪愈下愈大。

项少龙在一间铜铁铺买了一些小工具后，再潜回那仓库躲了起来，然后在鞋底做手脚，把一把尖利的小锯和两枝细铁枝藏在挖空的鞋底处，才再将底层黏回去，除非被人脱掉鞋子，否则休想能发现内有乾坤。他现在还不知这些小玩意会有甚么用途，只是作为防范的措施。

弄好一切时，秋琳又来了。

项少龙躲了起来，硬着心肠不理她的呼唤。

秋琳失望离开后，他便静心等待，到了黄昏时分，才离开仓库，回到了风雪漫天的街道上。

路上不时有魏军驰过，通街处还设有关卡，盘问经过的路人。

项少龙知道魏人已展开了严格彻底的搜查，于是凭着钩索攀墙越屋，几经辛苦，才到了魏国独有的御道处。

只见两旁排列得以若士兵站岗的青槐树，均已枝残叶落，代之是晶莹的冰挂。

项少龙耳内仍像响着信陵君介绍御道的说话，脑海泛起他的音容笑貌。

想起槐树依然，人面全非，不禁涌起神伤魂断的感觉。

只不知平原夫人是否安好？一阵蹄声，惊破了他深情的回忆。

项少龙收拾心情，借风雪夜色的掩护，朝公卿大臣府第集中的王宫区潜去。

由于这里住的非富则贵，反不见往来巡逻搜索的魏兵。

项少龙以特种部队的身手，忽停忽跑，时缓时快地在街巷左转右转。

最后他在一所宏伟的府第前停了下来。

门匾上雕有「龙阳君府」四个大字。

项少龙深吸一口气后，沿墙往后宅的方向奔去。

到了后院，才逾墙而入，肯定没有巡逻的恶犬，才落到地上去。

他并不急于去找寻龙阳君，看清了院子的形势后，才拣取了一棵靠墙的大树，徒手攀了上去，射出勾索，挂到外墙顶上。

布置妥当后，才把血浪、匕首等物全放在树杈处。

这才回到地上，一口气潜过数重屋宇，来到后宅的大花园里。

由于大雪的关系，宅内的人都躲进屋子里，提供了他无比的方便。

他穿过花园，沿着一缕石板路，步过一道石桥，来到一座高楼之前。

只看这三层高楼位于后院屋舍的正中间和其迫人的气势，便知这是龙阳君起居的地方了。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但三层楼均透出灯光，还隐有人声传了出来。

项少龙蹑足掩到楼侧的一扇窗旁，悄悄望进去。

里面是个大厅，两名僮仆正坐在门旁打呵欠。

他见此情景，便知龙阳君尚未回来。所以这两个可怜的僮仆才要撑着眼皮苦候主人回府。

他项少龙来到大梁的消息，龙阳君自然知晓，刻下说不定正在王宫与\*和跟\*论此事。

项少龙沉吟半晌，猛下决心，徒手往上攀去，到了最高一层，才推窗入内，来到了他认为该是龙阳君的卧室。

这间房的布置非常女性化，秀榻帷帐低垂，还以香斜薰过，弄得满室春意。

在靠窗几上一盏油灯的映照下，室内陈设高雅，其中一个橱架摆满小玩意，惟只墙上挂的宝剑显示出主人尚武的精神。

项少龙毫不客气揭帐躺到榻上去，倒头便睡。

不知过了多久，足音把他惊醒过来。

项少龙坐起来，凝神瞪着正敞开来的房门。

龙阳君像脚下拖着千斤重担似的举步走进房来，道：「你们去睡吧！」

后面的僮子应了一声，自行去了。

龙阳君茫然的走进来，「幽幽」叹了一口气。

项少龙低唤道：「君上！」

龙阳君「娇躯」剧震，骇然朝帐内望过来。

项少龙揭帐而出，低笑道：「君上别来无恙！」

龙阳君「花容失色」道：「少龙！你真的来了！」

项少龙作了个噤声的手势，低声道：「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

龙阳君回过神来，凄然道：「少龙你为何会到大梁来，还暴露了行藏，现在大王从城外调来一师二万人的精兵，正要逐屋逐巷去搜索你的影踪呢。」

项少龙微笑道：「你大王好像忘了他之能够有今天，又娶得心爱玉人为后，全因有我项少龙哩！」

龙阳君「秀目」闪过复杂无比的神色，苦笑道：「为了保存他现在所有的一切，大王连父母都可牺牲，何况是你。」又叹了一口气道：「少龙你太厉害，亦把我们打怕了。现在六国都认识到有项少龙一天，我们就有难保国土的威胁。在国破家亡的阴影下，设身处地，少龙请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项少龙深深望进他眼内，淡然道：「那龙阳君你呢？」

龙阳君微颤了一下，垂首道：「就算我要赔上一命，对少龙仍是义无反顾。」

项少龙道：「君上果然没有令我项少龙失望，现在我在大梁可说举目无亲，只有君上才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送我出城。」

龙阳君道：「你要到哪里去？」

项少龙沉吟片晌，答道：「我想到赵国去，那处环境我熟悉多了，要回秦国也将容易得多。嘿！有没有办法先弄点吃喝的东西来。」

龙阳君道：「这个容易，我吩咐下人弄些吃的来，就当是我肚子饿好

了。」

项少龙道：「不要惊动任何人，只要有些清水和糕点就成了。」

龙阳君一震道：「你难道连奴家都不信任吗？」

项少龙歉然道：「不要多心，但小心点总是好的。现在这楼内有没有其他人？」

龙阳君答道：「只有两个僮子，该在二楼睡觉了。你在这里待一会，我到楼下取些糕点来给你。」言罢推门去了。

项少龙见他步出房门时两手微颤，心中暗叹，知道今趟可能是来错了。

没有了龙阳君的帮助，他完全想不到逃离这大梁城的办法。

刻下还要提防龙阳君找人来逮捕他，幸好他早预了有这可能性，留下了迅速逃走的后路。

心中一动，又推窗攀了出去，来到楼下时，龙阳君亦刚好回到楼内。

透过窗户，只见龙阳君在厅中默默流着眼泪，不知由那里取来一个小瓶，从瓶子倾泻出一些粉末，倒进茶盅里。

项少龙目睹这「好友」的行动，手足都冰凉起来，深深后悔此行。

不过他是别无选择，才会来找龙阳君。而直至此刻，他仍没有半点责怪龙阳君要出卖他。

片刻后，项少龙重回三楼龙阳君的闺房内，装作若无其事的静待他回来。

拭乾了泪渍的龙阳君推门而入，捧着的托盘放了那盅加了料的清茶，还有几件精美的糕点。

两人在一角的长几坐下，项少龙狼吞虎咽的扫清了糕点，忽地装出倾听的神色，沉声道：「好像有人来了！」

龙阳君皱眉道：「怎会有人来呢？」

项少龙道：「我刚才好像听到窗外有人声，你看看是否我听错了。」

龙阳君不疑有他，起身移往窗门处。

项少龙趁机把盅内的茶拨在几下地席和墙脚间处，然后再放回几上去。

龙阳君探头左看右瞧，自然毫无发现，返回席上，坐下道：「没有人啊。」

项少龙叹道：「这叫杯弓蛇影，现在我听到风吹草动，都觉是追兵来了。」言罢取起茶盅，装模作样的一饮而尽。

龙阳君眼中射出哀怨之色，默然无语。

项少龙拍拍肚皮道：「李牧反攻中牟的战况如何呢？」

龙阳君苦笑道：「你该比我更清楚，除了你外，谁能像反掌般容容易易一举攻陷中牟。」

听说李牧为你也折损了一批人。现在天降大雪，秦人援兵难以东来，等到春暖花开时，秦军一至，李牧便只能退返长城内去了。」

项少龙放下心事，摸了摸额头，奇道：「不知是否太过疲累了，我有点昏昏欲睡哩！」

龙阳君低声道：「那就睡一回吧！明天我会设法把你送往城外去。」

项少龙装作举步维艰的站起来，由龙阳君扶到榻上睡好。

他呻吟了两声，便扮作昏迷了过去。

龙阳君唤了他两声后，伏在他身上悲泣了一会，叹道：「少龙莫要怪我，为了大魏，我再无其他选择。」

到龙阳君推门去后，项少龙跳了起来，迅速逸去。

翻过墙头，落往地上时，项少龙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无助。

现在最佳的躲藏地点莫如王宫，因宫禁森严，地大人多，更没有人敢去搜查。

不过由于王宫特高的城墙和护城河却使他望而却步。

想到这里，心中一动，记起了自己熟悉的那所信陵君生前所住的大宅和下面的地道。

魏无忌虽被安厘王拉了去陪葬，可是府第仍在。假若换了主人就更理想，说不定新主人根本对下面的地道毫不知情。

那敢犹豫，忙趁大雪未歇的当儿，朝不远处的信陵君府狂奔而去。

若他是龙阳君，见他失了踪，绝不会张扬开来。只能哑子吃黄连的把整件事吞进肚内去。否则魏王增便说不定会治龙阳君以失职之罪。

约半个时辰后，他来到信陵君府南墙外的密林处，找到了那地道的进口。

想起当日背着美丽的赵国三公主赵倩由这里逃出来，更想起她温婉的性情，一点没有沾染赵宫的龌龊气，百般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神伤魂断下，他摸着地道入口铁盖的边缘处，试探的往上掀起。

铁板应手而起。

项少龙不由呆在当场。

他只是存着姑且一试的心，并不以为真个可拉开地道的封盖。

所有地道的设计，均是供人在危急时逃生的，故只能由内开启。现在这情况，显是有人曾从这里逃了出来，而事后没有人从内将出口锁上。只从这点推断，便可知现时大宅该已换了新人，并且不知道地道的存在。

项少龙心中大喜，钻了进去，关上了入口。

从囊中取出火石，燃着了火烛子。

在闪动的火焰光钱照射下，地道无限地延展开去。

项少龙记起那支贯通地道和信陵君卧室的铜管，遂放轻脚步，蹑手蹑足的往另一端摸去。

今次特别留心，发觉除了通往少原君当日居住小楼的出口外，另外还有三个出口，当然是通往府第内不同的屋舍。走了十多丈，忽有所觉，朝地上瞧去。

两锭黄澄澄的金子，正反映着火光。

项少龙俯身检了起来，放在手中，心中恍然。

当日信陵君被赐毒酒，自知难逃大难，于是下令爱妾亲信一类的人从地道的宝库各取珍宝逃亡，由靠石山密林一端的出口溜走。

可想像当时人人心乱如麻，仓皇逃命，连遗下了金子都懵然不觉。

他项少龙现正怀内欠金，有了这两锭金子，自然大是不同。至少可轻易买一匹马儿来代步。

把金子纳入囊里，继续前进，最后来到了敞开的宝库大门处。

里面一片凌乱，金银珠宝一类可携带的物品半件不留，剩下的都是玉马、窦鼎、兵器一类的大型珍玩。其数量足可在二十一世纪作一个重量级的古物展览。

室内四壁都设了油灯，一角还放置了装着燃油的大瓶子。项少龙心中欣然，吹熄火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室内靠壁坐下来。

至少在这刻他是绝对安全。

但怎样才能逃出这魏国的都城呢？尚有两个多月严冬才会过去，他难道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躲他两个多月的时光吗？若每天都要出外去偷取食物，上得山多终遇虎，迟早会给人发觉。

不过他现在已没闲暇去想这些令人困苦的问题。

只有在梦乡中，他才可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娇妻爱儿们聚首共欢。

为了他们，他定要奋斗到底，好好的活着回去与她们相会。

## 第六章 寸步难行

项少龙睁开眼来，眼前仍是漆黑一片，不辨昼夜，头脑则昏昏沉沉，还想继续睡下去。

他是被别人说话的声音惊醒过来的，初时大吃一惊，以为有人搜捕他来了。及见地道毫无异样，声音只来自密室一角，才恍然声音是由铜管传下来。

那支铜管既可监听密室的动静，那上面的声息自可由铜管传下来。

项少龙打着了所余无几的火摺子，然后点燃了其中一盏油灯，铜管赫然入目。

它彼装在入口侧旁，闪闪生辉。

项少龙提起精神，小心翼翼的移到铜管旁，把耳朵贴上去。

冰凉的感觉和人声同时传入耳内。

只听一把男声淫笑道：「你的身材愈来愈丰满了，难怪昨晚大王都目不转睛地打量你。」

一个女子的声音不依道：「若君上你把人家送给大王，奴家情愿自尽好了。」

项少龙心中叫绝，此女深明男人心理，就算明知和接受主子要把自己送与别人，仍要表现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果然上面房内传来亲嘴缠绵的声音。

女干撒娇道：「君上不是得去赴晚宴吗？竟偏要在这时刻逗人家。」

项少龙一听下大吃一惊。

假若现在是晚宴的时刻，那自己岂非睡了半夜连一天，少说也有十个时辰亦即二十个小时，怎会这样渴睡？一时间他忘了去听上边男女的对话，迳自苦思。

漩即醒悟过来，知道地道虽有通气口，但始终是空气不流通，自己若非给惊醒过来，说不定会因缺氧在睡梦中茫然死去呢。

忽闻「项少龙」三字传入耳内，忙又倾神细听。那君上道：「现在满城风雨，甚么大宴小宴都给项少龙闹得取消了。大王有令，凡窝藏项少龙或知情不报者，均要抄家灭族，哈，没有一条死尸比项少龙更值钱了，只尸首就可得赏五百金，累得人人都在找寻这家伙。」

女子道：「奴家看他早已离城远去了，否则为何整个大梁给翻转了过来，仍找不到他半根毫毛呢？」又叹道：「这人真厉害，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谁都莫奈他何。」

那君上陪她叹了一口气道：「他就走得轻松容易，却累死了范大人，今趟抓不到项少龙，所有罪责都到了他这城守身上去。刚才他才来央我向大王说情。现在大王气在头上，我才不会笨得为他惹祸上身。」旋又道：「项少龙来得真不是时候，累我错失了欣赏凤菲的精采表演，明天她便要到齐国去，不知何时才会回来呢？我明天定要去送行。」

项少龙这才知道三大名姬之首的凤菲刻下正在大梁，心中一动，再无心听下去，离开宝库，溜了出地道，藏到了后宅的山林处，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外面果然是日暮时分，还下着绵绵细雨。

吸入了大量新鲜的空气后，项少龙脑筋回复灵活，仔细思量。

现时大梁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条地道，但若再给人发现，就休想脱身。

龙阳君显然仍未将见到他的事泄露出来，否则刚才那君上不会不提。不过尽管如此，对他仍没有甚么帮助。

他又想起凤菲。

这位风格独特的美女，若肯帮忙，说不定可带他离城。

但由于他们只有一面之缘，交情浅薄，她会否冒生命之险来救他呢？最头痛是他根本不知她住在何处。

且纵是知道，但要偷到她闺房去亦非易事。一时想得心乱如麻，突有犬吠声自后院处传来。

项少龙吓了一跳，急忙钻回地道去，凭着记忆推度上面屋舍形势，由其中一个出口闯了上去，来到一座四合院中间的花园里。

这四合院就只前堂亮着了灯光，东西后三厢都是黑沉沉的。

项少龙估计巡宅的恶犬这时仍关在后院未放出来，遂安心活动。

凭着钩索和敏捷的身手，他一口气越过了数重房舍，避过了几起婢仆，先到膳房趁没有人在偷取了足够的食物，又拿了一壶热茶，才溜回地道里，医好肚子后，斗志又回复了旺盛。

无论地道或大梁，都是不宜久留。

但问题是他仍没想出可安全离开的办法。

当魏人在城内城外遍寻他而不得时，定会猜到他是在某一隐蔽处躲起来。

魏朝不乏才智之士，龙阳君本身便是非常精明的人，迟早会想到这幢\*

钉倭\*曾逗留过的信陵君故宅，亦会想到宅下会有未经被发现的地道。自己偶而潜出来偷一餐半餐菜饭或点心果腹，该不会出问题，但长此下去，定会惹起怀疑。

有了这两个顾虑后，他下了决定，必须在两日内离开大梁，否则就可能永远都不用走了。

肯定宝库上的卧室无人后，他又偷了上去，翻开箱子，取了一套御寒的斗篷及厚袍衣物，正要离去时，房外面足音传来，接着是有人在厅中坐下谈笑的声音。

项少龙心中一动，移到门旁，拉开少许，透过隙缝往外重去。

一看下不由大吃一惊。

外面坐了三个人，另有近十名似亲随一类的人物，人人隐透紧张神色。

其中一人赫然是龙阳君。

他脸色苍白，骤然间似若老了几年的样子，形神憔悴，再不像以前般「娇艳欲滴」了。

另两人一是身穿武服的将军，一为大夫服饰的中年男子。

那将军首先发言道：「今趟我们来找平丘君，实是为了搜捕项少龙的事。」

项少龙心中一寒，知道龙阳君已猜到自己躲到这里。

那平丘君大讶道：「范将军找项少龙，为何竟会找到这里来呢？」

他一开腔，项少龙便认出他是早先在卧室和姬妾胡混的男人。

他们不在大厅见面，反避入内厅，不用说是怕泄漏风声。

那等若说他们推断到自己藏在地道里。

可以想像这大梁城守范将军，必已派人把整个信陵君府团团围了起来。

不过他仍不太担心，因为这地道的出口在后山的密林里，远离信陵君府，绝不容易被发觉。

龙阳君叹了一口气道：「苑将军敢以人头担保，项少龙仍未离城，假如他仍躲在城内，那最有可能就是藏在这里了。」

项少龙听他说得有神没气的，知他因为要逮捕自己这个「老朋友」而饱受折磨，不禁心中也陪他叹气。

平丘君色变道：「没有可能的。我早曾着人把府内每寸的地方都澈底里查过，若他在这里，绝瞒不过我们，更瞒不过狗儿灵敏的鼻子。」

范将军道：「我们曾问过信陵君以前的手下，证实了项少龙当日该是由地道一类的通道逃出这里，不过却没人知道地道的出入口在那处。」

龙阳君接口道：「平丘君可询问府内各人，看看有没有忽然少了食物衣服一类的事，便可知项少龙是否藏在地道下面了。」

项少龙暗叫厉害，那还敢再偷听下去，忙退回入口，关好盖子，拉过原先的草席子遮好，回到地道去。

然后毫不犹豫从后山的出口溜了出去。

茫茫雪夜中，只见魏兵点起火把，把信陵君府围得水泄不通，幸好出口处刚好在重围之外，否则今趟就是插翼也难飞。

不过他并非是已脱离了险境，而是刚陷进了险境内。一队魏兵正朝他藏身处赶来，火把光和狗吠声，确令人心胆俱颤。

项少龙把偷来的衣物结成一个大包里，挂在背上，依以前带赵倩离开的路，朝邻近的房舍潜去。

边行边看，不由暗暗叫苦。

原来附近的街道全有魏兵设下关卡，最要命是屋顶都设置了岗哨，监视着信陵君故居附近街道的情况。

项少龙生出寸步难行的无奈感觉，伏在路旁的草丛内。

不过他很快便知这亦非安全之计。

一队五十多人的魏兵，正沿街而来，以长矛插入草丛，进行水银泻地式的彻底搜索。

项少龙无可选择下，趁火光还未照到身上的时刻，爬往对街，攀上了对面一间房舍的檐头处。

这所房舍由于比附近的房子都矮上一截，所以并没有敌人放哨。

魏兵过后，他正犹豫应否藏入屋内时，马蹄声响。

一辅华丽的马车从魏兵远去的那边驶来，前后均有骑兵护送。

项少龙观察形势，落回地上，闪到路旁一棵大树处，迅速攀到其中一枝横伸出路面的粗干处，手足紧缠结了冰的树身。

假若现在不是正下着大雪，他绝不敢冒这个险。

这可说是一场赌博。

只要那十多名护从有一人抬头上望，保证可发现他的存在。

但大雪照面打下来的时刻，谁都只会低头看着路面。

当他的心跳到了咽喉顶的紧张关头，马车来到了下方处。

项少龙先卸下背上包袱，垂手轻抛到尚差少许才来到正下方的马车顶上，然后放开双脚，足尖点在包袱上，这才松手落了下去。

因隔了包袱的关系，他点地无声的踏足车顶处，再伏下身来，完成了这几乎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完成的举动。

马车在这变成了雪白世界的古城缓缓而行，朝某一目的地进发。

他完全不知道马车会带他到哪里去，但却知己暂时离开了险地。

经过一处关卡时，魏兵不但没有问话，还肃然致敬，任由马车通过。

车内那人的身分必是非同小可，否则怎能受到这种优待。

现在连他都很想知道里面坐的是甚么达官贵人了。

马车内似有一声叹息响起。

项少龙生出好奇心，把耳朵贴到厢顶处，结了的冰雪冻得他立即放弃了这做法。

改而略撑起身体，往外望去。

一看下立时呆了眼睛。

我的天！原来马车正转入御道，朝王宫的正门驶去。

马车在护卫前后簇拥下，从放下的吊桥越过护城河，进入主宫门。

在这时代里，王宫无论规模设施，都等若一个内城。

为君者无不竭尽心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使王宫在各方面都成为一个超级的军事据点，城堡中的城堡。

这既是要防范外敌的攻击，更重要是防止内敌叛上作反。

项少龙今趟糊里糊涂来到了王城府，要离开就头痛了。

他又惊又喜的进入宫门，依然躺在车上一动不动，任由雪花把他覆盖着，若非如此，城墙或哨楼上的守军居高临下瞧来时，他就要无所遁形。

但这恰是他最担心的问题。

这么大的雪并不常有，异日他要重施故技离开王宫，便肯定行不通。

他藏在雪底下，头脸贴在压扁了的包袱上，那可说是目下唯一稍有温暖的地方。

眼虽不能见物，但耳朵仍可听到声音。

轮声和马蹄声瞥中，他感到车子在宫内左弯右曲，该是朝内宫的方向驶去。

马车终于停了下来，随护纷纷甩蹬下马，四周足音纷起，只听内侍宫娥齐声叫道：「王后万安！」

项少龙差点惊呼出来，忍不住略翘起头颅，偷望下去。

车门被拉了开来。

大雪飘飞下，单美美熟悉的动人背影，穿上华丽的袍服，头戴凤冠，像一个梦般出现在他眼底下。

内侍一手打起伞子，一手曲肘横举，让她扶着，缓缓往登上一座宫殿

的台阶走去，前后簇拥着十多名宫娥内侍，禁卫则林立两旁。那种气势派头，教人无法想像她以前只是在咸阳任凭权贵采摘的妓女。

项少龙呆看着她的背影盈盈消失在台阶之上，心中百感交集。

纵是明知单美美不会出卖他，他也难以和这现时贵为王后的美女接触。

太危险了，而且说不定单美美会像龙阳君般出卖他。

马鞭扬起。

项少龙再继续这免费的旅程。

刻下马车不用说都是朝马厩开去，那时拖车的四匹健马解入马厩，车子则会送入仓库，立即洗刷冰雪，如不在这之前脱身，自己便要暴露行藏。

项少龙正苦无下车之计时，马车来到一条两边大树林立的路上。

项少龙暗叫天助我也，小心翼翼蹲了起来，夹好包袱。

趁那驾车的御者注意力全集中到前方时，他站了起来。

身上的冰雪似沙石般落下时，他已探手抓着一枝横斜伸出来的树干，离开了这既把他带出险境，但又送入另一险境的车子。

## 第七章 禁宫畅叙

项少龙凭钩索和大雪的掩护，翻过了两重殿宇，落到一个院落的草丛中。

这是单美美刚才进入那座宫殿後方的房舍，该是宫娥内侍一类人物居住的地方。

他并不担心会遇上侍卫或巡犬，那只会布在内宫的外围处。

无论赵宫、秦宫、楚宫，帝主和帝后的寝宫都是各自独立的殿宇群。

除非魏王要来宠幸单美美，否则他亦不会撞上魏王。

眼前当务之急，是要找个藏身之所，才再趁机找寻食物及如何脱身等的事。

现在他认为最佳办法，是先躲藏个十天半月，待风声稍缓才偷王宫。

不过正如龙阳君所言，假若他长时期的偷吃偷喝，迟早会惹人动疑。

最理想当然是可冒充宫内某一内侍，但他那比任何人都要高挺俊拔的体型，要冒充体态阴柔的内侍，只等如痴人说梦而已！

项少龙环目四顾，风雪中四周寂然无声，但各厢房却透出灯光。

刚才他翻过重重殿宇时，已对环境了然於胸。

这以后宫为主的屋宇群，被外墙团团围了起来，自成一个独立的天地。

除了围墙的四角设有哨楼外，就只有前後入口处有守卫，其他地方都是不设防的。

单美美当然有一定数目的亲卫，但他们却是不会亦不容许进入她起居的地方。

所以若他能够潜入这美女的寝宫，该会是最为安全的。

在刻下置身的方形露天花园裏，西首和南首各有一道门户，却是紧紧关闭着。

拟定好了行动的方针後，他再不犹豫，再次翻上屋脊。

这些内宫房宇，虽是结满冰雪，却不似城墙般高了至少叁倍以上。且有可供钩子挂搭的檐蓬脊顶一类的东西，故虽不容易扳腾上落，仍难不倒他。落下来时，已到了后宫後方的园林裏。

这时代各国王宫的建设，大多是参考周室在镐和洛邑两地的都城制度而成。

魏王宫基本上是依中轴线排列的建组群，大致可分前中後叁个区域，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北区共有十五组建物，乃王室的居住区并以帝后的寝宫为主，居於此区正中。

中区是叁朝所在。

叁朝就是大朝、外朝、内朝。名称虽不同，但其实都是君主和朝臣处理政务的地方。

南区是王宫的正门和校兵场所在，以五层门户把它和正中的主殿群分隔开来。

项少龙之所以会如此留神於王宫的布局，皆因他想起了凡王宫必有秘密的地道。

这是古代权贵必备的逃生捷径。

可以推想魏王寝宫下必有这麽一条逃生地道，若能找到，就可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王城了。

单美美的寝宫可能亦有这麽一条地道，且至少该有九成的机会。

凭他鞋底的「开锁工具」和曾受过的开锁训练，这时代的锁头机关绝不能把他难倒。

想到这裏，等若在绝对的黑暗中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一颗心登时活跃起来。

只要寻到单美美的寝宫，他便有可能安然离去了。

他静心地藏在一堆草丛内，留心观察后宫的情况。

单美美回来不久，自应先沐浴更衣，然後再返寝室。

现时后宫只前进处灯火通明，可推知单美美仍未返寝室休息。

大雪逐渐稀疏，项少龙心叫不妙，决意先潜进宫裏，先一步摸入单美美的绣房去。

遂从藏身处窜了出来，移到一所似是储物房子的窗下，肯定内裏无人後，取出鞋底的幼铁枝，探入窗扇间的隙缝处，挑起了窗门。

跨入屋内後，把窗门关好。

习惯了房内的光线後，只见房门外有灯光透入，移身过去，贴耳门边查听外边动静。

门外没有一点声息，他正想推门外看时，足音由左方传来。

项少龙吓了一跳，暗叫好险，往後急退，躲在一个大柜之侧。

足音过後，项少龙又走了出来，推门试探看去。

外面是一道长廊，两旁各有叁道门户，看来这该是专责侍候单美美那组内侍宫娥的居室。

项少龙心中叫苦，若这麽硬闯出去，撞上人时便避无可避。

但假若现在不冒点险，待会服侍单美美的人要检拾或拿取甚麽东西时，他碰上人的机会便大多了。

项少龙猛一咬牙，闯了出去。

后宫共分前後两进，中间是个露天花园，现在他置身後进处，而最大

的问题是，他不知单美美的寝所究竟是在前房还是後室，否则就不用现在似瞎子般乱摸乱撞。

他迅速来到右方一个廊道交接的岔路处，正要往前院的方向抢去，两名宫娥正朝他走来，离他只有丈许的近距离。

项少龙缩身回去，顺手推开最近的一扇门子，不理是否有人，躲了进去。

还未有机会看清楚形势，门子再被人推开，两名宫娥走了进来。

无奈下项少龙急忙躲在敞开的门扇後，祈祷她们千万不要把门关上。

灯火亮起，这才知道躲到了后宫的膳房来。

两女显是来取食物去侍候单美美，迳自在橱柜灶笼间检拾搬弄，一点都没注意到他这不速之客的存在。

其中一名宫娥道：「她的心情定是非常不好，我还是首次见她骂人骂得这麽凶哩！」

另一宫娥胆少多了，低责道：「不要乱说话，给那些爱搬弄是非的小人听到就糟了。」

不一会两女托着香茗糕点等物离去。

项少龙扑了出来，顺手牵羊取了馀下的糕点，蹑手蹑足追着两女去了。

项少龙展开浑身解数，蛇行鼠窜，忽快忽慢，避过了几起内侍，来到前进一座大厅处。

前头两名宫娥由大厅的後门，进入了该是内厅的地方去。

他肯定了单美美寝宫的位置後，连忙翻上了屋顶，到了檐沿处，再以钩索降下，弄开窗门，闪了进去。

那是座较小的侧厅，布置华丽，呈长方形，铺着厚厚的地毯，踏足其上，颇感舒服。

由於厅角的火炉没有燃点，所以他可放心单美美不会到这裏来。

向南处有道大门，照方向该是通往内厅去。

现在他对后宫的布局已大致把握了。

北面大门入口处是正堂，接着两重的厅子，又有东西二厢。

而单美美的寝宫该在南面靠近露天的那座大院子，两邻则是下人居住的地方。

他把耳朵贴到门旁，留神倾听。

隐有声息传来，却听不到有人说话。

若要找寻地道，这就是最好机会，否则若让单美美回到寝室，那就要错失良机。

项少龙於是又从此侧厅溜了出来，片刻後他终於来到了单美美的寝室里。

这是间宽大而陈设华丽的房间，一角处燃起了炉火，室内温暖如春，正中靠墙处放了一张特别巨大的绣榻，地上铺着厚毡。

与炉子相对的另一角放了一面大屏风，不用说都是解衣方便的地方。

其他梳妆台铜镜小几等物自是一应俱全，布置有序。

项少龙大感头痛，要在这麽一个地方找条地道出来，非是办不到，却休想瞒过别人。

首先他要把地毯全揭起来，甚至把榻子或家俱移开，那和搬屋怕没有多人分别，怎能瞒过别人的耳朵？

纵是所有人都聋了，但单美美随时会进来寢息，自己那有时间把搬乱了物件还原。

最头痛还是即使自己能发现地道，但进入地道後更难以整理那上曲的凌乱布置，使人觉察不到有人移动过东西，那等若向魏人公告他是从地道离开的。

正叫苦不已。房门敞开。

魂飞魄散下，项少龙再不能穿窗而去，只好闪到屏风之後，蹲了下来，伴着他的可正如所料是个精美的马桶和钢制夜壶，幸好马桶壶子极其巧饰清洁，不会发出异味。

他从隙缝往外望去，见到来的果然是已贵为魏后的单美美，後面跟着一位宫娥，有点眼熟，这才记起是她以前在醉风楼时的贴身俏婢。

单美美出落得更标致了。

在华冠丽服的衬托下，更透出以前所稍欠的高贵气质。

她盈盈立在铜镜之前，让婢子为她卸下盛装。

女婢低声道：「娘娘！不要担心吧，项爷吉人天相，他又那麽本事，自有脱身之法。」

项少龙先是听闻自己之名大吃一惊，接着是心头一阵感动。

想不到一位风尘女子，与自己又一向不大和睦，只因自己举手之劳般帮了她那麽一把，反比龙阳君更是情深义重。

在灯火下，单美美秀丽的玉容不见半点喜怒哀乐之色，淡淡道：「担心又有甚麽用，小卿，我不要房间这麽光亮。」

小卿吹熄了四盏灯後，室内的灯火黯淡下来，另有一种柔和气氛。

项少龙心念电转，最後终放弃了向单美美求助的强烈冲动，因为他不想破坏单美美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待会她上榻睡觉後，他便溜出去找个地方躲它一晚，明天再返来找寻地道的入口。

打定主意，他又从屏风後往外瞧去。

单美美这时只剩下单薄的贴身衣服，把她玲珑饱满的曲线表露无遗。

项少龙暗道难怪会有这麽多见惯世面的男人迷恋她，因为她确是有充足天赋本钱的尤物。

单美美幽幽叹了一口气，打破了室内那似若凝成实质的沉寂。

小卿陪她唤了一口气道：「大王今晚怕不会来了。」

单美美轻轻道：「现在他只想得到项少龙的人头，怎还有闲心到这裏来，夜了！你回去睡吧！」

小卿施礼後推门去了。

单美美转身朝屏风走来。

项少龙头皮骤感发麻，单美美已和他来了个两脸相对，四目交投。

单美美低呼一声，忙以手掩着自己檀口，不能置信地瞠目摇头。

项少龙苦笑道：「美美可是受惊了？」

单美美惊魂甫定後，伸出玉手，拉起他的大手，往榻子走去。

片晌後两人在温暖的绣被内拥个结实。

单美美献上热烈的香吻後，低声道：「你要人家怎样帮你呢？唉！项爷真是神通广大，竟有办法来到这裏找人家。」

项少龙本意并不是想来找她的，有点尴尬道：「美美到屏风後去不是

要……嘿……」

单美美俏脸一红，横他一眼，搂紧他的腰，梦呓般道：「好了，终可以和你睡在一块儿了。」

项少龙讶道：「美美真的垂青於我吗？」

单美美不好意思地道：「我是很易锺情於有本领的男人的，不过很快又会厌倦。但对你确有些不同。你该知在目前这情况下，我再不必口不对心。初时我很恨你，你这人哩！总不肯把人放在眼裏，想不到杨豫姐真没说错，你这人是外冷内热，只有你才肯那样帮我的大忙。人家尚未有机会亲口谢你哩！」

项少龙笑道：「你刚才不是『亲口』谢了我吗？」

单美美霞烧玉颊，又主动和他热吻一番，然後神色微黯道：「你对我没有兴趣吗？为何毫无反应呢？」

项少龙知她对男人经验丰富，察觉自己对她没有正常的生理反应，故而自苦自怜。歉然道：「一来我觉得美美你已是主名花，不该侵犯。最重要是现在身陷险境，正忧心如何离开，所以难以放开怀抱，和美美你享受鱼水之欢。」

单美美释然，旋又蹙起秀眉道：「你既能来，自然也有本事离开吧？」

项少龙苦笑着把来此的经过如盘奉上。

单美美听罢咬着下道：「你既然找到我们上来，我自然也要把你安全送走。」

项少龙享受着那「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温馨感觉，一颗心像溶化了般，叹了一口气，咬着她的耳道：「这样你可太危险了，而且有太多不可测知的变数在内，我绝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单美美一阵感动，叹道：「这世上恐怕只有项少龙才肯这麽为人设想。项少龙啊！快想想办法吧，只要我单美美办得到的，我就肯去为你办。」

项少龙把她搂个结实，把脸埋到她秀发裏，嗅吸着她的香气，整个人松弛下来，柔声道：「你大王有没有告诉你这后宫内有逃离王城的地道呢？」

单美美娇躯剧颤，娇呼道：「我差点忘了！确有这麽一条地道，就在这寝室内。」

项少龙苦恼道：「但开锁的钥匙却掌管在内侍长手上，我打不开来哩！」

项少龙大喜道：「那就更好了，就算我走後给人发觉，你也可推个一乾二。」

单美美奇道：「你懂得开锁吗？」

项少龙挪开了一点，细审她在柔和灯光下的如花玉容，微笑点头，又轻吻了她香，才道：「你知否地道的出口在那裏呢？」

他心情转佳，开始感受到在被窝裏磨的引诱力，生出了肉欲的冲动。

单美美显是感受到他的压迫，春意盎然地瞅了他两眼，再赧然埋入他宽阔的胸膛道：「大王说地道的出口在离东城城门半里许一个养马厂的天井处。」

项少龙心中叫妙，如此就可凭快马逃生。不过仍有东门那一个关口，心中一动，又问起她刚才曾到哪里去。

单美美用力抱紧他，闭目呻吟道：「我是去看一位姊妹，明天她就要到齐国去了。唉！」

项少龙啊！你不用这麽快走吧！王宫的生活太刻板苦闷了，可以活活

把人闷死的。」

项少龙苦笑道：「後悔吗？」

单美美睁开美目，神色茫然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昨晚我才梦见醉风楼，和豫姐像往常般在花园裏玩抛球，唉！她们怎样了？」

项少龙听得心中一酸，问道：「他对你好吗？」

单美美呆了半晌，低声道：「我也弄不清楚，自做了魏王後，他变得很厉害，有时梦中也会叫着要杀某个开罪了他的大臣名字。若非人家有了身孕，说不定会央你带我走呢。」

项少龙的欲火立时退得一滴不剩，清醒过来。暗忖在这等时刻，怎也得保留体力，自己前几天才曾大病一场，更不适宜和单美美颠鸾倒凤。岔开话题道：「你刚才去见的姊妹，是否叁大名姬之首的凤菲？」

单美美点头道：「是的！我们还曾说起你来，她很欣赏你哩。」

接着兴奋起来道：「不若求她掩护你出城好吗？她是很有办法的人哩！」

项少龙断然摇头道：「不！我不想牵累任何人？她为何要到齐国呢？」

单美美答道：「是为了齐王的五十大寿，听说石素芳和兰宫媛都应邀到那裏去。且包括秦国在内，各国都会派代表去贺寿。」

项少龙听得糊涂起来，讶道：「燕赵两国不是和齐国交战吗？为何忽然又会和好起来呢？」

单美美摇头道：「对这种事我也不太清楚。听大王说：好像齐王到现在仍决定不了谁当太子，其中牵涉到田单的权力，所以大王很热衷於齐国太子策立的问题。」

项少龙此时自顾不暇，哪有心情去理齐人的内政，低声道：「乖美美！快告诉我地道的入口在哪裏？」

单美美骇然道：「不要那麽快走好吗？我有办法把你藏上几天哩！待风头火势过後再走，不是更安全吗？」

项少龙吻了她香，断然道：「不！我定要趁现在大雪时走，雪停後便走不了。」

单美美不舍地把他搂紧，凄然道：「搂着你，就像把往昔最可贵的全拥有了，你却那麽不停嚷着要走，项少龙啊！不要对人家那麽无情好吗？」

项少龙心中一阵感触，知道单美美并不是真的爱上自己，那是一种混杂了感激和怀念的复杂心情，加上深宫寂寞，所以才渴望自己留下来陪她。

但他心中也不无怜惜之意，在她温软香滑的红上轻轻啜了一下，柔声道：「我怎舍得无情待你呢？不过我现在定要保留体力，以应付艰苦的逃亡生涯。」

单美美回吻了他一口，脸泛红霞道：「我不再迫你好了！但你总该有点表示，例如摸摸人家的身体，那将来就不致会轻易忘掉美美。」

项少龙听得心中一荡。

说真的，这麽搂着一个丰满而充满青春活力的动人胴体，兼之阵阵幽香随着被窝的温热送入鼻中，若说不血脉贲涨，就是骗人的了。

不由探手在她背臀间来回爱抚。

单美美登时呼吸急促起来，水蛇般在他怀裏蠕动揉贴，更挑起项少龙的情欲火。

项少龙的手扩大了活动的范围，由她的大腿上移至俏脸，其中不可对

人言的过程，令这对男女都生出既销魂又刺激的偷情滋味。

项少龙此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正要翻身把她压着时，单美美推开了他，娇喘细细道：「地道入口就在大衣橱裏，下面是块活板揭起它就可见到锁死了的地道入口。」

项少龙惊醒过来，心中感激，知她是怕影响了自己体力，所以强自克制。

和她来了个炽烈得可把两人熔掉的热吻後，他跳下榻来，正要拉开柜门时，想起一事道：「究竟有没有别的入口呢？」

单美美道：「御园内有两个入口，宫内的人都知道。」

项少龙搂了她一下，道：「那就更好了，因出口既多，我走後纵使给人发觉，都不会怀疑到你头上来。」

再缠绵一番後，这才再踏上逃亡之路。

## 第八章 歌舞伎团

项少龙无惊无险从地道钻了出来。

那是个养马厩旁的大水井。出口在井壁中间处。离开水面有七、八尺，还有石隙供踏足登上井口。

他由井口探头出来时，雪已停了，天际微现曙光，一列马厩排列左方处，还有几间养马人起居的房舍。

这类养马厩非常普遍，有公营的，也有私管的。马匹多来自城外的牧场，供权贵和付得起钱的人购马租马。

项少龙摸到马厩里，正犹豫该否顺手牵羊偷他一匹，但又怕目标过于明显。忽有人声传来，吓得他忙躲到一角，以喂马的禾草掩盖自己。

来的是两个人。

其中一人道：「张爷放心好了，上头早有关照，要小人拣最好的四匹马给你们。唉！现在我们大梁谁不想看到你们小姐称绝天下的歌舞呢？小人能为她尽点心力，实是莫大荣幸。」

姓张的汉子显然很会摆架子，只是闷哼一声，来到项少龙藏身附近的马栅处，道：「这匹看来不错，牙齿整齐雪白，是甚么种的马？」

那管马房的道：「这是来自北方鹿原的纯种马，既好看又耐劳，张爷真有眼光。」

张姓汉子沉吟片晌后，道：「我着你们找的御者找到了吗？这一晌我们真是多事，好好一个人竟会忽然病死了，累得我要四处找人。」

那马房的头儿道：「能为小姐和张爷做事，小人怎会不竭尽全力，我已找得个叫沈良的人，曾为无忌公子驾过车，又精通武技，样子还相当不错，绝对吻合张爷的条件。」

接着低声道：「他是小人的老朋友，张爷该明白，现在大梁没有人敢用无忌公子的旧人，否则凭沈良那种技术，怎会赋闲了整整两年。」

张姓汉子冷哼道：「他在哪里？」

马房头儿赔笑道：「他不知张爷会这么早来，此刻怕仍在睡觉，张爷先

到屋内喝口热茶，小人这就去唤他来叩见张爷。」

张姓汉子道：「我哪有时间去喝茶，你先给我拉马出来，我立即给你付钱，然后你再召那家伙来，来迟了休怪我不等他。要知我们并非没有其他御者可用。」

接着是牵马的声音，两人到另一马厩去了。

项少龙暗叫天助我也，连忙取出偷来的衣服换上。

这套衣服在那平丘君的箱子里是最不起眼的，很适合沈良这种落难豪门仆人的身分穿用。

把旧衣藏到密处后，那马房头儿已离开马厩，朝房舍那边走去，显是要把那沈良弄醒。

项少龙闪了出去，见那张爷正审视四匹健马，乾咳一声，迎上去一揖到地道：「小人沈良，请张爷恕过迟来之罪。」

那张爷想不到他来得这么快，上下打量了他几眼，闪过满意的神色，目光落到他的血浪剑处，淡淡道：「我叫张泉，是凤小姐的正管事，你当过魏无忌的御者，当然知道规矩。」

每月五两银子，若凤小姐满意的话，你还可长期做下去。」张泉年在三十许间，一面精明，但样子却颇为庸俗，唇上留了两撇浓胡，有点酒色过度的神色。

项少龙忙不迭答应。

张泉道：「时间无多，我们走吧，又快下雪了。」

项少龙暗叫谢天谢地，戴上斗篷，牵马随他去了。

离城的过程出奇地顺利。

最讽刺就是来送行的达官贵人多不胜数，而他这大逃犯就正置身在他们中间。

还未抵达城门，大雪又从大而降，戴上斗篷，箍上挡风口罩的他低垂着头，况且这又是御者的正常装束，自然谁都不生怀疑。最妙是因他坐在御者的位置，使人察觉不到他雄伟的身型。

本来他还怕凤菲会把他认出来，却幸好他根本没有和风菲照面的机会。

且这时的他满面胡须，凤菲若非留神看他，也绝不会轻易识破他就是项少龙。

说来好笑，他本不想惊动单美美，但终是赖她的帮助逃离王宫。他更不欲牵连上无甚交情的凤菲，但最后仍是靠她闯过东城大门这一难关。

今次可谓绝处逢生。

希望自此一帆风顺，安然归秦。

他当然不是想到齐国去，只要觑准机会，便会立即开小差溜掉。

魏人对凤菲非常礼待，派了一队五百人的轻骑兵，沿途护送，由一名叫敖向的偏将领队。

凤菲的歌舞团人多势众，坐满了十多辆马车。舞姬乐师加上婢仆，数达二百人，只是支付每人的薪酬便不得了，可见凤菲的收入是多么丰厚。心中不由想起在他身后车厢内的绝色美女，更记起当日和她在小楼内喁喁私语的动人情景。

她等若二十一世纪歌坛的超级巨星，不过能欣赏到她歌舞却是权贵的专利，一般平民百姓均无此福缘。

车马队离开了大梁后，渡过大沟，朝北直走，到了济水时，早有五艘

三桅巨舶在等候。

项少龙这才知道为何要趁早起程，因为此时已时近黄昏。

当他见到魏兵亦陪同登船时，不禁心中叫苦。

倘如若就是如此这般被迫着到齐国去，那真是糟透了。

这么顺流而下，只四、五天就要进入齐境，那时想折返赵境，又要费一番手脚。

不过这时再无其他选择，硬着头皮登上船去。

五艘大船，魏人占了三艘船，凤菲这边占两艘。

这使项少龙因不须日夕对着魏兵而松了一口气。

他乘的是凤菲起居那艘船。这时他的身分在这舞伎团里是最低下的阶层，被分配到底舱只有一个小窗的房里，还要与其他御者仆役挤在一起，六个人共用一房。

其他御者不知是否因他抢了为凤菲驾车的荣耀，联起来排挤他，且他们进房后立即开赌，却没有邀他加入。

项少龙乐得如此，晚饭后钻到一角席子上的被窝里，蒙头大睡。

那些人还故意说些风言风语，其中有些辱及他的「主子」信陵君，指桑骂槐，项少龙心中好笑，又确实事不关己，很快便睡得不省人事。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地大腿处一阵剧痛，睁眼一看，原来是其中一个叫谷明的御者重重踢了他一脚。

项少龙大怒坐了起来，喝道：「甚么事？」

另一名御者富严抱着双膝，一副流氓无赖的样儿般靠壁坐在一角笑道：「沈良你是那年出生的，是否肖猪，否则怎会睡得像条死猪般？」

其他人一起附和哄笑，充满鄙屑嘲讽的味道。

另一个叫房生的，他是唯一没取笑项少龙的人，低喝道：「不要耍人了。沈良！天亮了，随我来吧！」

项少龙按下心头怒火，随他出房去了。

来到舱板上，只见天空放晴，两岸一片雪白，心情豁然开朗，把刚才不愉快的事都抛诸脑后。

众仆役正在排队轮候煮好的饭菜，另有一堆人在一边取水梳洗，闹哄哄一片，别有一番生活的感受。

一名颇有点秀色的美婢，在两名健妇的陪伴下，正与张泉说话，见到项少龙比别人雄伟的身材，露出注意的神色，仔细打量了他几眼。

项少龙心中有鬼，给她看得浑身不自然起来，房生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道：「那是二小姐董淑真的婢子小玲姐，我们都叫她小辣椒。恃着得二小姐爱宠，最喜作威作福，没有甚么事最好不要招惹她。」

项少龙心中苦笑，自己一向高高在上，想不到婢仆间亦有阶层派系之分。

随房生洗过脸后，轮得了两钵饭菜，蹲在一角吃喝起来。

房生道：「你还为刚才的事生气吗？其实他们恼的是张泉，谷明是副管事沙立的人。大管事就是要杀他们的气焰，故意聘你这外人回来顶替这个人争夺的职位。若非他们怕太过份会惹怒大管事，还有你好受的呢。」

项少龙这才明白为何放着有这么多人，偏要雇用他，心中暗呼幸运。

房生见他默然无语，再不说话。

项少龙心中过意不去，道：「房兄跟了小姐多久？」

房生道：「有三年了。」

项少龙很想问他凤菲的底细，终感不适合，改而问道：「房兄有家室吗？」

房生嘴角抹过一丝苦笑，道：「亡国之奴，那谈得到成家立室，若非小姐见怜，我房生可能早冷死街头了。」

项少龙呆了半晌，才低头把饭吃完，同时有一句没一句地向房士套问这歌舞团的情况。

这时一名壮健的男仆来到项少龙旁，冷冷道：「你是沈良吗？」

项少龙记起自己的身分，忙站起来道：「这位大哥有甚么吩咐？」

壮仆傲然道：「我叫昆山，是张爷的副手，叫我山哥便成了。听说你懂得使剑，把剑给我看看！」

项少龙虽不愿意，无奈下只好拔剑交到他手上去。

岂知昆山脸色一变道：「你另一只脚踏了吗？」

项少龙差点要一拳把他轰下济水去，只好改为双手奉上。

凤菲这些男仆里大多佩有长剑，昆山当然不例外，但比起血浪无疑是差远了。

昆山捧剑一看，眼睛立时亮了起来。

项少龙知他动了贪念，先发制人道：「这是故主送我的宝剑，剑在人在，剑亡人亡。」

先一步堵住了他的口。

昆山一脸羡慕之色，把玩良久，才肯归还项少龙，板起脸道：「张爷要见你，随我来！」

项少龙暗忖真正做大官的，都没这些人般摆足架子。心中苦笑，随着他登往上层的平台。

这艘船长约三十丈，比秦国最大的「大翼」战船长了近一倍，这是由于船只是用来运载人货，不求灵活快捷，只求能载重。

船身修长，宽约两丈余，首尾翘起，两座帆桅一设于船首，一在船尾。

两组帆桅中间处是船舱，分作三层，上两层建在甲板上，底层在甲板下。

凤菲和一众有身分的歌舞姬，自然居于最舒适的最上层，次一级的管事婢女住下一层，像项少龙这类身分低下的，就挤在环境最恶劣的底层了。

连水手在内，这艘船载了近百人，闹哄哄的，倒是另有一番热闹境况。

水运的发展，在这时期已非常发达，致有「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说话。

尤其江河密布的南方水网地区，一向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当战事频繁之际，建立水军乃必然之举，连带民用船只亦大行其道。

项少龙以前每趟坐船，都是「高高在上」，只今次尝到「屈居人下」的滋味。

张泉此时正在平台倚栏前望，身旁还有两名保镖模样的剑手，看来非常神气。

项少龙举步来到他身前施礼时，张泉像不知道他已来到般，仍迎着寒风，没有瞧他。

项少龙心中好笑，这张泉自己如此，难怪下面的人个个要摆架子立威了。

刚才和房生闲聊中，他已对这歌舞团有了大致的认识。

高高在上的，当然是三大名姬之首的风菲。

接着就是伴舞伴唱的十二位歌舞姬，都是第一流的美女，其中又以被称为二小姐的董淑贞居首。

这董淑贞之所以能身分超然，皆因她是风菲外唯一懂得作曲编乐的人。

正管事张泉和副管事沙立，亦属这个级数；专责团内所有大小事务。后者更专管御者脚夫等仆役，今次张泉插手亲自聘用为风菲驾车的御者，明显是插手沙立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着这小圈子内的权力斗争。

歌姬管事以下，就轮到资深的乐师和歌舞姬的贴身侍婢了。由于她们都是接近风菲和众歌舞姬的人，所以虽无实职，但事实上却有颇大的权力。

资深乐师里以云娘居首，就像乐队的领班。她是退休了的歌舞姬，还负责训练新人，甚得风菲器重，故无人敢去惹她。

婢女中以风菲那名曾为项少龙遇过，给风菲叫她作小妹的俏婢小屏儿，和适才见到董淑贞的婢子小玲姐两人最有地位，甚至张泉等亦要仰她们的鼻息办事。

自周室立邦后，礼乐一向被重视，这类歌舞团遂应运而生，著名者周游列国，巡回表演，处处都受到欢迎，像风菲这种出类拔萃者，更是贵比王侯，基本上不受战争的影响。

张泉让项少龙苦候片时，才沉声道：「听说谷明那些人多次挑惹你，是吗？」

项少龙不知他葫芦所卖何药，应道：「他们确不大友善，不过小人可忍受得了。」

张泉旋风般转过身来，不屑道：「你不是精通武艺吗？照理亦该见过很多场面，给人踢了屁股，都不敢还手，算甚么汉子？」

其他两名保镖和立在后侧的昆山都讨好兼附和地冷笑连声。

项少龙摸不着头脑道：「我是怕因刚到便闹出事来，会被张爷责怪，才不敢还手。假若张爷认为还手都不会有问题，下趟我会懂得怎么做的了。」

其实他是有苦自己知，最怕是事情闹到风菲那里，给她认出了自己来，否则这将是脱身妙计。最好是沙立立刻把他革职，就可在船泊岸时扬长去了。

单美美虽说风菲很欣赏他，但人心难测，那始终是未可知的变数。

他千辛万苦由追捕网内逃出来，绝不想再堕进这追捕网去。

张泉听他这么说，容色稍缓。

他左方那名高个子的保镖道：「张爷看得起你，给你占了这肥缺，你自然该有点表现，不能削了张爷的威风。」

项少龙来到了这时代后，打跟随陶方开始，每一天都在权力斗争中度过，此刻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登时明白过来，暗呼张泉厉害，这着确是杀人不见血的妙着。

自己之所以会被聘用，就是张泉故意惹怒副管事沙立那个派系的人的妙着，最好闹出事来，让上头知道沙立在排挤欺压新人。那张泉就可乘机编派沙立的不是。

而沙立现在正乘坐另一艘船，连辩白的机会都欠奉。这一招真不可谓不够绝了。

只凭张泉聘用他这行动，便可大杀沙立的威风，向一众下人显示只他张泉才是最话得事的人。

谁想得到这么一件事，竟牵涉到歌舞团内的权力斗争呢？

这类歌舞团的寿命绝不会太长，一旦凤菲倦了又或嫁人，就须结束。当然歌舞团上下人等亦可获得丰厚的遣散费，而那正是房生告诉他对歌舞团  
\*畚蟾钗注 \*

身后的昆山这时插口道：「就算弄出人命来，只要不是你先惹事，张爷也可帮着你的，明白了吗？」

项少龙还有甚么话好说，无奈点头。

张泉语气温和了点，道：「只要你对我忠心，我张泉绝不会薄待你的。看你那皮黄骨瘦的样子，这两年必吃了很多苦头，用心办事吧！你既曾服侍过魏无忌，自然明白我在说甚么了。」

项少龙听得心中一动，自己的样子的确改变了很多。除了多了一脸须髯外，还瘦了不少。所以就算面对凤菲和小屏儿，恐怕她们都不会认得自己呢。

那晚在小楼见面，灯光昏暗，兼之大部份时间又是坐下交谈，现在形像全改，确有瞒过她们的可能。

想到这里，心怀大放。

张泉挥退他后，项少龙回到次层的甲板处，房生却不知到哪里去了。正要往船头找他，经过舱侧窄小的走道时，有人拦路喝道：「张管事没告诉你规矩吗？下人都不准到船头来。」

惊扰了小姐们，就有你好受了。」

项少龙吓了一跳，往前望夫，只见一名亭亭玉立的俏婢杏目圆瞪的狠狠盯着他，两手叉腰，就像头雌老虎。

他忙赔不是，退了回去，索性返到底舱倒头大睡。

醒来时上方隐有乐声传来，该是凤菲等在排练歌舞。

午后的阳光从小窗透射入来，房内只得他一个人。

项少龙拥被坐起来，靠在舱壁，想着自己错过了午饭时刻，房生却捧着一碗堆满青菜的白饭推门而入，递到他手上道：「我见你睡得这么好，不想吵醒你，留下一碗给你。」

项少龙心中一阵感动，接过后扒了两口，咀嚼道：「房兄有别的亲人吗？」

房生在他旁坐下，默然片晌，才淡淡道：「都在战乱中死了！」

听他的语气，项少龙使知事情不会如此简单。

这房生谈吐不俗，显是出身良好的人。说不定是某小国的宗室之后，国破家亡时逃了出来，辗转加入了凤菲的歌舞团，当了御者。

房生又道：「我现在别无他望，只想能赚几个子儿，然后找个清静的地方建一间屋子，买几亩田地来耕作，以后再不用看那些小人的嘴脸。」

项少龙见他满脸风霜，年纪虽与自己相若，却是一副饱历忧患的样子，心中凄然，冲动下差点把怀里那两锭金子掏出来送他，使他可完成梦想。但却知这样做非常不智，压下这诱人想法，继续吃饭。

房生道：「黄昏时船将抵达谷城，明天才再起航，我们作个伴儿，到岸上寻两个妞儿作乐，沈兄若没钱，我可先借给你。」

项少龙讶道：「你不是要储钱买屋置田吗？」

房生道：「储钱归还储钱，我们这群低三下四的人，又不像张泉他们般可打那些大姐的主意，有需要时都要忍痛花点钱。不过得小心点避开谷明那

班人，刚才我见他们和几个家将交头接耳的，又提到你的名字，怕是要对付你呢？」

项少龙听得无名火起，冷哼一声，再不说话。暗忖若不给点颜色他们看，以后的日子怎样过？

旋又暗骂自己糊涂。

有此良机，还不乘机开溜，就是大笨蛋了。

## 第九章 权力斗争

船抵谷城城外的码头时，天仍未黑。

房生兴高采烈的扯着项少龙要下船去胡混时，给张泉叫着项少龙道：「凤小姐要用车，你去准备一下。」

项少龙愕然道：「车在哪里？」

张泉不悦道：「你的眼睛长出来是用来瞧屁股吗？码头上不见泊了辆马车在？」

项少龙话才出口，便知要挨骂。

马车虽在另一艘船上，这时该已驶了下来，只不过他心中焦急难以逃遁，才胡乱说话。

房生暗地扯了他一把，他知机的随房生由踏板走下船去。

方寸大乱间，忽地有人在背后向他猛力一推，他失惊无神下，失去平衡，往前跌去，撞到房生背上去。

两人踉跄滚下跳板，直跌到码头的实地去，若非跳板两边有扶手围栏，说不定会掉进河里去。

项少龙爬了起来，房生捧着左脚，痛得冷汗直冒，脸容扭曲。

船上响起哄然大笑。

只见谷明等一众御者，拥着个矮横力士型的壮汉，正向他们捧腹嘲笑。

有人叫道：「看沈良你个子高大结实，原来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给我们巫循大哥无意轻碰了一下，便跌个四脚朝天，还说甚么精通武技。」

项少龙认得说话的人叫富严，乃谷明那党御者的中坚分子，同时暗暗记着那叫巫循的家将。

张泉出现在船梢处，向谷明他们怒喝道：「甚么事？」

谷明好整以暇道：「他两人连走路都不会，怪得谁来。」

接着争先恐后奔下码头，呼啸去了。

张泉怒瞪了跌得灰头土脸的项少龙一眼，骂了声「没用的家伙」，转身去了。

项少龙动了真怒，默默扶起房生，房生仍惨叫连连，道：「我的腿断了！」

项少龙恨不得立即去追谷明等人，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歉然道：「是我累了你！」

房生苦笑道：「他们原是要弄伤你，教你不能驾车，唉！今晚我和你都不用去寻乐子了。」

这时有几名御者奔了下来，协助项少龙把房生扶上船去。

快到甲板时，有女声娇喝道：「你们在弄甚么鬼，竟敢阻着凤小姐的路。」

项少龙心叫不妙，低了头躬着身，扶房生移往一旁。

偷眼一瞥，戴了面纱的凤菲盈盈俏立眼前，旁边是那仍穿男装的小屏儿和另四名俏婢，在十多名家将簇拥下，这美女正打量自己。

那小屏儿显然认不出自己来，一脸怒容道：「发生了甚么事？」

张泉和另一人不知由甚么地方钻了出来，待要说话，旁边那长相颇英俊的中年人抢着道：「只是发生了无意的碰撞。」接着向项少龙喝道：「你就是那新来的家伙吗？真没用！

还不快滚下去，难道要大小姐等你吗？」

张泉听他指桑骂槐，脸色一变。

凤菲那妙比仙乐天籁的声音在面纱内响起道：「沙副管事！」听来隐带责怪口气。

沙立目的已达，得意洋洋的闭口不语。

凤菲瞧了项少龙一眼，淡淡道：「以后小心点好了，扶了房生回房后，再下来给套车吧！」

项少龙抹过一把冷汗，知道她们主仆果然认不出自己来。

看着她在前呼后拥中步下跳板，心中只能苦笑。

这么一来，他就休想可开溜了。

何况他感到房生一天腿伤未愈，自己也该留下来照顾房生。

这就是他项少龙做人的原则了。

不知何时，雪粉又开始降下来。

在黄昏的朦胧光线下，细雪轻柔无力地飘舞着，似很不情愿才落到地上结束了那短暂而动人的旅程。

一切都放缓了，被净化了。

项少龙策着健马，载美而行。

前方四名家将开路，后面还随着八名家将。

魏兵的指挥偏将敖向亦带了十多名亲随，伴侍两旁，益发显出凤菲备受各国权贵尊重的身分。

她就像二十一世纪色艺双绝的艺人，谱出的曲词均盛行一时，非是一般出卖色相的歌伎所能相比。

在这种前呼后拥的情况下，项少龙纵没房生这负担，亦溜不了。

非是没有可能，而是会教敖向生疑。

最妙是敖向自然以为项少龙是已替凤菲办事多年的御者，故对他半点都不起疑心。

他完全不知目的地在哪里，只知追在前方家将的马后。

蹄声嗒嗒中，车马队畅通无阻的开入陷在一片白茫茫的古城里。

大多店铺均已开门，但仍可从招牌看出此城以木工、绣工、织工和缝工等工艺为主。

项少龙虽非对文化有深厚认识的人，但因观察力强，感觉此城比之以前到过任何这时代的城市，都多了一份书香和古色的气氛。

此时敖向策马来到了马车旁，垂头向凤菲说话道：「昔年旧晋韩宣子来到鲁国，看到鲁太史所藏典籍，大叹『周礼尽在鲁矣』，凤小姐故地重游，当有所感。」

项少龙心中一动，这才知道此城原属鲁国，鲁亡后不知何时落人魏人之手。

连孔夫子都是在这土地上出生，难怪会有一种他国没有的文化气息。

凤菲幽幽一叹道：「也正因此累事，若非我们鲁人顽固守旧，抱着典籍礼乐不放，也不致始受制于齐，继受制于吴、越；虽得君子之邦的称誉，还不是空余亡国之恨。敖大人过誉了。」

项少龙听她语气萧飒，心中一阵感慨。原来她非是宋国公主，而是鲁国公主。不过鲁宋相邻，更说不定两国都和她有点关系。

敖向这着马屁拍错了地方，尴尬地东拉西扯了两句后，见凤菲全无说话的兴趣，知机地退回原处。

马队左曲右转，逐渐离开了大道，朝城西偏僻处走去。

在风灯的光芒中，凄风苦雪之下，就像在一个永无休止的梦境中前进。

项少龙感受到身后美女重回故国的黯然神伤。想像着将来小盘统一天下时，敖向等都会变成像她般的亡国之人，禁不住又是另一番感慨。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或者可作现时东方六国的写照。

马队穿过一片疏林后，在一处陵寝停下来。

项少龙心中恍然，原来凤菲到这里来是要祭祀某位先祖故人。

凤菲等鱼贯下车，由敖向陪伴着朝陵墓走去，没在林木后。

项少龙和一众家将魏兵留在原地，不一会隐有哭声传来。

当她们回头时，除凤菲被面纱遮着看不见脸容，小屏儿等都哭肿了秀眸。

回到船上，已是深夜。

谷明等全溜到岸上花天酒地，剩下一脸愤慨的房生。

项少龙见他的左脚胡乱扎了些布帛，问道：「怎样了？」

房生两眼一红道：「若我的脚好不了，就要找他们拚命。」

项少龙曾受过一般接骨驳骨的跌打医术训练，将扎着的布帛解了开来，摸捏研究一番后，松了一口气道：「只是骨头移了位，来！忍点痛。」

房生惨叫一声，泪水夺眶而出时，项少龙亦完成了壮举。

房生站起来试着走了两步，大讶道：「沈兄确有一手。」

项少龙拍拍身旁的席子，笑道：「坐下来，我有些话想和房兄说。」

房生这时的心情和刚才已是天渊之别，欣然坐下道：「沈兄请说！」

项少龙由怀里掏出那两锭黄金，用手掌托着，送到他眼皮子下。

房生的眼睛立时瞪大至极限，呼出一口凉气道：「天！这是黄金。」

只这么两锭金子，便够普通人一世无忧。

项少龙把金子塞入他手里，低声道：「这是你的了。」

房生犹豫了一下，才摇头道：「我怎能受沈兄的金子呢？」

项少龙骗他道：「我共有十锭这样的黄金，都是无忌公子自知不免的时候分赠给我的，房兄尽管要了它们，然后诈作跌断了腿，离开这小人当道的歌舞团，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

房生抓紧了金子，讶道：「沈兄身家如此丰厚，何用来到我们处混日子呢？」

项少龙胡诌道：「实不相瞒，我今趟是借机离开大梁，自无忌公子死后，我们这些旧人无人敢用，我又不甘于平淡，遂乘机到齐国来碰碰运气的。」

房生感激零涕道：「大恩不言谢，有了这两块金子，加上我这两年的积蓄，明早我便向小姐请辞了。」

想了一想又道：「不若我们一起走吧！沙立那人心胸狭窄，定不会放过你的，张泉则只是利用你，就算沈兄死了，他亦不会掉半滴眼泪。」

项少龙微笑道：「房兄走了，我再无后顾之忧，我们那一跤绝不会白摔的。」

房生呆望着他，就在这刻，他感到项少龙活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当晚房生已迫不急待，向张泉表示了因腿伤而要离团。

张泉毫无挽留他的意思。藉口是他自己离职，随便给了他微不足道的十来个铜钱，便着他明早离船。

房生愤然告诉项少龙，本该有一笔可观的安休费给他。不用说已落到\*湃5 乃\*囊里。

当然他不会真的把这放在心上，因为那两锭金子已令他心满意足。

翌晨项少龙送他下船，正犹豫好不好随他一同失踪时，谷明等人回来了，经过时对两人冷嘲热讽一番，这才登船。

项少龙又见码头间满布魏兵，船上的张泉则是虎视眈眈，便与房生道别，压下心中的冲动，返回船上去。

船队开出。

项少龙见其他仆人御者，都如避瘟神般不敢与他交谈，张泉那批人又当他是废物般不再理睬他，心中好笑，取过早饭，躲到甲板一角吃了起来。

心中却在盘算如何狠狠闹他一场，好迫凤菲把自己辞退，那就可大摇大摆地的离开，谁都不会对他生疑。

不过时间须拿捏恰当，最好是要在下一站补充食物用水之前生事，那便可顺理成章于泊码头时给赶下船了。

初时他还对抢了人家的饭碗有点内疚，现在却知是帮那人挡了一场灾祸。

谷明那些人显是奉了副管事沙立之命，誓要把他迫走。

那沙立卖相不俗，可能正是凭此天赋条件，勾搭上某一个颇有权力的婢子，实力增加后就来谋夺张泉这可赚钱的大肥缺。

左思右想时，眼前出现了一对小靴子。

项少龙愕然上望，刚好给人家姑娘胸前的插云双峰挡着了视线，看不到她的模样儿，吃了一惊下长身而起，原来是二小姐董淑贞的近身宠婢小玲姐。

她似笑非笑地瞅了他两眼，冷哼道：「你就是那爱闹事的沈良了？」

项少龙已决定了在下一站离船，那还须卖她的账，回复以前叱吒风云的气概，微笑道：「小玲姐过奖了，没有人起哄，那闹得出甚么事来呢？」

小玲姐怎想得到项少龙会如此针锋相对，一愕下变脸道：「好胆！你知否和谁人说话。」

项少龙双手环抱胸前，淡然自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万事都逃不过一个理字，我现在孤身一人，人家却是成群成党，小玲姐给我来评评看，谁才有闹事的资格？」

小玲姐登时语塞，说到雄辩滔滔，她怎是见惯大场面的项少龙的对手，气得脸都胀红了，狠狠盯了他几眼，才又腰娇叱道：「你是否不想干了！」

项少龙好整以暇道：「这怕该由张管事或凤小姐决定吧？」

小玲姐一向只有她骂人，那曾给项少龙这种身分的下人顶撞过，气得七窍生烟，跺足走了。

项少龙看着她走到另一边谷明那群人处，把谷明召了入舱，心知肚明好戏正在后头，暗觉好笑，掉头欣赏停了雪后两岸的美景。

他几乎可肯定沙立勾上的人就是这个颇有姿色的婢女小玲姐，背后可能更得到歌舞团内第二号人物董淑贞的支持，才敢挑战张泉的权力。

当他正思索逃回秦境的路线时，肩头给人拍了一记。

项少龙别头看去，入目是一名家将，也是昨晚护送凤菲到城内祭祀的其中一人。

那家将道：「张爷要见你！」

项少龙见他说话时双目不敢直视自己，那还不知是甚么一回事，微笑道：「这位大哥怎么称呼？」

那人道：「我叫许然，随我来吧！」

项少龙心中一热，手脚同时发痒，随他进舱去了。

## 第十章 事与愿违

项少龙跟着许然，举步进入船舱，来到一道门前。

许然停了下来，把门向内推开少许，示意道：「张爷在里，你自己进去吧！」

廊道上出奇地没有人。上层却传来曼妙的乐声歌声，安排这种情况下对付他项少龙，就算打得他杀猪般惨叫，也不会有人听到。

项少龙微微一笑，猛地以肩头用力撞在许然肩上。

许然猝不及防下，惊呼一声，踉跄跌进舱房里。

一个黑布袋罩了下来，把许然的头脸罩个结实，接着许然被拖入房内，谷明、富严等四，五名御者，加上巫循等三家将，扑了过去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

项少龙闪入舱内，顺手把门关上时，许然已颓然蜷卧地上，痛得曲成似一只煮熟了的虾般的可怜样儿。

这些人也太性急紧张，竟然分辨不出无论衣服体型，许然和项少龙都有很大的分别。

谷明首先瞥见站在入门处的不是许然而是项少龙，骇然张口，指着他却说不出话来。

这时其他人始发觉打错了人。

项少龙摇头叹道：「你们真不知自己做了甚么错事吗？」

蓦地标前，欺到巫循矮壮的身侧，一记膝撞，顶在他下阴处。

早在二十一世纪时，项少龙便是闹事打架的高手，深明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之道。

巫循那种体型，肩宽脖粗，最具勇力，否则也不能推得下盘稳扎的项少龙滚下跳板去，所以他一出手，就以巫循为第一个目标，且命中他的要害。

他胜在速度，教巫循不及挡架。

下一刻他已到了另两名家将中间，左右开肘，狠撞在两人肋下处。

这种近身战术，最适合在这种狭窄的环境施展。亦教对方摸不着他的位置，并以敌人的身体作掩护。

两名家将痛得惨叫侧跌。

项少龙这时已扑到富严身前，侧头避开他照面打来的一拳，两手箍上他的脖子，连着两下膝撞，顶在他腹下。

又侧飞一脚，把另一名御者踢得飞跌开去，「砰」一声撞在舱壁处。

上层的乐声恰巧奏至高潮澎湃的精采处。似在为项少龙助威。

不知谁人从后箍着项少龙，项少龙放开富严，任他跪倒地上，再使了柔道的身法，转身把后面的人摔过头顶，掷往窗门的方向。

「砰！」的一声，那人背脊狂撞在窗门旁的舱壁上，滚倒墙角。

谷明和另两名御者扑了上来，项少龙施展擒拿手法，一把扭着其中一名御者的手腕，曲膝连续在他小腹处凌空以脚侧扫了两记，痛得那人整个弯了起来。

项少龙用力一扯，被制的御者踉跄与另一名御者撞作一团。

谷明扑到项少龙前，先前中招的两名家将才刚爬起来，却呆若木鸡，变成一对一的局面。

谷明脸容扭曲，双目凶光四射，由怀里拔出匕首，当胸刺至。

项少龙使了一下假身，避过匕首，撮手成刀，狠狠劈在他手腕处。

谷明匕首堕地，失势前跌。项少龙乘机一拳劈在他背心处。

这横行霸道的御者立时跌了个四脚爬爬，狼狈之极。

「锵锵！」那两名回过神来的家将发起了凶性，拔剑扑到。

血浪亦离鞘而出，化作漫天剑影。

那两人怎想得到这世上竟有人使剑使得如此神乎其技，惊呼声中，手中长剑甩手丢地，腕口鲜血涌出。

项少龙还剑入鞘，迫了上去，铁拳左右开弓。

骨折声和惨叫合奏般响起，只三数拳，两人再爬不起来。

谷明挣起来时，给项少龙压到舱壁去，重重在小腹打了四拳，立时口逸鲜血，贴着舱壁滑坐地上。痛不成声。

舱门倏地推了开来，接着是小玲姐的尖叫声。

此时舱内除项少龙外，已再没有人能以自己的气力站起来了。

项少龙好整以暇的拍拍双手。微笑道：「小玲姐你好，还不快去告小人一状，好革掉小人的御者之职？」

小玲姐俏脸血色退尽，不能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嘴唇颤震，却是说不出话来。

其中一名家将勉力跪起来，旋又咯出一口血，再倒回地上去。

项少龙一对虎目射出冷酷无情的光芒，同小玲姐迫去。

小玲姐尖叫一声，亡命逃了。

项少龙伸了个懒腰，暗忖离船的时间怕该到了吧。

宽大的舱厅里，项少龙昂然立在厅心处。

凤菲仍戴着轻纱，女扮男装的小屏儿肃立其后。

歌伎团的第二号人物董淑贞首次亮相，坐在凤菲之侧，旁边是仍有余悸的小玲姐。

董淑贞年在二十许间。生得美貌异常，眼如点漆，非常灵活，一副精

明厉害的样子。

乐师之首云娘亦有在场，坐在凤菲另一边，半老徐娘，但姿色仍在，反多了分年轻女子所欠的成熟风情，性感迷人。

张泉侧坐一旁，神情兴奋。

沙立亦被召由另一艘船过来参与这场「审判」，坐在张泉对面，双目凶光闪烁。一副要择人而噬的模样。

两男三女的座位，像一面张开的扇子般对者卓然而立的项少龙。

至于昆山等一众家将，则排在两旁和入门处：二十多人肃静无声，使气氛更是沉重。

谷明、富严、巫循、许然等人已包扎妥当，虚弱无力地颓然坐在一旁，像一群斗败了的公鸡，可怜亦复可笑。

董淑贞首先发言道：「沈良，这是甚么一回事，自你来后，便屡生事故，可知我团严禁私斗？」

她的声音清越嘹亮，余音铿锵，唱起歌来必是非常动听。

项少龙环视全场，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自己身上，惟只凤菲有点莫测高深，淡淡一笑，故意沉下嗓子道：「若想知道是甚么一回事，何不问问小玲姐，她是策划的人，自然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沙立插入怒喝道：「沈良你是甚么身分，竟没上没下的，还不给我跪下。」

项少龙双目寒芒亮起，冷冷瞪着沙立，却不说话。

家将中属沙立派系的立时群情汹涌，怒喝连声。

凤菲娇喝道：「给我住嘴！」众人这才静下来。

项少龙手按剑柄，仰天大笑道：「士可杀不可辱，男儿膝下有黄金，若要我为了沙立这种卑鄙小人折腰，那可要杀了我才办得到。」

沙立霍地起立，手按剑把，怒喝道：「让我来取你这大胆奴才的狗命。」

项少龙油然笑道：「你若是我十招之敌。我便向你叩十个响头。」

沙立气得一张俊脸阵红阵白，只是不敢拔剑。

张泉推波助澜道：「沙副管事若有真本领，我张泉乐于开眼界。」

一直没作声的云娘叹了一口气道：「这么吵吵闹闹的，成甚么体统，更不能解决事情。」

沙立乘机下台，气鼓鼓的坐回席位去。

凤菲柔声道：「好了，让我们平心静气来把事情弄清楚，巫循你乃家将之首，告诉我这是甚么一回事。」

巫循显是头脑简单的人，不善言词，愣了片晌，胀红了脸。却无辞以对。

谷明抢着道：「这事是由沈良惹起，我们一众兄弟在舱内耍乐，沈良。」

小屏儿娇叱一声，打断了谷明，说道：「小姐问的是巫循，怎到你这奴才插嘴？」

谷明委屈地把余下的话吞回肚子里。

巫循醒觉过来，颤声道：「是的，沈良闯进来没头没脑的对我们拳打脚踢，就是这样了。」

张泉失笑道：「他又怎会知你们躲在那个舱房内耍乐呢？」

巫循再次语塞。

沙立大急道：「大管事是否要纵容凶徒，现在摆明沈良是行凶伤人，只

看现在他那大胆无礼的样子，就知此人狂妄了。」

董淑贞正用神打量项少龙，皱眉道：「你们给我先静下来。」

转向项少龙道：「沈良你有甚么话说？」

项少龙那会作甚解释，潇洒地摊手道：「我没有话好说，只要二小姐一句话。我便自行离去，把事情了结。」

张泉色变道：「你怎可全不辩白就退出。」

项少龙冷冷瞅了他一眼。闷哼道：「张爷肯聘用我，亦是出自私心，现在我沈良醒悟了，再不会被你利用，还留在这里干吗？」

张泉勃然大怒，额角青筋跳现，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小玲姐冷笑道：「你这以下犯上的奴才，打伤了人，走得那么容易吗？」

董淑贞打断她道：「小玲住嘴！」

小玲姐一向得董淑贞爱宠，少有给她这么当众责骂，吓得噤若寒蝉，再不敢说话。

项少龙本心中好笑，悠然静待被赶离歌舞团的判决。

他故意将决定送到董淑贞手上，就是看准她要维护自己的丫头，现在听他喝止小玲姐，立时暗叫不妙。

舱厅内鸦雀无声，只有张泉和沙立沉重的呼吸声。

董淑贞先望了出奇地沉默的凤菲一眼。再环顾诸人后，最后目光来到项少龙脸上，轻蹙秀眉道：「现在已非谁动手伤人的问题，而是沈良你目无尊卑的态度。」

顿了一顿续道：「你显然并非平凡之辈，但这只是一个歌舞伎团，容\*剝幌履\*这种人，所以……」

项少龙正心中谢天谢地时，凤菲打断董淑贞的话道：「且慢！」

众人愕然朝她望去。

项少龙心中叫苦，若凤菲认出了他来，那就糟糕之极了。

自己已故意改变声音神态，样子又变得厉害，她对自己更是只有一面之缘，理该可把她瞒过的。

凤菲在众人目光中，幽幽叹了一口气道：「想不到我们小小一个歌舞伎团，也会生出这么多事故。这事罪不在沈良，而在于管事的人。一向以来，我都忍着不出声，岂知现在你们更变本加厉，我再不能不说话了。」

项少龙放下心来，但又知道不妙，若不被赶走，岂非要随团到齐国去？张泉、沙立和小玲姐同时色变。

董淑贞也感到不大自然，凤菲这么说，也有怪责自己的意思。

凤菲淡然道：「沈良你放心为我驾车。以后若有任何人敢惹你，就直接向我报告。」

项少龙楞在当场，恨不得痛哭一番，以表示心中失望。

若他坚持离开。就是于理不合。

以为他是沈良的张泉现在恨他入骨，说不定更会生出疑心或坏心。

只好施礼谢恩。

凤菲接着朝张泉和沙立两人望去，缓缓揭开面纱，露出可比拟纪嫣然和琴清的绝世玉容。

不过此时她凤目生寒，神情不悦。

张泉吓得跪了下来，叩头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

沙立不知是否有恃无恐，竟仍硬撑道：「大小姐，事发时小人并不在船

上……」

小玲姐尖叫道：「你竟敢说这种话？」

董淑贞怒喝道：「小玲跪下。由今天起，我再不用你侍候！」

小玲姐娇躯剧颤。哭倒地上。

沙立知道不妙，这时才跪下来，不迭叩头。

凤菲淡淡道：「待会船泊码头后，沙立你立即给我有那么远就滚那么远，否则休怪我辣手无情。」

转向张泉道：「念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亦肯知机认错。便让你降级为副管事，有关钱银往来的事，暂改由云娘负责。至于谷明等犯事者，一律扣起今月的工钱，异议者立即逐走。」

言罢不理沙立的哀求，起身离去。包括董淑贞在内，都吓得跪伏地上。

项少龙无奈跪下，心中却在盘算应否和沙立一起「有那么远就滚那么远」

凤菲如此精明果断，确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 第十一章 河上监仓

经此一事，项少龙的身分大是不同，首先被安排搬离底层，到了中层与四名家将同房，不用对着谷明那几个御者。

更重要是谁都不敢再来惹他，又或言语上敢对他不客气。这并非纯因有凤菲的警告在前，而是因为有巫循等前车之鉴，谁都不敢再开罪他。

在其一程度上，他成为了团内的英雄，使一向受惯张泉、沙立和小玲姐叁人的气者都大感痛快。

在团内的斗争里，他反客为主，成了胜利者；但在逃亡大计上，他却是失败者。

当然不甘心就这麼便到齐国去，但终不能在这种天寒地冻的时刻跳河逃走。

但對於应否在下趟登岸时溜走，则仍有点举棋难走。

吃晚饭时，仍没有人敢主动和他说话，但已有人肯和他点头为礼，神熊较为友着。

项少龙乐得清清。

当大多数人都因避风回到了舱内时，他独自一人坐在船尾一堆杂物上，呆看星夜下大河两岸的景致。

後方紧随着另叁艘大船。

想起离开咸阳的娇妻爱儿愈来愈远，又想起周良和鹰王的惨死，以及战士一个接一个在他身旁倒下去的惨烈情景，一阵凄酸涌上心头，难过得想放声大叫。

李牧使他尝到战败的苦果。

但他却不能恨他，亦生不出报复的心态。

李牧说过的「将来在战场上相见，你不留情」之语，就像是昨天说的。

音犹在耳，他们已在战场上拚个你死我活了。

小盘对他的失踪，是否神感失落但又暗中称庆呢？说到底，项少龙代表的是小盘他的过去。

没有了项少龙，小盘才真真正正不用有任何顾忌的去当他的秦始皇。

这想法使项少龙悚感战。

小盘每天都在改变着。

在中国的历史上，所有功高震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除非抢了皇帝来做。

在此事上他已非常小心，从不敢居功自满。但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一个权力中心，可以左右小盘这未来秦始皇的决定。

他和小盘从少建立的关系，能否逃过这条功高震主的定律？正深深思索时，一把温柔的女声在耳旁响起道：「你在想甚麽呢？」项少龙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别头一看，原来是权力大增的乐师之首云娘。

他忙跳起身施礼。

云娘移到他身旁，和他并肩而立，叹道：「是否因为船上的人都怕了你，所以你要孤零一个人在这里看河景。大小姐和我在上舱看到你在这里，她着我来问问你呢。」

项少龙瞥了她一眼，这女人的年纪怕也有二十七、八吧：但保养得很好，皮肤像少女般滑嫩，脸上轮廓极美，只是多了点岁月刻上的风霜，但也使她更有女人的味道，一时不由看得痴了。云娘见他目光灼灼盯着自己，微笑道：「只看你刚才侃侃而言的神态，便知你以前在信君府时有过一番风光。想信陵君府食客叁千，能为他驾车，该已是莫大的荣誉。现在谁都不敢小觑你了。」

项少龙想起信陵君和自己间的恩恩怨怨，虎目射出伤感的神色，看得云娘多年来平静无波的芳心剧烈颤动了一下，感到这男人对她生出了强大的吸引力。

项少龙见云娘忽地避开了自己的目光，暗忖雏道连她都怕了我吗？叹了口气道：「人见人爱，又或是人见人怕，两者究竟那种较好呢？」云娘发觉自己很难把这男人当作下人对待，而他的说话亦引起了她的兴趣，拨了下被风吹乱的秀发，想都不想道：「还用说吗？当然是人见人爱好了。」说完不由俏脸微红。

项少龙摇头道：「这只是少年人少不更事的想法，最好是既教人怕，又教人爱。但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宁取被人怕，至少那会比较安全多。」

云娘听得呆了起来，好一会才道：「你这人的想法很特别。但不能说没有道理。很多时伤害我的人，都是爱我的人。唉：以你这等人材，怎甘於只当一个御手呢？」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何肯和一个下人谈起心事来。

项少龙当然没有「自卑」的问题。

对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世上每个人基本都是平等的。

听她这样问，苦笑道：「这或者就叫人有叁衰六旺了。」

云娘怎会明白他真正的含意，好一会始把握到他的意思，动容道：「这句话形容一个人的时运遇，确是非常贴切。」

接着有点依依不舍道：「我要走了，要回去向小姐报告哩。」

项少龙乘机问道：「船还会泊岸吗？」云娘应道：「你想学他们般到岸上散心吗？但今趟可不行。明天到达历下时只会停留一个时辰，除了上岸办货的人外。其他人一律不准离船。我走了！」看着她摇曳生姿的背影，项少

龙只好报以苦笑，只好寄望在再下一个站有逃走的机会了。

次日船泊码头时，项少龙来到甲板上，只见码头上满布从城中来想一睹凤菲风的齐国官民，城守大人更亲自上船来向这叁大名姬之首请安，使项少龙更是毫无逃走的机会。

他已开始生出不耐烦之心，这艘船对他来说只是个开放式的河上监狱。

唯一安慰的是经过这一段的日子，他的精神体力都完全恢复过来，人也比逃亡时好看多了，不再于人皮黄骨瘦的感觉。

回房时在舱廊与张泉撞个正着，对後者怨毒的眼光，他只是一笑了之。

他这时已和同房的四名家将级团友混熟了，遂问起他们下一站船停处。

一个叫费淳的笑道：「沈兄在想娘儿们了。」

这费淳中等身材，那即是说比项少龙要矮了整个头，相貌平凡，但性格随和，使人感到和他在一起很轻松。四名家将中以他年纪最大，刚好叁十出头。

另一名家将冯亮道：「大後天的翟城是到临淄前最後一站，耍耍乐就得把握时机。因听说临淄物价高涨。耍玩都抢不到我们哩。」

冯亮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长得高大精壮，只比项少龙矮上两、叁寸，四人中数他最有识见。

另一名家将叫雷允儿，出冯亮还少上两岁，手长脚长，形如猿猴，颇有形格，与上层的一个俏婢相好，颇为自负。封顶少龙虽友着但亦带点骄意。

闷哼道：「泡妞儿不一定要用钱吧？到时看我的手段好了。」

费淳和冯亮立时起哄，叁人闹作一团。

项少龙想起二十一世时自己和队友小张、蛮牛、犀豹等人的情景，心中洋溢着一片温暖。男人的话题总离不开女人和金钱。

翟城可说是最後一个溜走的机会。

若到了齐都临淄，便危险多了。

只是田单的手下，认识他的便大有人在。

最糟是他身为凤菲的御手，若整天载着她往来於权实的府第，暴露身分的机会大增，其中险况，可想而知。

快要席地就寝时，门声响，一名婢子来找项少龙，说凤非要见他。

项少龙颇感受宠若惊，又是心中打鼓，不知凤菲因何要纡尊降贵来见他。

领路的俏婢有点眼熟，旋即想起正是那天喝止自己到船头去的刁蛮恶婢，遂道：「这位大姐怎麼称呼？」婢子冷叱道：「问东问西的，这麼多说话？待会见到大小姐，你最好守好规矩，惹怒了她你就要吃不完兜着走。」

项少龙给她一轮抢白，推测她可能是小玲姐那边的人，又或是好朋友之类，所以才如此对自己充满敌意，那会和她计较，微笑不语，随她登往上层去。

凤菲没有戴上面纱，神色安然的坐在舱厅中特为她设的席位里。

项少龙施过晋见之礼後，依她指示在离她半丈许处的软垫坐下。

那恶婢退了出去，厅内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男女间的吸引，乃与生俱来的天性。

项少龙忍不住暗地饱餐秀色。

只是她的坐姿已非常动人，高雅素的丝袍宽大下摆把她下肢完全掩盖，裙脚拖往地席左旁处，而虽是坐着，她的腰肢仍挺得笔直，使她酥胸的曲线

更为突出，神骄傲又闲雅。只要是正常男人，都会泛起若能摸上一把，必似如登仙界的醉人感觉。

她的秀发在头上结成了环髻，绝世玉容平静无波，使项少龙不由忆起图先对她「内外俱美」的赞语。

她身旁放了一张五弦琴，木色沉香，衬托起她浅白底淡黄凤纹的宽大袍服，显得她更是绰约多姿。

这确是幅动人之美的美女坐图，如诗如画般更显秘不可测的美丽。

厅里火焰内柴炭正燃烧着，偶而送来劈啪之声，配合河水撞上船身的声音，交织成有若仙籁的交响曲。

以项少龙这麼有自制力的人，一颗心亦不由不被这美女强大的感染力溶化。

不愧是叁大名姬之首。

难怪这麼多公卿大臣、王侯将相，要倾倒在她的裙下。

不要说能一亲芳泽，只要她肯回眸一顾，已是天大恩宠。

心弦震动时，凤菲淡淡道：「无忌公子是怎样死的？」项少龙立时提高警觉，垂首黯然道：「若大小姐这句话是在大梁问我，小人定不敢如实给出答案。」

接着如若目睹般勾画出当时情景，又感同身受地道：「安那昏君当时病得快要死了。龙阳君和太子增带丁大批禁卫来到我府，送来了一酒。接着信陵君便逐批的找了我们去吩咐後事，然後就喝了那酒，唉！」他知道若说得不够详细，必会使这兰质慧心的美女心疑，索性编小说般详道出了经过。免得她再追问细节详情。

凤菲果然不做疑心，幽幽叹了一口气，沉吟不语。

项少龙心念电转，如她对自己已动疑心，甚至可能怀疑自己就是项少龙，故才来盘问他。

但他却颇有过关的自信，先不说她对白己的模样，只是在某一环境匆匆留下的印象；且当时灯光神暗，自己的服饰神态又与今大异，再加上他项少龙此时满脸胡髯，人又至少瘦了十多斤。而最重要的是张泉是通过魏国的官家马道把他聘回来的，谁能想到其中竟有如此转折。

凤菲的目光又再落在他脸上，柔声道：「沈良你真的只是无忌公子的御手吗？」项少龙微一愕然，已想出另一套释疑之法，颓然道：「大小姐的眼光真厉害，小人本是赵国廉颇大将军的手下，随廉大将军离赵往投无忌公子，被无忌公子看中收为客卿，还以为可再有一番作为，岂知人算不如天算，最後落泊大梁。经此两次变故，小人对功名已淡若止水，只希能赚一笔钱，找个穷乡僻壤，以清茶淡饭安度馀生算了。」

凤菲动容道：「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说得真好。其中包含了多少无奈和失意。沈兄的遭遇令人感慨惋惜，若不怕大村小用，可安心为我管理这歌舞团。」

项少龙装出汗颜之色，垂首道：「怎当得大小姐沈兄之称，况且我只是初来甫到的新丁。难以服众，大小姐千万不要挈举小人。」

凤菲微笑道：「我周游列国，阅人无数，只看你亢而不屈，在大庭广众从容自若的神态，便看出你非是惯为奴仆的人。唉：你使我想起在咸阳遇到的一个人，若非张泉能肯定你的身分，我就会认错人了。」

项少龙吃了一惊，装出大感兴趣样儿，问道：「我是否长得很像他呢？」

凤菲定神打量了他一会，眼中射出茫然之色，梦呓般道：「确有点相肖，尤其是你的眼神。不过现在就算没有张泉的肯定，也知你不是他了，因为中牟传来消息，他已安然回去。可笑魏人差点把大梁翻转了过来，原来只是一场误会，当然拿不到人啦！」项少龙立即醒悟过来，知道滕荆两人接到荆家村送去的消息，清楚了他的处境，才故意放出烟幕，说他已安返中牟，好教敌人放弃追捕他的行动。这一着高明之极。只要找倒如乌果那类身形酷肖他的人，加点易容法，远看去确可以骗人。

而唯一知道他到过太梁的龙阳君，则是有口难言，不敢把真相说出来。

说到底，龙阳君的心仍是向着他。在这种顺水推舟的情况下，亦只好闭口不言，帮他一把。至於王宫秘道的破绽，可能至今仍未被发现，又或发现了亦该不会怀疑到他身上去，因为事情实在太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想到这裏，立时阴霾尽去，颇有再世为人的感觉，口中却道：「原来大小姐指的是秦国的项少龙。」

凤菲深深望了他一眼，秀眸射出缅怀之色，却没有说话。

在这一刻，项少龙知道凤菲对另一个自己生出了微妙的感情，大感荣幸。

凤菲柔声道：「今次到临淄，便完成了我游尽各国都城的宏愿，之後我打算把歌舞团解散，返回南方，过点平淡的生活。」

项少龙一震道：「原来大小姐要荣休了。」

凤菲露出一丝笑意，轻柔地道：「或者我是那种不甘寂寞的人，既不能以力复人，便改而以歌舞去打天下，把先贤传下来的诗歌舞乐发扬光大。不过此趟临淄之行确不容易应付。」

不知何人把我要解散歌舞伎国的消息露了出去，现在人人都对我的去向虎视眈眈，沈兄该明白我的意思。」

项少龙不解道：「既是如此，大小姐索性不去临淄，岂非一切可迎刃而解吗？」凤菲淡淡道：「漏了临淄，我又不甘心，何况人生就是要面对种种挑战的，若我临阵退缩，下半生难免采抱遗憾。」

顿了顿再道：「像你这种人材，可遇而不可求，不若我以自己的愿望和你的愿望来作个公平的交易。假若沈兄能保我凤菲安然离齐，不致沦为别人姬妾，我便予沈兄二十锭黄金，使沈兄可安度下半生。」

项少龙头皮发麻，先不说他绝不肯到临淄去，就算鬼使神差令他到了那里，亦只会惟恐不够低调。假若成了歌舞伎团的「公关经理」，终日面对面应付田单那类齐国权贵，还要用尽手段周旋其间，好保凤菲的清白。那等若要他把脖子送上去给人宰割。

同时他亦明白到凤菲的处境。

一天歌舞伎团仍在巡回表演，她仍可保着超然不可侵犯的地位。但若舍下这身分，那人人都希望她这朵鲜花可落往自己的榻上去。

这是一种微妙的心态，凤菲若能与所有人保持距离，才可以孤芳自赏的姿态傲然独立，一旦要息演，那人人都猜她是身有所属，自然群起争夺。

她的忧虑非是没有道理的。

只好苦笑道：「大小姐太台举在下。」

这是绝不能应承的事。但问题是拒绝更不合理。看来只好狠下心帮她一次好了。

心中矛盾至极。

凤菲平静地道：「你若做不来，张泉做得来吗？至少你是那种不易被收买的人，对张泉我则半分信心都没有。」

又叹道：「我们终是妇道人家，要应付那些像蝗虫般的男人，只能倚靠你。」

项少龙皱眉道：「大小姐若能把解散歌舞伎团的事保持秘密，不是可免去这些烦恼吗？」凤菲露出伤感神色，哀然道：「我是故意透露给一个亲近的人知道，但又令她以为尚有其他入知道，好试探她对我的真诚。现在终于清楚了，故虽身陷险境，仍觉值得。」

项少龙一震道：「是二小姐吗？」凤菲回复平静，点头应是，道：「她一直想取我之位而代之，在这男人当权的情况下。我们女子很难建立自己的事业，歌舞伎团已可算是异数，她一向屈居我下，自然想去我而快。」

项少龙道：「那不若就把歌舞伎团送给她算了。」

凤菲：「那牵涉到很多问题，我曾答应跟随我的人，在歌舞伎团解散时。就每人赠予一笔丰厚的遣散费。唉：谁都知道这种以色艺示人的活是干不长久的，有了钱后还不乘机引退。所以董淑贞她只有设法在正式遣散前，与人合谋把我从歌舞团处撵走。」

顿了顿续道：「事实上你已帮了我一个大忙，使我能逐走沙立，但现在淑贞又拉拢张泉，沈兄该明白我的处境。」

项少龙是有苦自己知，但又不能不睁着眼说谎的答应她。

那种矛盾和痛苦，实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

他怎忍心这么一个才华超逸，色艺双全的美女，受奸人所害，落到她不喜欢的人的魔爪上呢。

## 第十二章 他乡遇故

翌晨凤菲召集众歌舞姬和团内像张泉那种管事级人员，当众宣布破格提拔项少龙为正管事，负责团内大小事宜。

董淑贞和张泉均大为错愕，偏又不敢反对。

首先恭贺他的是云娘，还在他耳边道：「今天你该好好谢我。」

使项少龙知道云娘乃凤菲心腹，暗中向凤菲举荐了他，真是哭笑不得。

他尚是首吹见到董淑贞之外的十一位歌舞姬，无不国色天香，体态撩人，看得他眼花缭乱。

不过她们大多对凤菲重用他不以为然，神情冷淡。

其中一个叫祝秀真的长腿美姬，更露出不屑之色。

歌舞团上下共有一百八十人。

凤菲当然是高高在上。

接着就是歌舞姬和乐师，两者分以董淑贞和云娘居首，有群婢女仆妇侍候。

除乐师有小部份是男性外，其他都是清一色女儿家。

总管整个团对外对内事务的就是他大管事和降为二管事的张泉。家将、御者、男仆、脚夫都归他二人管治，倘若一个政治团体的统率者。

家将、御者等各有头子，前者是张泉的心腹昆山。后者则是谷明。

只是这两个人，加上含恨在心的张泉，项少龙便要头大如斗。

最糟是他立即便要逃跑，现在肩负了这重责和风菲的期望，弄得他进退两难，恨得差点要痛哭一场。

最大的好处则是张泉给调到另一艘船去和他能独占第二层的一个房间，但当云娘来找他时，便知其利也必有其弊。

云娘是打着移交职务的旗号来找他，更令他欲拒无从。

交待了一切后，云娘充满挑逗性的目光大胆地瞅着他道：「好了，现在沈管事该怎么样谢人家哩！」

她的目光令他想起朱姬和庄夫人的眼神。

像她们这类饱经男女之事的成熟女性，一旦对异性动了情，几乎立即就是肉欲的追求，不会转弯抹角。一方面是生理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亦是因年纪大了，少了少男少女的幻想和憧憬，而趋向于取得实质的收获。

站在男人的立场，项少龙绝不介意和这风韵迷人的成熟美女来一场友谊赛，那定会是趟令人醉心倾倒的美丽经验。

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又偷走在即，则实在不宜惹上渲些感情上的牵连。

他自己知自己事，一旦和女人有了肉体的关系。便很难完全没有感情上的负担。

若那么的饱食远扬，定会生出歉疚之心。

除非她是明卖明买的妓女，那又自当别论。

眼前若断然拒绝，他又办不到，只好采拖延战术，一边遏制被她挑起的欲念，一边岔开话题微笑道：「自然是心中感激，不过我仍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云大姐！」

云娘欣然道：「说吧，只要人家知道的，都会告诉你。」

看她神态，听她语气，都摆明一副任君大嚼的姿态，项少龙更感头痛，亦有些把持不住，暗暗警告自己后，正容道：「歌舞伎团所到处，自然会惹来狂蜂浪蝶。

凤小姐不会是问题，因为人人都知道她不会陪侍人，但假若有人看中其他歌姬，那我该怎样应付呢？」

云娘横了他别有意思的一记媚眼。道：「你说的是常有发生的事。不过我们的小姐们非是伎女，那些男人若想一亲香泽，便要下点工夫，例如先邀她们参加宴会，讨得她们欢心后。再设法试探她们的心意，这种事大小姐一向不管，你更管不到。」

项少龙道：「那有没有中途离团嫁人的呢？」

云娘点头道：「有，但却不多。嫁给那些公卿大臣有甚么好。未得手前当你如珠如宝，得手后便似再不值顾，回到家里还要给其他众多妻妾视作敌人，怎及待在歌舞伎团的写意。

将来赚足了钱，回到乡下要嫁谁都可以啦。」

项少龙点头道：「一入侯门深如海，你们能得如此想确是聪明之极。」

云娘双目亮了起来，赞叹道：「一入侯门深如海，这句话棒极了，定要告诉小姐，她正编写一首深闺怨妇的舞曲，说不定可加这一句入去。」

项少龙惟有报以苦笑。

云娘兴奋起来，移到长裙碰上他膝头的亲近处，低声道：「今次到临淄

去，还有与其他两个名姬较量之意，所以大小姐非常紧张，绝不希望分别在桓公台和稷下学宫的两场歌舞，会给兰宫媛和石素芳比下去。」

项少龙这才知道这两个与自己有过瓜葛的美女亦会到临淄去。

稷下学宫不用说是稷下剑圣忧先生曹秋道的大本营。但桓公台却不知是甚么地方，遂请教云娘。

云娘吐气如兰道：「桓公台又称环台，是齐宫内一座壮丽的大殿，当年桓公最爱在此宴会宾客。众召群臣，遂以他为名。未曾到过桓公台表演的歌姬，便不算有身分。」

项少龙听得悠然神往，齐国乃春秋战国的超级大国，文化源远流长，自己过门不入，实在可惜。不过小命要紧，那还有旅游的闲情，只好不去多作遐想。

云娘上身俯了过来。柔声道：「今次齐王的出手真大方哩，两场歌舞赏二百锭黄金，到时就要由你去收钱了。」

项少龙吓了一跳，二百锭金子是这时代的天文数字，这才晓得齐人的穷奢极侈。若把这些钱用在军队去。足可支付五百人的一队兵将一年的饷银了。

云娘微嗔道：「人家甚么都告诉你了。你还未说会怎样酬谢人家呢。」

项少龙暗忖既是避无可避，惟有抛开一切好好享受这飞来艳福。伸手搂着她蛮腰，正要拥入怀里时，船身微顿，缓慢下来。

两人大讶。明天才可抵达翟城，为何船却像要停下来的样子？灯火由前方映照过来。

项少龙乘机跳了起来，移往窗旁，探头外望，见到前方有一艘大船正在减缓船速。好让他的船队赶上。

此时云娘挤到他旁，娇躯紧贴着他俯前张望。

项少龙道：「这是谁的舟驾呢？」

云娘细看对方插在船尾的旗帜，忽地叫道：「谈先生来了，他乘的是韩国上大夫的船。」

项少龙见她兴奋得发亮的俏脸，猜到这谈先生与她的关系非比寻常。

男人就是这样，他本以云娘的痴情为苦，对她只是有好感而无爱意。否则她不会兴奋得像头发情的母狗。这时见有了「情敌」，不由掠过些微嫉忌之意，有点酸溜溜的问道：「谈先生是何方神圣？」

云娘欢喜得甚么都不理了，雀跃道：「谈先生是南梁君府中最懂诗稗音律的人，更是信人。说过会到临淄看我们的歌舞。现在果然来了，我要告诉凤姐！」言罢弃项少龙不顾，旋风般出门去了。

项少龙只好对「砰」一声关上的房门报以苦笑，同时心中升一种奇异感觉。

南梁君这名字为何有点耳熟，究竟是听谁人提起过呢？两艘大船缓缓靠近。

凤菲和一众歌姬都到了甲板上来，欣然静候。显示了谈先生这同道中人，在她们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云娘更是不停的与其他歌姬频频挥手。

在灯火和月照下，对方船上靠近这边的船沿处。站了十多人，也在不断挥手回应，气氛热烈。

连着钩子的绳索抛了过来，项少龙忙指挥家将接着，把对船缓缓拉近。

船速更缓。

到能清楚看到对方脸貌的距离时，项少龙虎躯一震，他见到了一位阔别多年的朋友。

那人亦触目到项少龙处，呆了半晌，才以剧震回应。

这人赫然是肖月潭。

项少龙这时才记起「南梁君」之名。是听自图先。

肖月潭到了韩国后，就到了南梁君府当客卿，此人多才多艺，难怪能如此得歌舞伎团众姬的欢心。

「隆」的一声，两船因轻微的碰撞抖颤了一下，合成一块儿。

对方船上伸出跳板，搭到这边船上，肖月潭一马当先，带头领着几个随从举步走了过来，先朝项少龙打个眼色，才呵呵笑着来到凤菲身前，施礼道：「去春一别，至今竟年，凤小姐妙绝天下的歌舞，仍萦绕梦域。想不到今夕竟能相逢河上，谈某真要感谢老天爷的恩赐。」

凤菲领着众姬还礼后，微笑道：「昔日在韩，畅谈竟夜的美事我们仍是回味无穷，更感获益良多，今夜再巧遇先生，怎能不竭诚以待，请谈先生和贵客们到舱厅用茶。」

肖月潭打出手势。教他船上的手下收回绳索船板，这才领着随人与凤菲进舱去了。

恨不得立即与肖月潭详谈的项少龙只好压下心中的冲动，同时心中欣慰。只看肖月潭这架势，便知他在南梁君府内非常得意，否则怎能如此乘船应约，到临淄来看三大名姬同场较艺的盛事。

心中的些许嫉忌之心更是不翼而飞。看来这老小子风流如故，不知他除云娘外，还弄了那个歌姬上手呢？两船分开来时，项少龙亦进入大舱去，好看看肖月潭的情况。

到舱厅正门处。肖月潭正向凤菲等介绍随来的三人，都是南梁君府的重要客卿，只看他们模样，便知是学富五车的人。

凤菲与众姬和云娘坐在左边的席位，肖月潭等则坐在另一边，云娘更是亲自向四人奉茶，还不断向肖月潭抛媚眼。

肖月潭瞥见他，当然要装出不大留神的样子。

项少龙感到自己与厅内的气氛格格不入，正踌躇应否进去时，一名本\*驹谧P\*真身后的婢子移了过来，厌恶地道：「小姐说这里没有你的事，管事去打点其他事情吧！」

项少龙听得无名火起，向祝秀真望去时，只见她眼尾都不望向自己，只是嘴角露出不屑的神色，不由向那婢子低声冷喝道：「滚开！」婢子怒极朝他瞧来，看到他双目射出森寒的电光，花容失色，退了两步。

项少龙心想这就是宁要人怕不要人爱的效果了，大步走进厅内。

凤菲见他进来，亦觉有点不合他身分，蹙起黛眉介绍道：「沈良是我们歌舞伎团的新任管事，快来见过谈先生。」

肖月潭长身而起，与项少龙同行见面之礼。笑道：「沈兄长相非凡，以后我们要多多亲近。」

三个随他来的客卿均感奇怪，肖月潭一向恃才傲物，少有对人这么亲热，何况对方只是歌舞伎团区区一个管事。

就算是创办三绝女石素芳那歌舞团的金老大金成就，地位仍远难和石素芳相媲，在权贵眼中也只是一个较有地位的奴才而已。

董淑贞、云娘、祝秀真等亦心中奇怪，不明白肖月潭为何如此礼待项少龙。

两人则是心知肚明，难掩抑地重逢的狂喜。

肖月潭请项少龙在身旁的席位坐下后，为避人嫌疑，不敢交谈，与凤菲等畅聊起来，话题自离不开音律诗歌的题材。

项少龙对此一窍不通，想插口说上一句都办不到。

只听其中一名叫莘月，生得娇小玲珑，姿色比得上祝秀真的美姬道：「听说谈先生常到民间采风，收集民谣，而《齐风》在《诗经·国风》里乃精采部份，想今赵先生必不会空手而回呢。」

陪肖月潭过船来的一名叫仲孙何忌的英俊儒生正和其他两人神魂颠倒地瞧着凤菲，闻言笑道：「谈先生这数年曾经两度到齐国，早满载而归了！」

项少龙听得有恬于心，知肖月潭因厌倦肮脏的政治游戏，故纵情诗歌文艺，反赢得超然的地位。

董淑贞欣然道：「那就要向谈先生请教了。」

肖月潭一捋垂须，神态潇洒，令项少龙想起在邯郸初会他时的情景。

这么多年了，他怕也有四十岁许。但看来仍是年轻而有活力，难怪云娘这么迷他。

只听他谦让两句后，油然道：「来自民间里巷的采风，不外描写风土民情，表现民间的悲欢离合，但数最感人的。仍是描写战争和男欢女爱的诗歌。所谓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将，苦难中每见真情，诚不爽也。」

云娘微笑道：「民间的情歌最率直大胆，齐人居大海之滨，思想一向奇诡开放。齐歌当更加精采，谈先生可否唱两首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呢。」

肖月潭在众女渴求的日光下，拍几唱道：「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

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这首曲描述的是在静静的夜色里，幽室内一对恋人密会的动人情景。抱怨是那可恨的公鸡因日出鸣叫吵醒了他们的甜梦。女的催男走时，男的却说那只是苍蝇在叫。女子又说东方亮了，男的却指那仍是月亮的光芒。女的没法，惟有说若那是苍蝇的嗡嗡声，我愿陪你再共谐好梦，但若你应该归去而仍不走，会惹其他人说你不是。

此曲旋律素朴自然，内容热烈诚挚，描写生动，充满生活气息。由肖月潭那带点嘶哑又充满磁性的嗓子唱出来，谁不动容。

连项少龙都心迷神醉时，天籁般的动人声音由凤菲的檀口吐出来，接下去唱适：「东方之日兮，彼妹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今。东方之月兮，彼殊者子，在我闼兮。」

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此歌描写的是另一对男女幽会的情景，以男方作第一身自述，说的是当东方的太阳初升时，一位美女溜到我的屋内，轻轻伴随我的脚步。她为何来呢？或者只是偶然来到，见我正沉吟挂蹙，故才伴我同行吧。

项少龙尚是首次亲聆她的歌声，只觉风格奇特。与兰宫媛和石素芳都大不相类，其他以前听过的歌姬更是绝不能与之媲美。

她不但唱得极好，还有种不守成规，离经叛道的意境。就像在彩虹般色泽的流云似水中，浮载着深沉而浓得化不开的深情。歌声变化万千，抑扬

顿挫。呼气吸气与歌声结为一体，无限地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她一字一句的轻柔地把整个情景安置在音乐的空间里，奇异的笃定更使人感慑得不敢不全神静听。

唱罢项少龙跟着肖月潭等轰然叫好。

肖月潭一点没因自己的光采被凤菲完全掩盖而不悦，诚切问道：「此曲从未得闻，不知是否凤小姐新作。」

凤菲淡淡道：「正是凤菲新作，让四位先生见笑了。」

肖月潭等人赞叹不已。

肖月潭方面另一叫游吉的壮汉叹道：「得闻凤小姐天籁之音，顿起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概。」

凤菲谦让道：「游先生过誉了。」

至此项少龙才明白凤菲能得享盛名，倍受各国王侯尊崇，确有道理。

对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美女，谁能不爱惜。

当然，假若她要引退，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她的光芒下，董淑贞等只能算作陪衬明月的小亮星。

肖月潭的声音响起道：「我们四人无不羡慕沈兄，若你这管事之位可让出来，保证我们要争得头破血流呢。」

项少龙从沉思惊醒过来，苦笑道：「谈先生真会说笑，小弟还是首次听到大小姐的歌声哩！」

四人大讶，肖月潭的惊讶当然是装出来的了。

云娘为他们解释了。

仲孙何忌乘机试探项少龙的深浅道：「那沈管事有何评语呢？」

项少龙随口应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

今趟连凤菲都为之动容。

项少龙心中惭愧，赧然道：「小弟对音律是门外汉，但大小姐的歌声确教小弟颠倒迷醉。」

游吉大讶道：「难怪精通相人之通的谈先生也要对沈兄刮目相看？沈兄用稗运语之妙，是游某生平罕遇，甚么「门外汉」、「颠倒迷醉」，都刻划得入木三分，更不要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这可传诵于世的绝句。」

项少龙知道不宜锋芒太露，不敢再说话，更不敢接触包括凤菲在内许多正向自己灼灼而视的目光。

董淑贞道：「谈先生刚才随手拈来的齐曲非常迷人，难怪孔丘当年到齐，耳闻目睹了韶乐的演奏盛况，有「三月不知肉味」。又有「尽善尽美」的赞语。」

肖月潭笑道：「上趟看完董小姐的九韶妙舞，谈某到现在仍不知肉味如何哩！」

众人都笑了起来。董淑贞更是神情欢畅，感到争回不少面子。

项少龙暗忖原来董淑贞擅舞，怪不得能坐上歌舞伎团的第二把交椅位置。

不经不觉已是三更时分，肖月潭等仍是依依不舍。

云娘更是舍不得他走，叹道：「若这艘船大一点就好了，那样在到临淄的几天途中，便可和谈先生畅论古今曲乐。」

游吉热切地道：「只要有一角之地，我们于愿足矣。」

董淑贞道：「怎可委屈四位先生，大可教人让出几间屋来，四位若不嫌弃……」

仲孙何忌等喜出望外，连声答应。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我那间房只得小弟一人，若……」

肖月潭这跑惯码头的老狐狸，那还不会意，大笑道：「就让谈某和沈兄同居一室。好多听点沈兄的绝妙言词。明早再教人送来我们的衣物用品好了。」

回到房里，吹熄油灯，两人坐在地席一角畅叙离情。

夜时，肖月潭听毕他逃亡以来的遭遇后，叹道：「少龙领着千军万马时，固然把东方诸国弄得人仰马翻，人人惊惧；想不到其后单枪匹马，亦处处搞得天翻地覆，现在韩赵魏三国在少龙西返之路上重重布防，如若安然回去，风险实在太大，你更不值得冒这个险。」

项少龙道：「那楚人有甚么反应呢？」

肖月潭道：「完全没有反应。但人心难测，楚境亦非是绝对安全。照我看，少龙怎也该先避避风头，使三晋深信不疑你确已回到中牟，再从容由我掩护你回秦好了。」

顿了顿又道：「我会使心腹回报咸阳图管家，再由他向嫣然等报平安，你就可放心到齐盘桓一段时间。」

项少龙苦笑道：「你可认我出来，别人难道不可以吗？」

肖月潭细看了他一会，道：「你留了须后加上消瘦了不少，样子确变得很厉害。我也因你呆瞪着我，兼之我这两个月来一直担心你的事，才认了你出来。别忘了我精通易容之术，只要做点手脚，修饰一下你现在杂乱无章的胡子，又改变你的发形，加上顶冠，保证就算田单与你面对面都认不出你来。说到底，谁像我般认识你那么深呢？」顿了顿又笑道：「让我传你口吃之技，那就更没有破绽。以你现在的身份，接触的只能是田单下面的人，何须担心。」

项少龙一颗心登时活跃起来。

说真的，他实在有点不舍得离开凤菲，那非是有甚么不轨企图，而是很想看看她的歌舞，并能尽保护她平安离齐之责。

旋又颓然道：「你若改变我的形貌，歌舞伎团的人又会怎么想？」

肖月潭轻松地道：「我可以逐点逐点改变你的样子，那就谁都不会觉察，还以为你因发须的改变而看似有点怪异，放心吧，少龙该知道我肖月潭的本领呢。」

项少龙心怀大放，笑道：「我怎敢不信任你的本领，对你的风流本领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呢。」

肖月潭道：「你是说云娘和淑贞吗？这两个女人都是骚媚入骨，不信你可试试看。」

项少龙失声道：「连董淑贞你都弄上了手吗？」

肖月潭道：「董淑贞和很多人都有一手，此事有何出奇，不过她的陪夜费是她们中最昂贵的，和她温存一趟就够你肉疼了。」

项少龙皱眉道：「那她们和妓女有何分别？」

肖月潭道：「当然有分别，你要先哄得她们欢心，还要千求万讲，方可亲芳泽，以前搭线的是张泉那小人，现在岂非换了你吗？」

项少龙愕然道：「那我岂非变了扯皮条的龟公吗？」

肖月潭不解道：「甚么是扯皮条？甚么叫龟公？」

项少龙苦笑道：「不要谈这些没趣的问题了，今趟究竟有些甚么人会到齐国来贺考？」

肖月潭冷笑道：「吕不韦正是其中之一，你知该不会有甚么好事吧！」

项少龙心中一震，想起了单美美说过齐国未定太子人选的话。

就在这瞬间，他已知道奇异的命运正以最奇异的方式把他卷进这个漩涡里。

秦国不是正和东方五国交战吗？为何吕不韦可大摇大摆地出使来齐。

同时想起久无音讯的善柔。

他会在临淄遇上她吗？

## 第一章 历史之谜

项少龙盘膝坐在席上，让半跪于身后的肖月潭在他头上弄手脚。

这老朋友低笑道：「我虽精通装神扮鬼的易容术，但自己真正用上的机会却不多，反而是在你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是异数。」

顿了顿续道：「我改变了你束发的方式后，再把你的须鬓分多次染得变成少许花白，使你的年纪看上去似大一点。」

项少龙担心道：「那岂非不能用水洗发？」

肖月潭傲然道：「我调出来的染料，哪有这么容易冲洗掉，若能不时加染，更不会有问题。」

又笑道：「还有几天才到达淄水，你最辛苦便是要改掉说话的习惯。以前扮董卓时的故技当然不可重用。就改为带点口吃，包保没有人可听出破绽。」

项少龙苦笑道：「说不担心可是骗人的。最怕就是给见过我的人由身形识破真相。」

肖月潭哈哈笑道：「齐国原属东夷，大多人身形雄伟，高人如少龙者虽不多，却非是没有。少龙只要装得伛偻猥琐一点，走起路来时不要昂首阔步，保证不会出漏子。」

项少龙想起齐人就是山东人，出名强悍高大，也就释然。

肖月潭瞥了窗外天色一眼，低声道：「快天亮了，我们谈了整晚，却是愈说愈有精神，很少这么畅快的。自被吕不韦遣人偷袭后，我……」

见项少龙沉默下来，歉然道：「我不该提起这件事的。唉，想起那事，我就要睡不安寝。」

项少龙断然道：「政储君登位之日，就是吕不韦败亡之时，谁都不能改变这命运。」

肖月潭当然不会明白他话内具有历史宿命的含意，提醒道：「少龙千万莫要轻敌，吕不韦在秦掌权这么久，绝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挣来的权位化作乌有的。」

又低声道：「我令趟来齐，本是要找机会把他刺杀，好为三公主和自己报仇，现在有了少龙，就更有把握了。」

项少龙心中叫苦，因为历史书上写明吕不韦是死于小盘登基之后的秦

国，若要趁吕不韦来临淄的机会行刺他，注定必败无疑。

这想法当然不可说出来，只好道：「这事须得从长计议，而且这样干不够痛快。我要亲眼看到他辛苦达立和得来的一切被我一点一点的毁掉，就等若逐块的削掉他的肉，如此才能消我的心头之恨。」

肖月潭点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哈！完成了。你看来更不象项少龙！待会我弄方铜镜来给你照照看。趁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是睡上一会吧！」

睡了不到半个时辰，项少龙给开门声惊醒过来，偷眼一看，在昏暗的日出前的光线中，见到云娘蹑手蹑足摸了进来，吓得连忙诈睡。

云娘认清了谁是谁后，钻到肖月潭的被窝里，接着响起肖月潭被弄醒的抗议咕哝；旋又被亲嘴的声音代替。

项少龙心中苦笑，若不是肖月潭来了，现在享受云娘亲热的就该是自己。

同时也醒觉到身分地位的重要。

自己以前有身分有地位，加上出众的外表，在情场上自然战无不利，夺得多位美人芳心。

但现在一派落魄模样，又只是个奴仆身分的下人，自然吸引力大减。

听着另一边传来相互调笑的挑逗声音，他却心如止水，不片刻重返梦乡，去与远在咸阳的妻儿相会了。

出奇的是肖月潭把他唤醒。

此时天色大明，项少龙因近来睡得很多，所以昨晚虽少睡两个时辰，都不觉辛苦。但见肖月潭仍是精神翼翼，就大奇道：「我还以为你会爬不起来。」

肖月潭尴尬道：「这女人真饥渴，幸好我是愈多女人就愈有精神那种人。船快要泊码头了，我会安排人持密函到咸阳交给图总管。你放心吧！我和总管有一套秘密的暗语，就算密函落到别人手上，亦看不懂的。」

项少龙由温暖的被窝钻了出来，笑道：「你办事，我怎会不放心呢？」

两人穿衣后分头行事。

不久船泊码头，项少龙首次执行管事之职。幸好凤菲派出爱扮男装的俏婢小屏儿给以帮忙指点，一起到岸上采购所需。

除食用之物外，其他就是丝缎和胭脂水粉等物。忙了大半天，到黄昏才返船去。

小屏儿对他颇为傲慢，项少龙暗忖自己在她眼中只是个较有身分的下人，遂不以为意。

策马回程时，走在前头的小屏儿忽堕后少许，与他并骑而驰，神色平\*偷溃骸\*小姐教我提醒你，虽然升为管事，但却更须检点行为，不要像张泉和沙立般破坏团内的良好风气。」

项少龙愕然道：「小人不明白小姐的话意何所指？」

小屏儿嘟起小嘴冷哼道：「你自己知自己事，昨晚有人见到云娘到你房内去。谈先生是君子，当然与他无关。哼！勾上了人还要抵赖。」

项少龙哑口无言。

他自然不能出卖肖月潭，破坏了他在凤菲眼中的君子形像，只好把这只「死猫」一口吞掉。

小屏儿露出鄙屑神色，不再理他，策马领先去了。

晚饭后，项少龙回到房中，肖月潭坐在席上，凭几专心研磨染料，笑

道：「奔走了半天，才张罗到这些东西。我准备把你脸上的皮肤弄得黑一点，那看起来便粗犷多了。」

项少龙在他旁坐下，笑道：「知否我给你顶了黑锅。」

肖月潭讶道：「甚么事？」

项少龙遂把俏屏儿的话复述出来。

肖月潭沉吟片晌，哑然失笑道：「这高傲的妮子在嫉忌呢！少龙确有魅力，竟能令她着紧。」

项少龙苦笑道：「肖兄莫要说笑了！」

肖月潭欣然道：「少龙智计过人，想不到却会在阴沟里翻船，中了这个小妮子的狡计。」

想想吧！这几天天气这么冷，谁会在人人睡熟时四处走动，亲眼看到云娘摸到我们房里来。

定是给云娘的贴身小婢发觉主子离开房间，遂告诉这爱穿男装的漂亮丫头。她才猜到云娘找你偷情，岂知一试就试出来了，只不过弄错了对象。」

项少龙为之哑口无言。

肖月潭捧腹道：「除了凤菲外，舞伎团有何良好风气可言。你当凤菲不知道我和云娘有一手吗？我是出名风流的人。只是屏儿那丫头心生妒意，才故意借凤菲来压制你吧！」

项少龙恨得牙痒痒道：「我迟早要整治这丫头。」

肖月潭笑道：「最好在被窝内整治她，让她在你胯下称臣。」

项少龙苦笑道：「现在我那还有拈花惹草的闲情。不过是想有机会时作弄她一下来消气吧了，而且我认为她根本看不起我。」

肖月潭道：「若她不着紧，只会来个不闻不问。你也是其中能手，当知女人的心最不可理喻。愈是针对你，愈是对你有意。」

项少龙不想讨论下去，改变话题道：「为何不见你那几位同伴回返船来？」

肖月潭道：「你指仲孙何忌他们吗？我使了点手段，教他们留在我那艘船上，免得他们对我两人过于亲近而起疑心，用的自是小屏儿那招假传旨意的手法。」

两人对视失笑。

肖月潭把磨好的染料藏入刚带来的衣物箱里，拍拍手道：「凤菲今晚排演歌舞，嘱我去给点意见，要一道去看看吗？」

项少龙躺了下来，道：「若我今晚起来时不见你，是否可在云娘房中找到你呢。」

肖月潭摇头苦笑的去。

不一会上层传来舞乐之音，项少龙却是思潮起伏。

想不到重重转折后，终仍是要到齐国去，真不知是祸还是福。

战国七雄的齐、楚、燕、赵、魏、韩、秦中，除了燕韩两国首都未到过外，其余都在他这时空旅程之内。

回程时，很大可能会随肖月潭到韩京去，但却该与燕国无缘。

从燕国悬想起太子丹与其他人，最后龙阳君的「娇容」浮现，不禁睡意大减。

明早船就会继续航程，会否在临淄又遇上这曾是患难与共的「叛友」呢？

在这战争的时代上每个人都为自己效忠的国家或人尽力谋取利益，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某一程度上，他项少龙其实是为历史尽忠。

一切早给命运之手安排好了，而他只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

问题来了！

假设没有他，历史仍会如此吗？

照道理当然是完全两回事。至少小盘便做不上秦始皇。

没有秦始皇，可能便没有大一统的中国。

像秦始皇这种雄材大略的人，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常见。

或说秦国发展到这时刻，谁当上皇帝都可统一中国，他却绝不同意。

事实上他由于此时身历其境，更明白那只是事后孔明的说法。

胜败往往只是一线之隔。

假若秦国没王翦、李斯，嘿！还有自己这个关键人物，要征服六国只是痴人说梦吧！

既是如此，为何历史上却没有写下自己这号人物？

想到这里上立时浑身出了冷汗。

以前想到这问题时，总是一闪即逝。

惟有此刻没有人令他分神，又闲得要命，才能对此作出进一步深思。

他曾向小盘提出过要他把一切有关自己的事彻底抹掉，就是基于一个可怕的想法。

假若不是出于自己主动提议，而是由小盘主动地做，那就大为不妙。

说到底，现在唯一能影响小盘当皇帝的漏洞，就是他那不可告人的身世。

吕不韦精明厉害，又是知道「内情」的人，见到小盘完全不把他当作父亲，难保不会生疑。

当日图先便对自己胆敢让鹿公等对小盘和吕不韦进行滴血认亲而惊骇欲绝，所以小盘身世的保密工夫，非是全无破绽。

想到这里，更是汗流浃背。

现在只有朱姬和他两个人知道收养真正嬴政的那家人所在，如若朱姬把这秘密泄漏给缪毒知道，小盘便会陷身在很大危机中。

以小盘的性格，绝不会让任何人来动摇他的宝座。

他或者不会杀自己。

但朱姬呢？

「咯！咯！」

敲门声响。

项少龙讶然坐起来，道：「谁！」

「啣呀！」

门开。

一位小婢溜了进来，笑脸如花道：「沈管事好！这么快便睡了！」

项少龙认得她是美歌姬祝秀真的随身小婢小宁，昨天还想把自己赶离舱厅，现在却是眉目含情，春意盎然，不解道：「小宁姐有甚么事？」

小宁口角含春地来到他旁坐下，微笑道：「人家是赔罪来呢！噢！沈管事这么早就睡觉吗？」

项少龙见她神态亲昵，生出戒心，正容道：「小宁姐不是要侍候秀真小

姐吗？」

小宁凑近了点，吐气如兰地低声道：「人家正是奉小姐之命来见你，唉！旅途寂寞，小宁都想找个人来聊聊啊！」

项少龙皱眉道：「你小姐找我有甚么事？」

小宁蹙起黛眉道：「不要将人家当作仇人般好吗？嘻！不过你发怒时的样子很有霸气，看得人心都动了，好想任由你惩罚处置。」

项少龙终是男人，不由心中一荡，仔细打量起这个俏婢来。

她年纪绝不该超过十八岁，虽只中人之姿，但眉梢眼角洋溢春情，胸脯胀鼓鼓的，腰细腿长，皮肤滑嫩，要说不对她动心就是骗自己。

正思量该否拖她入怀，但又大感不妥，心中矛盾时，小宁低声道：「不过现在可是小姐想你，小宁只好耐心苦候。」

项少龙吓了一跳，失声道：「你小姐，……」

小宁点头道：「你该知小姐在那间房的了。今晚初更过后，小姐在房里等你，只要推门进去便可以了。嘻！事后莫忘要谢我这穿针引线的人呢。」

话完一溜烟的走了。

项少龙目瞪口呆的坐着。

这祝秀真在众歌舞伎中姿色仅次于凤菲和董淑贞，以前摆出一副憎厌自己的高傲样子，原来却是对自己暗动芳心。

这种飞来艳福，自己是否应该消受？

若给凤菲知道，又怎么评自己这个人。

自离开咸阳后，除了在大梁时和秋琳有过一手后，便过着苦行僧式的独身生活，这刻松懈下来，又给云娘那荡妇挑起了多少绮念，突然有这么送上门来的风流艳姬，自然有点心动。

这刻更是睡意全消。

不用说这风情颇佳的小宁亦是和祝秀真共居一室，今晚若去偷香，很可能会一矢双雕。

忽又涌起羞愧之心。

家中的纪才女等正为自己担心，而他却在这里风流快活，怎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秋琳还可说是迫不得已，但要惹祝秀真却没有任何藉口。

猛地下了决心，躺回卧席去，拉被盖个结实。

肖月潭此时哼着小调回来，神情欣然。

项少龙奇道：「云娘怎肯放你回来？」

肖月潭神色迷醉的手舞足蹈，应道：「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色不可无，但不可滥。告诉你，董淑贞都想和我再续前缘，还暗示我可做她好姊妹祝秀真的入幕之宾，看来她们是有事求我。」

项少龙闻语默然，大感没趣。

原来祝秀真只是这么一个女人。

肖月潭见他神态有异，打量了片晌奇道：「你睡不着吗？」

项少龙叹道：「本要睡的！却给人吵醒！」

肖月潭坐下，讶问其故。

项少龙把事情说出来后，肖月潭沉吟片晌，忽然道：「好险！这定是个陷阱！」

## 第二章 将计就计

项少龙一震道：「何有此言？」

肖月潭微笑道：「若论玩权谋手段，没有多少个可及上你老哥我。早在你告诉我如何坐上这执事之位时，我便知不妥。所以暗下留心，发觉不但张泉对你嫉恨极深，以董淑贞为首的一派歌姬都恨不得去你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祝秀真竟送上门来，不是陷阱才怪。」

项少龙清醒过来，暗骂自己疏忽，点头道：「这或者就叫便宜莫贪吧！幸好我根本不打算去。」

肖月潭一呆道：「项少龙何时变得这么好相与了。所谓安内才可定外，若不趁此机会狠狠挫折对方气焰，这种女子小人合起来想出来的毒计，只会教你防不胜防。更何况你曾答应凤菲助她应付对她有野心的男人，不在这种时刻显点手段，如何建立她对你的信心。」

项少龙尴尬道：「我不太习惯对付女人，总是狠不下心来。而且更不知怎样利用这脂粉陷阱反过来对付她们。」

肖月潭胸有成竹道：「首先且让我分析形势，昨晚我由云娘处早探清楚各人关系，原来董淑贞暗里和张泉有一手。而沙立则是祝秀真的面首。不要以为他们间真是郎情妾意，其实只是一种利益和色欲的结合。现在沙立给你赶走，张泉又因而降职失势。你可说同时得罪了董祝两女，面对的恶劣情况可想而知。」

项少龙拥被苦笑道：「这只是凤菲利用我来重整舞伎团的形势，否则怎会忽然信任起我这么一个陌生人来呢？」

肖月潭同意道：「凤菲是个很有手段的美人儿，比狐狸还要狡猾。你确变成了她一着棋子。不过她仍不想太过开罪董淑贞，否则就会连张泉都早扫了出去。哈！究竟祝秀真摆下的是甚么陷阱呢？量她仍没有杀人的胆量。看来只会诬你偷入她房里图谋不轨，使凤菲不得不逐你出团。」

项少龙喜道：「那倒非常划算，若我可以离团，便可改为由你聘我做御者诸如此类等下役，那时就不用担心会给人识破我了！」

肖月潭失笑道：「到我那里反更危险。我船上的人大多看过你的画像，相处久了，难保不会有人起疑。这亦是我遣走仲孙何忌等人的原因，待我改好你的容貌时，你才可和他们接触。」

项少龙叹道：「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肖月潭摇头笑道：「祝秀真来来去去都不过是贼喊捉贼的招数，少龙有没有兴趣真的去玩这女人，保证滋味极佳，不会令你失望。」

项少龙涌起刺激的冲动，旋又压下这冲动，拒绝道：「我不习惯与没有感情的女人欢好，更不想用这种手段征服她。而且若让凤菲知道我和她有关系，更不知她会怎么看我，所以此计万万不行。」

肖月潭点头道：「我忘了你是正人君子，既是如此，就采取威吓手段，给这荡妇来个下马威好了。」

接着低声说出了计划。

河风呼呼中，项少龙由舱窗钻了出去，利用索钩攀往上层，踏着船身

突出的横木，壁虎般往祝秀真的房间游过去。

幸好船壁结的冰因这两天气候回暖溶掉了，否则纵有钩索之助，亦非常危险。

船上岸上均静悄悄的，在这种天气下，谁都要躲进被窝内去。

每逢经过代表一间房子的舱窗时，他都要俯身而过。

此时这边十多间舱房只有两、三个窗子仍透出昏暗的灯火，祝秀真的闺房当然不在其中。

最接近船头的三间舱房，分别住了凤菲、董淑贞和祝秀真这团内最有地位的三位女性，而云娘则在另一边的舱房。

由于项少龙的房间靠近舱尾，所以要攀爬好一截船身，才可到达祝秀真那扇窗子。

房内和船舱外壁绝对是两个不同世界，那不单是冷暖的分别，而是感觉的两样。

项少龙心中好笑。

自己就像成了武侠小说中描写能飞檐走壁的高手；只不过非是去行侠仗义，而是为自己的命运挣扎求存。

肖月潭对凤菲的评语，使他对这美女生出戒心。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自己实在太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心中早定了她们内在与外表同样美丽。最难测是妇人心，祝秀真就是眼前活生生的例子。

他收回索钩，再次射出，挂到上方舱顶更远处，借力横移，如是者重覆几趟后，来到了祝秀真的舱房外。

房内悄无声息。

正要拔出匕首，挑开窗门钻进去时，前方董淑贞房间处隐隐传来女子的娇呼声。

项少龙一阵心跳，又感好奇，不由移了过去，来到那扇窗外，贴耳细听。

究竟谁会在董淑贞房内呢？

一听之下，立时呆在当场。

原来房中翻云覆雨者都是女人，可能正在最要命的时刻，两女都叫得声嘶力竭，极尽挑逗之能事。

原来董淑贞不但爱男人，也爱女人。

正要离开时，董淑贞沙哑的声音响起道：「秀真你真好。」

项少龙大吃一惊，怎么祝秀真竟会到了董淑贞的房间去，那在祝秀真房中的又是谁？

云娘不是告诉肖月潭：董淑贞和祝秀真分别与张泉和沙立搭上吗？那董淑贞该与祝秀真处于对立的位置。为何两女又做了同性恋人呢？

茫然不解时，祝秀真的声音喘息着道：「这时刻还要逗人家，那家伙该快来了，这样搞法连门响都听不到。」

董淑贞娇笑道：「只要听到幸月的尖叫就行了！」

祝秀真道：「今天我才和幸月调房子，大小姐会否生疑呢？」

董淑贞笑道：「精采处正在这里，就算凤菲怀疑我们在弄鬼，却也知道沈良只是个好色的奴材。当执事没两天已搞三搞四，那能委以重任。而对我们更是无可奈何，没有我们她怎能和兰宫媛她们争一日之短长呢。」

祝秀真默然片晌后，低声道：「真不明白以谈先生那种身分地位的人，对沈良这奴材会这么另眼相看。」

项少龙本想离开，闻言留下续听。

董淑贞叹了一口气道：「这家伙确有点特别，身手又厉害得教人吃惊，若非觉得他难以收买，给他占点便宜都是值得的。」

项少龙仍弄不清楚董淑贞要弄出这么多事来究竟为了甚么？很想她自己说出来。但两人又沉默下去，不片刻再传出祝秀真轻轻的呻吟声。

项少龙没兴趣听下去，返回自己的舱房。

肖月潭听毕后，也觉好笑，沉吟片晌后拍腿道：「我有一将计就计之法，不但可返过来害祝秀真，还可增添你的光采。」

项少龙连忙问计。

肖月潭压低声音道：「你可挥笔写下一信，内容当然是表示你多谢祝秀真垂青于你，可是你却不能接受，请她见谅诸如此类。再放入那换了是幸月的房间内。如此不但可拆穿她们的诡计，还可以表现出你并非易受引诱的人。」

项少龙苦笑道：「此计绝对行不通，舞刀弄棒是我本行，但卖文弄墨却是另一回事了。」

肖月潭呆了一呆，失笑道：「我倒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不过只要你画个押就成，其他由我代劳，但千万不要错手写了项少龙上去。」

项少龙如释重负，陪他笑了起来。

次日清晨，船队继续航程。

两人在房内用过早膳，肖月潭到了船头与众姬凑兴欣赏两岸景色，项少龙则忙个不了，学习处理团内的事务。

小屏儿照例从旁措点。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小屏儿态度友善了点，陪他到底舱清点沿途买来的东西时，忽然后道：「你为何要给人背罪？」

项少龙摸不着头脑道：「背甚么罪？」

小屏儿俏脸微红道：「昨天我听人说原来云娘找的是谈先生，才知误会了你，但为何你不辩白呢？」

项少龙故意气她道：「你不是说谈先生是不欺暗室的正人君子吗？而且小屏姐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幸好清者自清，小屏姐不会再鄙屑我了吧？」

小屏儿大窘，岔开话题道：「为何这两天你像是老了点，须发都有些花白了。」

项少龙暗吃一惊，表面装作若无其事的笑道：「有人一夜白发，我只是白了少许，已算幸连呢！」

小屏儿知他意指因自己误会了他，为此而苦恼得白了发鬓须髭，惊喜交集的横了他一眼，又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儿，指点他做该打理的事。

项少龙暗喜过关，又觉得这样逗逗这俏妞儿，亦是人生乐事。

午膳时，凤菲破例召了他去陪席，幸月也有参与。

项少龙心知肚明是甚么一回事，但当然扮作毫不知情。

凤菲随口问了他接手了张泉工作的情况后，便开门见山道：「沈执事是否知道差点就给人害了呢？」

项少龙故作愕然道：「小人不明白大小姐的话。」

对面的幸月笑道：「我昨天因祝秀真的请求与她对调了房间，所以沈执

事那封情词并茂的信来到了我手上，这样说沈执事明白了吗？」

项少龙装出吃惊的样子，愤然道：「原来她是布局来害我。」

凤菲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道：「幸好你没有令我失望。以往无论我聘用任何人，最终都被她们勾引过去，沈执事是唯一的例外。」

幸月赞道：「想不到沈执事还写得一手好字！」

项少龙坦然道：「那是我央谈先生代笔的。我除了可勉强画押外，其\*亩技\*不得人。」

凤菲点头道：「你肯坦白说出来，更是难能可贵。可是听沈执事出口成文，妙句横生，怎会是不通文墨呢？」

项少龙暗想那能告诉你真相。只好道：「书我倒看过几本，但却疏于练字。」

幸月奇道：「那沈执事必是出身于官宦之家，一般人那有机会碰到书哩？」

项少龙面对前所未有的「身分挑战」，要知这时代印刷术尚未发明，流行的只有人手写的帛书和竹书，罕有珍贵。若非以前有专为权贵效力的儒者流落到民间，设馆授徒，连识字都只属权贵的专利。

所以假若两女问起他看过那本书，只要追问两句，立时可拆穿自己的西洋镜。

惟有胡谗道：「以前我跟随廉大将军时，曾接触过几本书而已！」

凤菲倒没有生疑，含笑道：「祝秀真这回做的只是小事一件，以后就算有人在我面前说你是非，我也不会相信。」

幸月似乎对他颇有好感，道：「我们排演歌舞时，沈执事最好在场，好清楚人手的编排以及和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好吗？」

项少龙连声应是。

凤菲忽然叹了一口气，蹙起了灵秀的黛眉。

项少龙虽见惯美女，仍不得不承认她的一对秀眉非常好看。

就像老天爷妙手偶得的画上去般，形如弯月，绝无半点瑕疵。

幸月也陪着叹了一口气，低声道：「又勾起大小姐的心事呢！今趟临淄之行，怎都不能给三绝女和柔骨娘比下去的。」

项少龙无话可说。

要他和人比剑还可以，但这方面他却完全帮不上忙来。

看凤菲的表情，便知她在歌舞编排上遇上难题。

象凤菲这种搞创作的人，自然希望能有突破。

但那代表了向自己的过去挑战，自然非常困难。

凤菲有点意兴萧条，再没有说话。

反是幸月谈兴甚浓，还特别瞩他今晚记得看她们排演。

告退后，正想返房去找肖月潭合口供，后面有人叫道：「沈良！」

项少龙转过身来，原来正是「穿针引线」害他的骚婢小宁。

她由长廊另一端赶过来，大瞠道：「昨晚为何不见你来，累得小姐白等了一晚。」

项少龙笑道：「昨晚我竟累得睡着了，请小宁姐见谅。」

小宁忍着怒火道：「你这人真是，现在小姐恼了你呢！」

项少龙潇洒地耸耸肩，装了个无奈的表情，看得小宁呆了一呆时，转身朝往下层的木梯走去。

小宁追上来一把扯着他衣袖道：「你怎么这样就溜了，还不想想有甚么方法可将功赎罪？」

项少龙为免她纠缠，索性道：「其实我欢喜的是小宁姐你，不若你来陪我吧！」

小宁显早谙男女之事，白了他一眼道：「想我给小姐赶走吗？唉，见你这人还不错，让我替你想个办法补救吧！」项少龙不耐慎起来，低声道：「男女间的事那能勉强。小宁姐不用为此烦恼。不若你今晚来我处吧，」

小宁见计不得授，急道：「怎行嘛？你房内还有谈先生。」

项少龙伸手往她脸蛋捏了一把，笑道：「谈先生是明白人，怎会介意？」言罢心中好笑的扬长去了。

回到房中，与肖月潭说了后，两人都感好笑。

肖月潭又为他染须染发，正忙个不停时，有人来唤肖月潭去见凤菲，吓得他们手忙脚乱地把东西收好。

项少龙正要睡午觉，出奇地张泉竟来找他，还和颜悦色，与以前判若两人。

坐好后，张泉正容道：「沈兄以前跟过无忌公子，不外求利求财。所以希望能与沈兄作个商量，看看有没有法子谈得拢。」

项少龙早知他此来另有目的，淡淡道：「张兄请说！」

张泉叹了一口气道：「当初我聘沈兄当御者，确是另有居心。但这亦很难怪我。这个职位你以为容易担当吗？到了临淄沈兄就知道味儿。那些公卿大臣根本只把我们这种人视作奴材。一不小心立要惹祸。他们在大小姐处受了气后，就迁怒于我们。但假若沈兄肯合作，我自然会像兄弟班的在旁照顾，说到底我都当了近两年的正执事。」

项少龙心中暗笑，道：「张兄有话请直说。」

张泉眼睛转了几转，才凑近道：「沈兄与我合作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享尽艳福，除了只有几个碰不得外，连二小姐我都可为你穿针引线。」

项少龙故作惊奇道：「张兄莫要逗我了。」

张泉忙誓神劈愿保证没有吹牛皮，然后道：「只要沈兄肯依我之言，我可以先给你五锭金子，事成后再给你十锭。」

项少龙心中一震。

十五锭金子可不是少数目，足够挥霍数年，张泉何来这等财力。

想到这里，已猜到他是被对凤菲有野心又财雄势大的人收买了。

### 第三章 古代歌剧

项少龙见他说话兜兜转转，却仍未入正题，知他是想要自己先表态，始肯把来意说出来，叹了一口气道：「我的确很想赚这笔钱，更不想与张兄成为仇敌，可是大小姐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反过来害她呢？」

这番话说得很婉转。但却摆明车马不会与张泉同流合污。

张泉奸笑道：「沈兄误会了！我怎会害大小姐？虽然因给她降职烦恼了一阵子，但想想终是自己行差踏错在先，没有可抱怨的。」

项少龙大讶道：「那张兄究竟要我干甚么呢？照计若我做得来的，张兄你不亦可办到吗？那用将黄澄澄的金子硬塞进我的私囊里？」

张泉凑近低声道：「你可知小屏曾暗下对人说欢喜上你？」

项少龙皱眉道：「那有甚么关系，不过我才不相信她会这么对人说。」

张泉笑道：「她当然不会直接说出来。但却爱和人谈论你，以她的性格。这已表明她对你很有意思了。」

项少龙大感头痛。

在现今的情况下，他绝不能沾惹感情上的事。而自己对女孩子又特别容切心软。纠缠不清时只是自招烦恼。心中暗自警惕，口上应道：「张兄不用说下去了。若是要利用小屏姐来达到目的。我更不会干。这样好吗？我设法求大小姐把你升回原职，而我则退居副手之位。」

大家和和气气，岂非胜过终日争争斗斗。」

张泉见他神情决绝，露出不悦神色道：「沈兄太天真了，你以为大小姐给你坐上我的位于是因为看得起你吗？她只是拿你作替死鬼吧！其实她暗里已有意中人，临淄之行后就会与他退隐于密，双宿双栖，若我估计不错，她会装作看上了你，好转移其他人的注意。那时你死了都要做只糊涂鬼呢。」

项少龙愕然道：「那人是谁？」

张泉叹道：「若我知那人是谁，就不用来求你，除了小屏儿外。没有人知道风菲的事。」

项少龙对风菲的好感又再打了个折扣。

因张泉这番话合情合理。

风菲乃绝顶聪明的人，怎会认为自己有能力将她安然带离临淄，却偏要这么说。分明是要激起自己男性保护女性的英雄气，而事实上，她暗里已定下了退隐的计划。

而张泉却是被某人收买，要来破坏她的大计，好暗下把她收进私房。就算得不到她的心，也要得到她的人。

像风菲这种绝色尤物，乃人人争夺的对象。虽谁都不敢明刀明枪来强占，但暗里却施尽法宝。

形势确是非常微妙。

而不幸地自己却给卷进了这漩涡里去。

张泉还以为他意动。从怀里掏出钱袋，倾出五锭黄金。伸手搭上他肩头亲切地道：「我背后的人在齐国无论身份地位，均非同小可。沈兄只要为他好好办事。说不定可获一官半职。而且他对大小姐一片痴心。只会令她享尽荣华富贵，说起来我们还是为人小姐做好事呢。」

项少龙怎会信他。

不过换了他自己是张泉，亦会谎称后面的靠山是齐国的权贵，因为那才有威慑之力。

项少龙淡淡道：「让我弄清楚情况。才作决定。这些金子张兄先收起来。唉！」

你怎都该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嘛。」张泉见他神情坚决，点头道：「好吧：但到临消时，你必须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张泉离开后，项少龙仍在发怔。

风菲真的拿自己来作替死鬼吗？

有她那高贵闲雅的美丽外表。实很难使人相信暗里她是那么卑鄙。

起始时他还以为张泉只是董淑贞的走狗，但刚才听他的语气却又不似是如此。

否则没有理由一方千方百计要赶走他，而另一方却收买他。

想得糊涂时。肖月潭回来了。

听项少龙说毕张泉的事后，肖月潭皱眉道：「我倒没想到凤菲的退隐会生出这么大的问题。还好像有人不惜巧取豪夺，也要独得美人归，不过张泉的话亦非没有道理。因为凤菲备受各国王侯公卿尊重，只要她肯开口，保能肯作护花者大不乏人。但偏要这么伸秘兮兮的，可见她该是另有见不得光的意中人，而此人更是身分低微。若给人知道他得到了凤菲，立生横祸。」

项少龙知他比自己更消楚权贵的心态。问道：「那凤菲是否真的那么卑鄙要用我作替死鬼呢？」

肖月潭笑道：「静观其变就甚么都可一清一楚。少龙你也非是好欺的\*怨K \*玩手段，我们便陪他们玩一会好了。」

项少龙哑然失笑。

事前那想得到一个小小的歌舞伎团中，亦会牵涉到这么复杂的斗争？

见到歌舞伎团的排演，项少龙才明白到诗、歌、乐、舞是浑成一体，以往他看歌舞，不是漫不经心。就是注意力只集中到最美丽的台柱身上，少有像这刻般身历其境的全神欣赏。

只是云娘率领那队近三十人的乐师队便够好看。

云娘负责的编钟由大至小共八件，代表原始的八音，挂起来占了舱厅五分之一的空间，而她敲钟的姿势更充满令人眩迷的曼妙姿态和舞蹈的感觉，难怪能如此令凤菲器重。

不由想到凤菲会再私下告诉她舞伎团解散的事，因为看她对肖月潭投怀送抱的情况，可能正是她在替自己找寻好归宿，人的年纪大了，总会变得更实际。换了自己是她，也会挑「有成就」的肖月潭而不会拣「落泊」的自己。

大厅充盈旧由石磬、编钟、陶损、镛、饶、铃、铜鼓等组成的和谐乐整。温柔敦厚，绝不会使人生出嘈杂的感觉。

幸川、祝秀真等十个歌姬随乐起舞。

凤菲和董淑贞则立在一旁，观看众伎舞姿，不时交头接耳的研究。在外表看绝不知两者正勾心斗角。

其他婢子负起为各女换衣递茶。各有各忙，平添不少热闹。

今趟凤菲并没有邀肖月潭来给意见，所以项少龙只好独自作个旁观音。

幸好只是众姬已是可使他饱餐秀色，目不暇给。

尤其幸月许多时不忘向他抛来两记媚眼，使他并不觉得被冷落。

祝秀真却摆出仍在恼他的样子，只狠狠瞪了他一眼后，就没有再看他。

忽地一把冷冰冰的声音在旁响起道：「你在看谁？」

项少龙愕然望去，只见仍是一身男装的小屏儿绷着粉脸瞪着自己，脸色不善，呆了一呆，才懂得答道：「当然是在看排舞呢！」

小屏儿晒道：「我看你只是在瞪着小姐吧。」

项少龙暗忖关你的鸟事。但表面只好忍气吞声道：「小屏姐不觉的舞姿特别好看吗？」

小屏儿跺足道：「你分明对她别有居心，才会看得那么入神。」

项少龙听她口气妒意十足，而自己却仍是与她没有半点感情关系，不

禁心生反感。故意气她道：「见色起心，人之常情。若月小姐在大庭广众前表演，小屏姐岂非要向数百人逐个去骂吗？」

小屏儿俏脸儿刷地胀红，负气走了。项少龙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此女任性善妒，横蛮无理，还是不惹她为妙。

此时凤菲招手唤他过去，问道：「沈管事觉得这首新编的舞乐还可以吗？」

董淑贞的目光落到他脸上，灼灼注视。虽明知此女非是善女。但既知她是可采摘的花朵。又听过她放浪时的呼声，现在于触手可及的距离看她的隆胸细腰，不由泛起非常刺激的感觉。项少龙乾咳声道：「我对音律实不在行，不过仍觉非常悦耳。云娘的编钟更是清脆嘹亮，像统帅般驾御全军。」

董淑贞媚笑道：「沈执事还说不懂音律。只这两句使点出乐队的重心，编钟的金百之声是固定的清音，负起音准和校音的重要任务。无论引序收曲，均少不了它们，而在琴、瑟、管、箫等丝竹之乐演奏主旋律为歌者伴奏时。钟音更有点睛之效，滔染出整个气氛来。」

项少龙见她对白己眉目传情，虽明知她弄虚作假，仍有点受宠若惊，只好唯唯诺诺的作洗耳恭听状。

嗅着两女迷人的幽香，置身于这莺燕满堂的脂粉国。于这艘古代的大船上，漫航于冬夜的长河中，谁能不感动心。

凤菲出奇温柔地道：「诗言其志。舞动其容，歌咏其声，三者浑为体，组成此特为齐王贺寿的仙凤来朝，可惜我的主曲遇上了点困难，只希望能在寿宴前完成，否则就大为逊色了。」

董淑贞的美目掠过奇怪的神色，项少龙虽心中讶异，却无从把握她心中所想。

项少龙目光回到正在歌舞中幸月等诸女身上。随口道：「是否每节舞蹈都会有不同的曲词，表达不同的情节。最后才以主曲带起高潮，合成一个完整小故事呢？」

凤菲和董淑贞不能控制地娇躯剧颤，两对美目异采沥沥，不能相信的杏目圆瞪的看他。

项少龙感到有异，回头看到她们的表情，大感尴尬道：「小人只是随口乱说，两位小姐万勿放在心上。」

两人仍未能作声。

今趟轮到项少龙心中一震。恍然而悟。

对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以歌舞表达某一情节或故事，是所有歌剧的常用手法，没啥半点稀奇。

但在这战国的时代里，从韶乐脱胎出来的乐舞，仍保留在原始祭舞的形式，并不着重「剧情」。那要到宋元时才成熟。

所以这番话对凤菲自然可说是石破天惊之语了。

凤菲动人的酥胸急剧地起伏了几下，才吁出一口气道：「唉！沈良你\*媼歉\*特别的人。」

董淑贞道：「这想法不但特别，还非常新鲜，大小姐可用作考虑。」

凤菲那对能勾人魂魄的美目闪着动人的光采。目光在项少龙脸上留连片刻后，香唇轻吐道：「淑贞你也想想看，我想回房休息一会。」

言罢迳自去了，项少龙不知所措中。董淑贞靠近的酥胸差点碰上他的手臂。才低声道：「从没有人能令凤菲如此动容的，沈良你是第一人。」项少

龙不好意思道：「二小姐不要损我。」

董淑贞笑脸如花。以脚尖轻松地撑高娇体，凑到他耳旁道：「人家也都为你动心呢。」说完还吹了一口气到他耳内去。

项少龙明知她在色诱自己，以遂其某一不可告人的目标，但仍泛起想碰碰她的冲动。忙压下这诱人的想法，苦笑道：「二小姐勿要如此：不太好的。」

董淑贞嫣然一笑，挪开了少许。白他一眼道：「有空可到人家房中来，那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不是可放心交谈吗？」

项少龙心想那岂非是「送羊入虎口」。要堕进你的色欲陷阱。

口上答道：「小人不敢，更恐大小姐会怪责。」

董淑贞甜笑道：「你的拳头那么硬，想不到胆子却这么小，大小姐怎会管我的事呢？唔，你不是对大小姐生出妄想吧？」

项少龙一怔道：「二小姐说笑了，小人只是下人身分，怎敢生出癞蛤蟆吃天鹅肉这种非份之想。」

董淑贞娇躯一颤道：「蛤蟆吃天鹅，这种形容的语句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项少龙这才知此两俚语这时仍未被发明，尴尬道：「只是随口说来吧了。」

董淑贞像首次认识他般用神打量他，好一会才道：「你这人每有惊人之语句。」

但又发人深省，这般人材，埋没了实在可惜，沈良你究竟有没有为自己将来的前途若想过？」

此时乐声攸止，众姬停下来嬉笑，等候董淑贞的指示。

只有幸月立在一旁。带点妒意的在瞧两人亲密地交谈。

小屏儿则不知到哪里去了。

项少龙只好道：「小人能当上执事之职，已心满意足，啊！她们在等候二小姐的指示了呢。」

董淑贞低声道：「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歌伎团很快便要解散。知情者不在为自己找寻后路归宿，像我这种不想沦为贵族姬妾的更是烦恼。沈良你若有志向，便来找人家谈谈吧。」又伸手捏了他的手臂，轻笑道：「你真壮健。」

这才含笑到了众姬处。

项少龙不敢看幸月的反应，匆匆走了。

回房途中，他首次对董淑贞生出了同情之心。

她或者只是忠于艺术的人，不希望这么年青就失去了这时代女性唯一可享有的事业。

在某一程度上，凤菲是相当自私，她只为自己打算。若她如张泉所说，是找自己做替死鬼好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就更不可原谅。

假若有个方法可使董淑贞成为凤菲的接班人，而凤菲则可安然做她的归家娘，那岂非皆大欢喜。这是很难办到，但却非没有可能办到，问题仍在凤菲处。

回到房中，肖月潭配合新的染料，为他动手易容。项少龙告诉了他小屏儿差点看破他改装的事。后者笑道：保证没人可看出破绽，最妙是你瘦了至少十斤，连眼形都改变了，不要吃那么多东西，若养胖了反为不好。

项少龙苦笑道：「我很有节制的了。但现在头痛的是小屏看上我，董淑

贞更对我抛眉弄眼，你说该怎办？」

肖月潭笑道：「项少龙毕竟是项少龙，你既能使纪才女为你倾心，其他莺莺燕燕不为你颠倒才怪。嘿！给你看一样东西。」

项少龙朝他撑开的手掌有去，见到一颗似是某硬果物坚硬的核心，大小如指头，奇道：「这是什么？」

肖月潭道：「这是甚么不打紧，只要你放到舌底下说话，便可把话气声调改变过来，完全不似项少龙。」

项少龙皱眉道：「若让凤菲她们听到。岂不非常古怪？」

肖月潭道：「你还以为自己是以前的身分吗？当凤菲和外人交谈时。你在场的机会是绝无仅有，且纵在场亦没有插口的资格。当遇上熟人时。先把果核往口一塞。便可保证瞒过任何人。」

对肖月潭的周身法宝项少龙早见怪不怪。接过果核依指示放在舌底，在肖月潭指点下「牙牙学语」起来。果然连音质都变了点。

肖月潭听得连连失笑时，敲门声响，忙去开门。

项少龙见肖月潭似给人扯出门外，正大惑不解，肖月潭回到他身旁低声道：「今晚我到云娘房里风流他一晚，你若要解寂寞，可把幸月等其中一人弄来。幸月的功夫如何我不晓得，却可保证董淑贞在榻上是精采绝伦，好自为之吧。」房门关上后，项少龙只有苦笑。

旅途寂寞，有个美女陪寝日是人生乐事。不过他却过不「自己」这一关，呆坐了一会后，他收拾心情，钻入被窝睡觉。现在他最大的乐趣，就\*  
\* 歪矫卫锸七峇拷0 \*快要睡着时，他忽地惊醒过来。耳内向起关门的轻响。项少龙探手到席旁握上血浪的把手。

香风随来，一个火辣辣的动人胴体钻进他被内，八爪鱼般将他缠个结实。

## 第四章 泥足深陷

由于项少龙休息了一会，神经松弛过来，感官特别敏锐，更加上连对方是董淑贞、幸月、祝秀真，甚至较少可能的小屏儿都弄不清楚，那种刺激确是难以抗拒。

费了很大的定力，他才闪脱了她的香唇，凑到她耳旁道：「你是谁？」

那女子娇喘钿铂道：「你有很多女儿家这样来找你吗？」

项少龙仍认不出她蓄意改变了的声音，笑道：「恰恰相反，假若以前有女孩子这么来过，我便会误把你当作是她呢！还何用问你是谁呢？」

女子用力搂着他的腰，把俏脸埋到他胸膛上，以蚊纳般声音道：「但也可能是你有很多女人，所以一时分不办清是谁来相就。」

项少龙已可肯定此女纯非小屏儿或幸月，因为前者正生自己的气，而后者则该知自己「守身如玉」，不受引诱。

顺手在她身上摸了几把，低笑道：「若是如此，我便应在你钻入被内时立即以手认人，不用问你了。」

女子睁唔作声，似是颇为情动。

项少龙按捺不住，一个翻身，半抱半压地把她搂个结实，同时探手到席旁的小几上拿火折。

女子娇吟一声，把他的手扯了回来，瞠道：「你难这不怕人难堪吗？现在那是点灯的时候？来吧！」

只要有点星光，项少龙也可勉强看到她的脸貌轮廓，但在这乌云满天之夜，又在船舱被窝之内，使他睁目如盲。

但偏是这种情况，特别使他容易燃起情欲之火。

尤其想到她是董淑贞、祝秀真又或小宁儿三女之一，无不是妩视媚行的惹火尤物，一颦一笑，都使人欲醉。这种至为刺激的感觉，更使他难抵肉诱。

幸而隔着几重衣物，否则可能已把持不住。

项少龙隐隐觉得假若这样占有对方，只代表了自己与其他好色的男人毫无分别，是某一种形式的投降。

所以对方在怀内的扭动厮磨虽带来强烈的诱惑，而自己亦起了生理上的反应，仍压下狂升的欲火，上身仰起一点，故意骗她道：「我知道你是谁了？」

体下的女人娇躯微颤，道：「我是谁呢？」

凭她震惊的微妙反应，便知她以为自己是不能猜中她是谁的。

这么说她便不该是董淑贞又或祝秀真，因为两女对他早有撩逗，一再暗示会献身相就，不该有这种信心。

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想法涌上心头，骇然道：「大小姐？」

女子顿时静了下来，嘘气如兰地柔声道：「正是凤菲，你不欢喜吗？」

项少龙一阵伤心，欲火消退，暗忖张泉说得不错，她只是找自己作替死鬼，所以才这么纡尊阵贵的来献身给他这个下人。

若非如此，又怎能使得他自认为是她的情郎呢。

一直以来他心目中的凤菲都是高不可攀，这么一来，自然在他心中大为贬值了。

项少龙冷然道：「大小姐为何要这样做？」

女子以带点哀求的语气轻轻道：「不要问这问那好吗？好好的疼人家吧。」

项少龙忽然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道：「原来你并非大小姐，而是小屏姐。」

若非她仍不敢以平常的声音说话，他可能会继续猜错下去。

小屏儿回复了正常的声音语调，娇吟一声，香唇再凑了上来，热烈地吻他。

项少龙以一半的心神驾轻就熟的应付着，另一半的心神却在盘算思量。

照理小屏儿应该与主子凤菲共进退，换句话说她无需要像幸月等有急寻归宿的要求。

但她现在把自尊抛到一旁，来向自己投怀送抱，一是她真的对自己情不自禁，而更有可能是奉凤菲之命而来牺牲色相，好控制和驾驭他项少龙。

这想法非是没有根据。

虽然他仍把握不到凤菲的退隐大计，更弄不清楚为什么定要使自己变成替死鬼，但肯定一点是凤菲一直以谎言来骗他。

凤菲没有理由将她的前途幸福摆到他这陌生人手上去。

「啪！」

火折把油灯点亮了起来。

小屏儿抗议的「嗯」了两声，星眸半闭，不堪灯火的刺激，好一会才睁开美目。

项少龙仰起上身，仔细打量这换回女装，秀发披散枕上的美女，惊觉她的艳色实不逊于董淑贞诸女，只是平时被她的男装和不假辞色的模样瞒过了。

两人目光相触。

小屏儿泛起既羞且喜的表情，灼热的眼神里隐含某种令人难解的迷惘。

项少龙心中暗叹，更坚定了自己的怀疑。

低头吻了她两片朱唇，柔声道：「你是否第一趟和男人亲嘴？」

小屏儿赧然点头。

项少龙咬牙强忍肉体紧贴厮磨所带来的挑逗，冷冷地道：「是大小姐要你这么做吗？」

小屏儿立时杏目圆睁，吃了一惊，好一会才方寸大乱的答道：「你怎会这么想的？」

只从她的反应，项少龙立知自己的猜测虽不中亦不远矣。

若她只是因自己情不自禁来向他投怀送抱，听他这么说，自然大受伤害，不是大怒而去，就是一副含冤受屈的可怜样儿。

像现在般反应，只表示她确心中有鬼，故出言反驳，希望能瞒过他。

项少龙这数年来差不多每天都在斗事中心中度过，这么一个年青女孩自远不是他的对手。

项少龙没有说话，只是冷冷的瞧她。

一滴清泪由眼角泻下，沿着娇白粉嫩的脸蛋，滑到枕上去。

小屏儿别过俏脸，避开他无情的目光，神志崩溃了的默默洒泪抽泣，悲切道：「你不欢喜我？」

项少龙睡到她侧旁，举袖为她拭泪，淡淡道：「其实我该早猜到是小屏姐，换了是其他人，在钻入我的被窝前，是该懂得先脱掉衣服的。」

小屏儿停止了抽泣，无助地道：「你这人真厉害，人家投降了，行吗？」

项少龙心中一软。

自己是否太残忍呢？

竟以这样的手段对付如此娇痴可爱的一个少女，而她只不过是尽忠于主子。

为了缓和她的情绪，项少龙遂道：「你这样很好看啊，为何整天要以男装示人呢？」

小屏儿凄然道：「若我常以色相示人，现在你怀内的就不会是完璧之躯了。」

项少龙感到这句话内所包含的无限辛酸，心中暗叹，道：「那你恶兮兮的样子也是装出来唬人的了。」

小屏儿露出一丝笑意，秀目闪亮道：「开头是装的，但慢慢就习惯了。唉！你有点像另一个人。」

项少龙生出轻微妒意，道：「那是你的情郎吗？」

小屏儿有点不满地道：「你想到哪里去了！那人我只见过一面，不过也像你般最懂咄咄迫人，眼睛像是可看进人心内去那样。小姐对那人印象也很

深呢！」

这回轮到项少龙吓了一跳，知她说的正是自己，那敢再问下去。

小屏儿赧然道：「刚才你抱得人家很舒服，原来男女间的滋味是这样的，难怪云娘要找谈先生到她房内去了。」

项少龙失笑道：「小屏姐今年贵庚？」

小屏儿含羞道：「足十七呢！十五岁时就鬻身给大小姐了。」

项少龙硬着心肠紧迫道：「大小姐为何要你这么做？」

小屏儿凄然道：「不要迫人家好吗？小屏儿现在矛盾死了。唉！我该怎么样才好呢？」

项少龙半扶半抱的让她坐起来，贴着她耳珠柔声道：「可能怎么样呢？」

老实的回去告诉大小姐，她的机谋已给我识破，这个他奶奶的甚么正执事我不想干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他像放下了心头大石。那确是他难以胜任的工作，而且风险太大了。

小屏儿骇然道：「那怎么行？」

项少龙温柔的爱抚她动人的玉背粉颈，微笑道：「你把这番话回去向小姐直说就可以，其他都不用你来烦心。」

小屏儿显是非常沉醉于他的抚摸，梦呓般颤声道：「你怎能知道是小姐差使我来的呢？」

项少龙坦然道：「因为那根本不像你一向的作风。」

小屏儿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不依道：「但人家的确有点喜欢你嘛。」

项少龙失笑道：「你也说只是有点欢喜了！来，乖乖的回去，我不想在你奉命的情况下得到你。」

小屏儿「嚶哼」一声，投入他怀里，心颤神迷的道：「小姐说得不错，你是个很特别的人，与其他男人都不同。」

项少龙满怀软玉温香，不禁又激起欲焰，吃了一惊，暗知绝不可神迷失守，否则就不能辞去执事之职，半强迫地把她抱了起来，送到门口。

小屏儿忽然大胆地伸展双臂，搂着他脖子，献上热吻。

缠绵一番后，小屏儿才带着幽怨得可把他的心绞碎的眼神，依依不舍的离开。

项少龙下了门闩，强迫自己甚么都不想，倒头大睡。

天明时，肖月潭神态舒畅的回来，听到他昨晚的艳遇，大讶小屏儿的行为，点头道：「你想给凤菲辞退不失为明智之举，这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何这样做。咦！」

项少龙见他一脸惊容，吓了一跳道：「甚么事？」

肖月潭变色道：「你说云娘昨夜来找我，是否也是出于凤菲的指示，否则小屏儿怎知我到了云娘处。」

项少龙舒了一口气道：「不要吓小弟了好吗？现在我是惊弓之鸟，就算是那样！也不值大惊小怪。」

肖月潭哑然失笑道：「因为倘若如此，云娘的话就不很可靠，我从她处得到的便可能是假消息。」

项少龙凭窗外望，道：「管得他是真是假，总之我是不干的了。」

「咯咯！」

肖月潭道：「谯？」

小屏儿的声音在门外应道：「谈先生早安，大小姐召见沈执事。」

项少龙与肖月潭交换了个眼色，才推门出去。

小屏儿避开他的目光，领路朝长廊一端走去。

她不但回复了男装，且紧蹙俏脸，似乎昨晚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项少龙很想逗她两句，但知这只是自寻烦恼，遂压下这股冲动。

项少龙尚是首次踏足凤菲在船上的闺房，那比项少龙的房子大了一倍，分前后两进，被一道垂帘隔着，外面是个小厅的摆设。

凤菲当然不会在秀榻上等他，这时她侧卧在一张铺着兽皮的卧几，上身斜倚软垫，头发有点刚醒来的凌乱，玉脸朱唇，透出一股诱人的娇慵美态，看得项少龙怔了半晌，才懂施礼。

暗忖难怪美女真可倾国倾城了。

像她这种绝色，这时代以女人为私产的权贵谁不想据为己有，不你争我夺才是怪事。

小屏儿关门退出房外。

凤菲容色平静，指指身旁一张小席道：「请坐！」

项少龙见她毫无愠色，摸不善头脑的坐下来，鼻内立时充盈由她身体传来的雅淡幽香。

凤菲微微一笑道：「小屏儿绝非你的对手，否则怎会被你几句诈语就露出破绽来？」

项少龙想不到她如此坦白直接，立感不易招架，乾咳两声道：「我可否说句真心话呢？」

凤菲淡淡道：「若是要辞职不干，就最好不要说！」

项少龙有点手足无措，但又大惑不解道：「小姐留我还有甚么意思？」

凤菲眸子一转，道：「昨天张泉找你说话，是否想收买你？」

项少龙苦笑道：「不用我锐，你也该知他是想怎样了。我真不明白为何要把他留下，将他和沙立一起逐走，不是更乾淨利索吗？」

凤菲嫣然一笑，凤目生辉的柔声道：「让我们一宗一宗的来说，现在我只有两个愿望，你想听吗？」

项少龙收摄心神，沉声道：「若是小姐的秘密，最好不要说出来。」

凤菲不以为忤，笑意盈盈道：「你不但是个特别的人，还是个非常古怪的人。我所认识的入中，即管是所谓淡薄名利的君子，他所以能自鸣清高，皆有本身的条件，例如不愁衣食，生活丰足等，可是你这人连御者的微薄酬劳都不肯放过，但偏又摆出毫不在乎，不怕饿死的样子。沈良你来告诉我，是甚么一回事好吗？」

项少龙暗暗心惊，知道自己因心切离开，露出破绽，引起了这狡猾美女的疑心，忙补救道：「唉！这正是我的性格使然。既不肯低声下气求人，更不愿被人像呆子般奉着鼻子走。

哈！大不了便饿死街头，我才不在乎呢。」

凤菲细看了他好半晌，似乎要从他的神色观察他说话的真假，片刻后才道：「只看你现在的坐姿神态，便知你不是惯于屈居人下的人，不如你坦白告诉我，你究竟是甚么人好了？」

项少龙心中狂跳，知她可能有点疑心自己就是「项少龙」，但又未敢肯定，最主要原因是张泉确是通过魏人的官办马厰聘他回来的，这可是铁般的「事实」。

他知道此刻绝不可露出丝毫犹豫之态，皱眉道：「小人不是早告诉了太小姐吗？坦白说吧！我之所以生出去意，是怕小命不保。以前我还以为太小姐会在背后撑我的腰。到昨晚才知太小姐是同一个模样般像其他人对我暗使手段，小人能不心寒？」

凤菲不悦道：「谁对你使手段，人家只因你达成了凤菲第一个愿望，可编出压倒两个大对头的歌舞，才使小屏儿去陪你一晚，好解你寂寞，同时更怕你受不住董淑贞引诱，对我倒戈相向。但你却不识好人心。」

项少龙怕愈说愈露出自己是项少龙的破绽，不敢辩驳，苦笑道：「那我是误会了！」

凤菲柔声道：「当然是误会。但我绝不会强迫小屏儿去做不甘愿的事，我也希望能替她寻个好归宿。」

项少龙记起自己的下人身份，还有甚么好说的。

凤菲淡淡道：「只要你助我安离临淄，我不但可予你一世无忧的丰厚报酬，还可把小屏儿许你。」

项少龙不解道：「你以后不用她侍候吗？」

凤菲美目掠过凄迷之色，道：「谁会想一世都当婢仆奴材呢？唉！你好像对小屏儿看不上眼，真不明白你的心态。」

项少龙道：「像小屏姐这么标致的女孩子，没有男人会不动心。不过\*易非蟾\*是男儿的功业，暂不宜有家室的牵累，望太小姐体谅。」

凤菲白了他一眼道：「又是个不知战争可怕的人，这样吧！事成后我就给你一封荐书，你要在哪里得到个晋身的机会都没有问题。至于将来能否立得功业，就要看你的本性和造化了。」

项少龙还有甚么好说的，只好装出千恩万谢的样子走了。

离去时灵机一触，想起当年肖月潭的诈死脱身，心想说不定肖月潭可调配出像「殉情记」里茱丽叶所吞服能令人假死之药，那就可以脱身。

想到这里，登时燃起希望，脚步也轻松起来。

## 第五章 欲离难去

走不了两步，前方一扇门「伊丫」声中掩开，祝秀真以舞蹈的曼妙姿态，莲步轻摇的走出来，拦住了项少龙的去路，眼神既幽怨，似乞怜的道：「沈执事有空吗？」

项少龙当然不会蠢得相信这些歌姬的任何表情，盖因她们都是演戏的第一流专家。

不过纵使董淑贞和祝秀真曾布局害他，现在比较弄清楚是甚么一回事后，他对她们不但没有怨恨，还探感怜惜。

说到底，她们都是在这男权当道的社会追求自己理想而挣扎求存的女子，虽然手段太过份，但亦只是迫不得已。

只恨自己身为东方各国的头号公敌，自顾不暇，纵想帮她们亦是有心无力。

这刻他想到的只是如何脱身，不用卷入这牵涉到多方面的漩涡里。

他尚未来得及回答，祝秀真已扯着他衣袖，硬把他拉进房内去。

忽然间，项少龙清楚感到自己成了舞伎团内分别以凤菲和董淑贞为首的两大派系间斗争的关键。

无论凤菲想脱身退隐，又或董淑贞要继承凤菲的位置，均须通过他这掌管一切的「下人」去部署安排。

而他更是对外接触的桥梁。

他现时的角色有点像二十一世纪超级巨星的经理人，又或剧团的经理。

若没有他的合作，凤菲和董淑贞便无牙无爪甚么花样都变不出来。以前张泉和沙立得以亲董淑贞和祝秀真的香泽，原因正在于此。

岂知给凤菲利用张泉和沙立间的斗争，连消带打地一下粉碎了董淑贞和祝秀真的优势，把这最重要的职位交到他项少龙的身上去。

这时他已有点明白为何凤菲肯把张泉留下来，其实此乃非常厉害的一着棋。

因为张泉与董淑贞既有暧昧关系，这使董淑贞很难当着张泉的眼前明目张胆的来勾引项少龙，唯一方法只有联合张泉来迫走他、那自然会迫得项少龙更靠拢凤菲。

假设董淑贞真的撇掉张泉，后者走投无路下，说不定反会向凤菲投降，出卖董淑贞的计划和秘密。

至于祝秀真本是倚仗沙立，沙立一去，遂变得孤立无援，只好投向董淑贞，任她摆布。

可是只要她再有凭恃，可能又会与董淑贞争夺继承者的位置。

不过可能连凤菲、董淑贞和祝秀真都不知这的是张泉早被人收买，正密谋不轨。

目下的形势是凤菲笼络不了他，董淑贞想陷害他又告失败，张泉当然更不能打动他，一时成胶着之局。

最可笑是他一心只想脱身。

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电光般掠过他脑际时，祝秀真关上房门，转身把他搂个结实，俏脸埋入他胸膛里，情深款款的道：「你怎可对秀真如此无情？」

项少龙清楚感到她动人肉体高度的诱惑力，心中泛起怜意。虽明知她是虚情假意，亦生出同情之心。

他没有反拥她，亦没有把她推开，只是昂然站着，淡淡道：「秀真小姐不须如此，有甚么吩咐，尽管说好了。」

祝秀真仰起俏脸，竟已梨花带雨，凄然道：「我很害怕！」

项少龙想不到她有此一招，心中一软道：「秀真小姐！」

祝秀真把俏脸埋在他比一般人宽阔得多的胸膛上，悲切地哭了起来，把他襟头全染湿了。

项少笼慌了于脚的连哄带劝，扶到她在席上坐下，任她搂紧脖子坐入怀中，又为她拭掉热泪，她才止泣收声，只间中香肩抽搐一下。

他几可肯定她是戏假情真。

这情当然不是爱他之情，而是对己身命运茫然的惊恐之情。

祝秀真凄然道：「你该知大小姐已准备解散舞伎团，且准备把我们送入套交情，好使自己可以安然脱身。」

项少龙愕然道：「竟有此事？」

祝秀真道：「此事绝对不假，以前团内有好几位姊妹，离团嫁入豪门后，遭遇都很凄惨，有人活生生给大娘打死，有人因主子丢官抄家成为官伎。倘若只是遭受冷落已是很幸运的。秀真情愿死去好了。这样的活罪太难受。」

项少龙皱眉道：「你们都是大小姐买回来的吗？」

祝秀真凄然点头，悲切道：「不要看她表面待我们这么好，只因我们还有利用价值，可助她博得天下第一名妓的美名。事实上她只会为自己打算，而我们则是她的工具。」

项少龙知她六神无主，才会如此倾欣心内的恐惧。心中暗叹这时代女\*缘谋\*地位，但亦感有心无力，道：「你这么坦白，不怕我向大小姐出卖你吗？」

祝秀真苦笑道：「甚么男人我没见过，你是那种天生正义的人，开始时人家看错了你，但现在再不会犯这错误，所以只好厚颜求你。」又叹道：「我们这些小女子对团外的事一无所知，离团后寸步难行，只能任人摆布。」

项少龙道：「可是你终要嫁人啊！」

祝秀真在他怀里仰起犹带泪渍的俏脸，轻轻道：「最好当然是不用嫁人，我们人人都有积蓄，足可一世衣食无忧，但却须人为我们做得妥善安排，现在沙立给大小姐赶走了，只好求你。」旋即垂头赧然道：「就算要嫁人，都不希望被对方知道自己当过歌舞姬，秀真宁作穷家子的正室，死不作豪门的鳝妾贱婢。」

项少龙心中恍然，这正是关键所在。

歌伎团内有野心者如董淑贞，目的是要取凤菲而代之，没野心的如祝秀真，则希望能凭这些年来的床头金，过点自己选择的理想生活。

无论何种目的，都是想独立自主，把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首次认真考虑纵使可轻易脱身，是否能狠心离开，置她们不顾？最佳选择是安排她们到秦国安身立命，一来那处不会直接受刻战争的蹂躏，更重要是他只要说一句话便没人敢欺负她们。

这群姿色出众的姜女，若愿意的话，他还可为她们安排好归宿。

问题是他眼前自身难保，团内又明争暗斗，加上张泉这内鬼，在这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是否仍有相助之力？他决意先试探祝秀真的真诚，轻轻道：「沙立是因我而被逐走，你有没有想过为他向我报复呢？」

祝秀真娇躯微颤道：「原来给你看穿了，难怪不肯来哩！秀真就此赔罪，任凭处罚。」

项少龙当然不会「处罚」她。还下了决心不可与团中任何女子发生肉体关系，以免惹上情孽。

就在这一刻，他下了决心要尽力助这歌舞伎团的可怜女子，都能达到心头的愿望，就当是为这时代的男人补赎少许罪过好了。

他好言婉拒了祝秀真的献身后，回房把事情向肖月潭说出来。

肖月潭点头道：「虽要冒点风险，但大丈夫立身处世，自该有不畏艰难的胆色胸怀。事实上我对她们都很同情，但自问又力不足以保护她们。假若能安排她们安全地到咸阳去，不但你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她们亦可获得安全之所，确是两全其美的事。」

项少龙皱眉苦思道：「但凤菲显然有她的打算，也不会告诉我们。」

肖月潭笑道：「她这么倚仗你，自然在她的计画里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那只看她吩咐你做甚么事，就可寻出蛛丝马迹。现在首要之务，是要

与团中所有人混熟，像你指挥军队般如臂使指，要做起事来便容易应付多了。」

项少龙叹道：「现在沙立的人都投向张泉，大部份人视我如仇敌，表面尊敬，暗里恨不得我塌台。这就是眼前最大的烦恼，没有一段时间，如能赢得地们的信任。」

肖月潭哂道：「张泉这种小脚色，拿甚么来和我们斗。只要我一句话，可教他永远消失。不过最好先找出他为谁办事，知己知彼，才能取胜。」

项少龙道：「除非用刑，否则他怎肯招供？」

肖月潭失笑道：「若说阴谋手段，还是老哥我比你在行。用刑乃下下之策，况且他胡乱拿个人出来搪塞，我们亦难辨真伪。哈，我却有个更精采的方法，不但可去掉张泉，还可收买人心。」接着附耳对项少龙说了一番话。

项少龙听毕叹道：「幸好打一开始你便是我的好朋友，否则我可能已输掉给吕不韦了。」

午后大雪从天而降。

船队此时离临淄只有十个时辰的水程，明早便可抵达这齐国文化荟萃的大都会了。

项少龙改变了主意，设法去掌握舞伎团的运作，连过往的账簿都不放过，始知原来歌舞伎佐团不但收入丰厚，只是各国权贵的礼物便装满了四十多个箱子。

谁能娶得凤菲，等若平添了一笔几达天文数字的财富，名副其实的财色兼收。

张泉虽说凤菲有秘密情郎，可是他却不太相信。可能是张泉想当然吧了！晚饭后趁凤菲排舞的时刻，项少龙主动去找张泉说话。

张泉见他来，喜出望外道：「我正要去找你呢。」

坐好后，项少龙接过他递来的茶盆，低声道：「今早大小姐找了我去，许以百锭黄金的报酬，又说可推荐我到齐国做事。坦白说吧，人不外求名求利，加上大小姐又对小弟有提拔之恩，换了张兄是我，肯拒绝吗？」

张泉脸色微变，好一会才道：「我背后的人亦是出得起资财的人，其身家更非凤菲能比，不过我要向他先作请示，才可以肯定报酬的数目有多少，但保证不会少于一百五十锭黄金。」

项少龙听他这么说，那么此人若非齐人，就必是来临淄贺寿的某国使臣，否则张泉怎能向他报告此事。

他当然不满足于这个情报，摇头道：「张兄不用多此一举！钱财虽重要，但功名更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大小姐交游广阔，谁都要卖点面子给她。」

张泉打断他道：「沈兄是明白人，当知现时若论强人，莫过于秦，我这主子正是秦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沈兄若要谋得一官半职，只有随我去投靠他。否则恐怕位子未坐稳已成亡国之奴。」

项少龙心儿剧跳，几可肯定此人是吕不韦。

以吕不韦的好色和占有欲，凤菲又曾到过咸阳，这家伙不见色起心才怪。

凭他的财势，要收买张泉这种小人物还不是手到拿来。

而吕不韦刚好要到临淄去，各方面情况吻合下，故可断定此人必是吕不韦无疑。

巧取豪夺，不择手段，正是他的本色。

不过他有田单照顾，应付起来确不容易。

装作大讶道：「此人究是何方神圣？」

张泉叹了一口气道：「若可以说出来，我早说出来了。但若我张泉有半字虚言，教我不得好死，如此沈兄可放心了吧！」

项少龙道：「狡兔死，走狗烹。若他得到大小姐后反口食言，我和张兄岂非不但一无所有，还要赔上小命两条。」

张泉叹道：「你的形容真是非常生动传神，不过却大可放心。此人出名满门食客，比你的旧主无忌公子还爱招罗各方名士豪杰，怎会没有容人之量，沈兄大可放心。」

项少龙道：「这事张兄只能以空言保证，这样吧！先教他下一半订金，收妥后，我才倾心和张兄合作。」

张泉如释重负道：「这该不会有问题。不过莫说我没有誓告在先，若沈兄收了金子却没有为他办事，保证不能生离临淄。」

项少龙笑道：「大丈夫一诺千金，幸好我仍未答应大小姐，只是在敷衍着。」

张泉欣然道：「这就最好。现在沈兄不妨仍与大小姐虚与蛇委，弄清楚谁会帮她，又或谁是她的姘头，那我见到那人时，亦好有点交待，向他索财都容易一些。」

项少龙笑道：「收到钱，我自然把得来的消息奉上，张兄是明白人，当知交易的规矩是一手收钱，一手交货。」

张泉拿他没法，只好答应。

项少龙心中好笑，想不到来到齐国后，还要暗里和吕不韦斗上一场。

此事保证可令肖月潭非常兴奋。

他们都是深悉吕不韦性格和手段的人，已有了孙子兵法所说「知己知彼」的有利条件。

反是吕不韦对他们这敌手却一无所知，故虽有田单帮手，仍未必定可占在上风。

更精采是田单本身亦陷于本国的斗争中，加上凤菲乃人人争夺的目标，若他和肖月潭能好好利用这种形势，说不定可大玩一场，胜他漂亮的一仗。

想到这里，那还有兴趣和张泉纠缠下去，遂告辞离开。

踏出房门，走不了两步，便给人在背后唤他，原来是绷着冷脸的俏屏儿。

项少龙停下步来，小屏儿来到他身前，冷冷道：「你是否由张泉处出来？」

项少龙只好点头。

小屏儿不悦道：「你究竟在弄甚么鬼，是否想出卖大小姐？」

项少龙看她神情，便知凤菲已把今早自己所作的表态告诉了她，使她大受伤害。不过长痛不如短痛，只好任她如此好了。低声下气道：「我怎会是这种人？此处不宜说话，小屏姐是否有事找我呢？」

小屏儿双目一红，跺足道：「谁要找你这狠心的人？是小姐找你。」

项少龙心中一软，柔声道：「听我解说好吗？我……」

小屏儿掩耳道：「我不要听。」话尚未完，情泪夺眶而出，哭着去了。

项少龙只好摇头苦笑。

就算狠心亦要来一次。

他实在不想再有感情上的牵缠负担。  
凤菲不是在排舞吗？为何要见他呢？

## 第六章 周旋到底

凤菲这出「仙凤来朝」作出了很大的改动，表现出清楚动人的故事性，歌舞连场中更是变化万千，不过凤菲只作好了众姬和唱的序曲，内容说的是诸仙在天界上，凡间正有盛事的情景。

凤菲在歌乐舞上的天份是无容置疑的，只是欠缺了题材，现在给项少龙略一提点，灵感立时像冲破了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项少龙和其他婢女鼓掌叫好时，凤菲双目发亮的来到他旁，兴奋地道：「沈良，现在是否好多了？」

项少龙衷诚地道：「大小姐的乐舞就像古代一个神秘的咒语，像织绵帛般把主旋律反覆织入乐舞的每一个片段里，铺陈出一种绮腻缠绵的气氛，倘再加上大小姐的歌声，必能令顽石也要点头。」

凤菲秀目掠过难以形容的彩芒，破天荒首次牵着他的袖角，扯他到了远离其他人的一隅，先打手势吩咐董淑贞她们继续排演，带着前所未有的感情道：「凤菲从没听过比你的赞美更动听的说话。唉，顽石真会因动心而点头吗？那真是歌者最大的荣耀。沈良啊！我该怎么对待你这个人呢？」

项少龙暗骂自己「不检点」，刻下又重蹈当年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一语挑起纪才女的情丝般敲动了凤菲的芳心。不过亦证明了张泉的猜测大概不假。

凤菲实是暗中有个情郎，否则何用唉声叹气，心中矛盾。他当然不能横刀夺爱。更不想惹上这个连他都无法不承认能使他颇为动心的美女，谦虚道：「这只是给大小姐的乐舞引发出来，有感而言吧。」

凤菲狠狠看着他的眼睛，香肩轻触了他的臂膀，像小女孩般雀跃道：「我的主曲已大致拟好，只还差一点修饰。老天待我真不薄，竟在我退隐前遇上你这个知音人。」

项少龙乘机道：「大小姐若能完全的信任我，甚么都不隐瞒，我沈良可用性命担保，能教大小姐达成愿望。」

凤菲一震道：「你以为我有很多事瞒着你吗？」

项少龙深知若不显点手段，绝不能使到她听教听话，眼中射出森严的寒芒，直瞧进她秀气得已达至令人惊心动魄的美目里，冷然道：「大小姐可知张泉背后的主子是谁？」

凤菲不敌他的目光，垂下眼帘道：「不是淑贞吗？」

项少龙冷笑道：「二小姐只不过是个受害的可怜女子，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

凤菲鄂然不悦道：「你在说甚么？」

目光与项少龙一交触，又垂了下去，以带点哀求的语气道：「不要这样瞪着人家好吗？」

项少龙大感满意，知道她再难把自己当作一只任意摆布的棋子，步步

进逼道：「张泉已成了吕不韦的走狗。」

凤菲变色道：「甚么？」

项少龙重覆了一次，道：「大小姐正身陷险境，吕不韦一向与齐人关系密切，而因秦国势大，谁部不敢真的开罪他，他若想得到大小姐，绝非是没有可能的事。」

凤菲显已因闻吕不韦的恶名而失了方寸，仰手抓住项少龙臂膀道，「那怎么办呢？不若我立即把张泉赶走。」

给她的小手拉着，项少龙差点连心都融化了，忙压下绮念，正容道：「大小姐必须作出选择，一是全心全意信任我，一是再不用我。假若仍是举棋不定，则后果难料。假如吕不韦派人来把大小姐强行掳走，又对外宣称大小姐荣休后嫁入他吕家。恐怕没有多少人敢公然干预和反对。大小姐该知只有一晚光景，此后便有许多不同了。」

凤菲六神无主道：「你有甚么办法应付他呢？」

项少龙微笑道：「当然还是利用张泉，只要让他告诉吕不韦大小姐的情郎是一个在目下的形势中连他都惹不起的人，那他只能待你偷偷离开时才出手，我们就有缓冲的时间了。」

凤菲呼出一口凉气，凝神打量了他半晌，才幽幽道：「你这人真厉害，竟一点都不怕吕不韦。又像对他的为人非常熟悉的样子。唉，现在人家不倚靠你，还有谁可倚赖呢？」

项少龙知她回复了冷静，淡淡道：「大小姐是倚赖我而非信任我，既不能得到大小姐的推心置腹，那我沈良只好于明天抵临淄时离开，免致死得不明不白。」

凤菲怔怔瞧了他好一会后，叹气道：「愈与你相处，便愈发觉你这人不简单，好吧，到我房中再说吧。」

项少龙心中暗喜，在连番软硬兼施下，这美女终于肯作出让步。

凤菲坐在他旁；神情温婉，柔声道：「你想我告诉你甚么呢？」

项少龙道：「大小姐敢到临淄去，必有照顾的人，请问此人是谁呢？」

凤菲道：「确有这么一个人，但能否到适当时刻，我才告诉你呢？」

项少龙不想迫人太甚，点头道：「这也无妨。但舞伎团解散后，大小姐准备怎样安置其他舞姬，而大小姐又何去何从？」

凤菲犹豫片刻，轻叹道：「我已安排好她们的去处，沈执事不要理这方面的事好吗？」

项少龙不悦道：「怎能不理。眼前所以会弄到这种不安局面，正因她们都在担心将来的命运。我沈良虽是山穷水尽，但仍有几分骨气剩下来，绝不肯助大小姐出卖她们的幸福。」

凤菲秀目掠过怒色，旋又软化下来。凑然道：「大家都是迫不得已，有很多事更不得不妥协。但若非淑贞这丫头把我要退隐的事泄了出去，也不会出现这么令人进退两难的情况。」

项少龙道：「你或者错怪二小姐了。照我看是张泉透露给吕不韦知道，再由吕不韦传播开来，那他就可公然来掠夺你这美人儿回家了。」

凤菲露出深思的表情，不一会神情坚决地道：「但我已答应了别人有关淑贞她们归宿的问题，此事再难改变。而这个更是我开罪不起的人。」

项少龙不以为意道：「这世上有甚么事是不能改变的。不过此事暂且搁在一旁，大小姐尚有一个问题未曾答我。」

凤菲微嗔道：「这个问题定要回答吗？只要你能把我神不知鬼不觉地送离临淄，自有人会把我接走。你便可回复自由。又得到一笔够你终生受用不尽的酬金。」

项少龙拂袖而起道：「说到底，你仍不是肯信任我，现在只因知道田单牵涉在内，而你那所谓肯帮你的人，恰正是田单。故此害怕起来，才对我稍假辞色！算了！由现在开始，休想我再为你卖命。」

凤菲大吃一惊，情急下一把抱着他，凄然道：「真的甚么都瞒不过你，天啊，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再坐下来细谈好吗？」

项少龙冷笑道：「这只是简单的推理，若临淄那人真能助你，要我沈良来有何作用。」

凤菲把俏脸贴着他宽壮的胸脯，有点意乱情迷地道：「但若非你清楚吕不韦和田单的关系，怎作得出这样的猜测。唉，今趟如非吕不韦亲口保证田单会照顾我，人家亦不会到临淄来。怎想得到吕不韦竟是包藏祸心？」

项少龙笑道：「莫忘了我曾追随过廉大将军和无忌公子，怎会不清楚吕不韦与田单的关系。这两人均是好色之徒。而你们这歌伎团内人人都是罕见的绝色，谁能不起觊觎之心？甚至那另一个肯接你走的人，除非真是你的情郎，否则说不定亦在骗你。」

凤菲显已六神无主，死命抱紧他，凑然道：「那我怎么办才好？」

自知张泉后面的主使者是吕不韦后，她平时的信心和冷静早不翼而飞。项少龙把她扶了起来，淡淡道：「先告诉我，除了吕不韦外，还有谁想得到你这美人儿？」

凤菲不好意思地在他面前站直了娇躯，情绪复杂的白了他鹰眼，苦笑道：「当然是些有来头的人，我们到了齐国，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仲孙龙，他虽无官位，但在齐国势力却不亚于田单，手下能人异士无数，支持二王子田健，与拥戴大王子田生的田单是死对头。我在大梁时，他曾特别远道来找我，给我严词拒绝后幸幸然离去，声言若得不到我，其他人亦休想得到我。」

项少龙皱眉道：「是否那个专放高利贷的仲孙龙。」

凤菲对他的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已不以为怪，点头道：「正是此人，据传他现在的身家比以前的乌氏杰还要丰厚。各国都有他的耳目爪牙和欠他钱财的人，所以我才那么惊惶不安。」

项少龙道：「那个敢不怕得罪仲孙龙的人又是谁？」

凤菲低声道：「这人名叫韩闯，你该听过他吧！」

项少龙失声道：「韩闯？」

凤菲大讶道：「你认识他吗？」

项少龙掩饰道：「我只听过他名字，只是想不到是他，此人出名好渔色，你怎能信任他？」

凤菲道：「他虽贪色，但人本身却不错，索性一并告诉你吧！我说好要把淑真她们送给他，以酬谢他的相助，现在人家甚么事都没有瞒你了。」

项少龙道：「尚有一件事。大小姐究竟是要花落谁家呢？」

凤菲沉吟半晌，忽然伏入他怀里抱着他的肩腰柔声道：「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却须立誓不可告诉任何人。」

项少龙心中一荡，强压下想反拥她的强烈欲望，立下誓言。凤菲梦呓般道：「这人非常有名，最近还曾闹得东方六国乱成一团。」

项少龙听得头皮发麻。难道凤菲暗中心仪自己，离团后就要赴秦找自

己吗？凤菲续道：「他就是项少龙，东方六国最惊惧的人。」

虽明知她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来，项少龙仍忍不住心中一震，道：「他爱你吗？」

凤菲仰起俏脸讶道：「你为何问得这么奇怪？」

项少龙心中涌起明悟，知道她仍紧守着这一关，故意拿个人出来搪塞敷衍。心念电转，已知她的意中人绝不会是自己，否则单美美不会不告诉他。

但这人极可能是秦人。那只要项少龙把她送回咸阳，她就可与情郎相会了。微笑道：「那我岂非该把你送到中牟。」

心中同时明白她不得不保密的理由，因为若泄露出去，说不定她的情郎会被吕不韦害死。她当日表示奉某人之命来刺杀自己，忽又改变主意。说不定正因锺情于这新欢，更因而动了退隐嫁人之心。果然凤菲道：「不！他着我到咸阳等他，只要你把人家送到咸阳就成了。」

项少龙心中有气，一把将她拥个结实，发泄的狂吻在她香唇上。凤菲猛地挣扎，不旋踵软化在他的热吻中，虽不致热烈反应，但总是接受了。离开了她的香唇，看着她霞生玉颊娇艳无伦的玉容，项少龙叹道：「这是对大小姐仍不肯完全坦白的惩罚。不理你是如何恨我，但目下只有我沈良有能力助你不至于成为仲孙龙的禁脔，其他的人都只是别有居心。」

凤菲娇体发软倒在他怀内道：「你不也是存心不良吗？」

项少龙见她没有否认说谎，心中略生好感。拥着她香肩道：「若我是存心不良，现在就该挥军直进，得到大小姐尊贵的身体了。好好的想想吧！」言罢扬长走了。

项少龙出奇地畅快。自被李牧打得落荒而逃后，甚么闷气都在这长长的一吻中消掉。他回复了以前扮董卓痴往邯郸擒拿赵穆的豪情壮气。只不过今趟除了肖月潭外，他就只有腰间的剑。而这剑还不可带在身旁，否则给认出来就不得了。在这一刻，他决定再跟吕不韦和田单玩上一场。无论如何，他也要令这些受尽男人压迫的女子，达成各自的理想。这样才能活得有意义。

## 第七章 古都临淄

齐国的开国君主是吕尚，周武王灭纣后建立西周，封吕尚于齐，是为姜太公，建都营丘，后名临淄。

历经西周，东周时期，齐国均为大国，兴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国势兴盛。

不过齐国之所以能成春秋霸主，最关键处是齐桓公立，任管仲为相，进行只有秦国商鞅始能媲美的改革，国力骤增，一跃而成首屈一指的大国。

另一关键是清除了肆虐边境的莱夷。

早在太公建国时，占了齐人大半海疆的莱夷族，就给齐人来个迎头痛击。此后与齐国的斗争时断时续，直至公元前五六七年齐人灭莱为止。

从此齐国不独去了历久的边患，使国土增加了一半以上；而且此后才真正成为临海之国，不像以前只拥有莱州湾的一半而已。

齐人向以强横著称，不但欺压邻近的鲁国，还不断兼并周遭的小国，

更牵制着南方的强楚，遂有召陵之盟，迫楚人从郑国缩手。

楚人因有齐人拦路，不得志于北方，转为往东南扩展，齐人方无可奈何。

召陵之盟，标志着齐人霸业的极峰，也是齐桓公和管仲的事业顶峰。

两人死后，五公子争位，齐国失了重心，才轮到其他大国登场。

到战国时期，齐人起用孙臧，依他之计围魏救赵，直捣大梁，次年魏军被齐大败于马陵，使齐代魏而成东方领袖，三晋君主都向他来朝。

齐人野心再起，趁燕人内乱起兵入侵，占据燕都达三年之久才肯退兵。

用齐宣王自鸣得意的话「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这样的武功，连秦人都没有试过。

及楚由盛转衰，三晋分裂，齐、秦遂在列国中成了东、西突起的两大势力。

正当齐人威风八面，东征西讨，国力损耗时，与齐仇深似海的燕人，觑准机会，联合秦、楚和三晋伐齐。

燕将乐毅攻入临淄，把三十年前齐军在燕京的暴行照搬一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被劫一空，若非有田单扭转乾坤，遂走燕军，齐国怕早亡了。

不过齐国已被蹂躏得体无完肤，由极盛而骤衰。

但当项少能来到临淄时，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田单亦由极盛踏进了权力被挑战的暮年。

临淄城建筑于淄河西岸，西依时水，由大小两城巧相衔接而成。总面积达六十多平方里。

城内建筑宏伟，交通大道都以小城北的宫殿为中心，宗庙、官署和各级官吏的住宅，均集中在宫殿附近，城内街道两旁古树参天，不过这时都结满晶莹的冰挂。

虽说曾受战火，可是这刻的临淄已是一片兴旺，人口众多，经济繁荣。

船队在城东泊岸时，临淄的达官贵人几空巢而出，来欢迎凤菲这名闻天下的名姬。

恭候一旁的仪仗队奏起欢迎的乐曲时，凤菲在小屏儿的搀扶下，仪态万千的步下岸来，其风姿仪态和容貌的优美，看得齐人叹为观止。

接着是董淑贞等十二名歌姬，亦使人目不暇给。

项少龙早看到欢迎者中赫然有田单在，慌忙杂在家将之中，免得被田单骤眼间认了出来。

不过这可能性却不大。

在肖月潭的指示下，他穿上了一般侍从的褐衣，外加犬羊之毛杂织而成的羊皮袄，在衣内腰间处，紧束了布带，不但掩盖了他的熊腰，还使他像多了个鼓然大腹似的。

在码头上田单等一众权贵，穿的无不是以鹿皮、貂皮等制成的皮裘，外加褐衣，不使兽毛外露，影响美观。

人重衣装，只是衣饰的转变，便使项少龙不起眼多了。

且经过肖月潭的妙手，他的脸上肌肤变得较为粗黑，年纪至少大上了十年，当项少龙看到铜镜的反映，亦很难联想起自己以前的英俊模样。

肖月潭和风菲是第一批下船的人，与欢迎者自有一番客套寒暄。

由于天空仍下着细雪，所以凤菲旋即登上马车，在齐兵开路下，立即进城。

项少龙不敢乘马，钻入肖月潭的马车去，笑道：「看来你在这里相当受尊重。」

肖月潭谦虚两句，然后道：「这叫有心算无心。刚才我很留意田单，这家伙除了凤菲外，像看不到其他人的样子。唉！他的样貌比上趟见时苍老很多了。」

马车随大队开出，缓缓进城。

肖月潭道：「大城共有八座城门，横贯东西的两条大街是东大街和西大街，纵贯南北的大道也有两条，就叫南大街和北大街，非常易记。」

项少龙望出窗外，暗忖终于来到临淄了，希望可活着离开吧！

风雪中，行人不多，都是匆匆而过，对车队投以好奇的目光。

肖月潭道：「东西向两条大道和南北向两条大道交叉处。有小临淄之称，最是热闹繁荣，是来此者必游之地，今晚我带你去趁趁热闹吧！」

项少龙苦笑道：「我不该这么抛头露面吧！」

肖月潭道：「你愈是闪缩，愈会惹人生疑，就算外人不觉，但张泉和他的手下总会有人思疑。」

项少龙只好道：「那就依你之言吧！」

肖月潭自从知道吕不韦就是张泉背后的指使者后，心情兴奋，此刻更是兴致昂扬，指着沿途的大宅院道：「这些都是富民的宅第，院落数重，瓦顶白墙，单层院落，与街巷联排的普通民居，有很大的分别。」

项少龙留心观看，见到刻下行走的东大街，竟达两丈，可通行四辆马车，两边尽为店铺。

巷里则是次一级的道路，为居民的住宅地段，只供人行。

整个城市街衢整齐，入目多是高墙大宅，门面都非常讲究，不愧人国之都的气象。

忽然间，他有不虚此行的感觉。

肖月潭指点道：「小临淄店铺林立，你能想出来的卖买在此都应有尽有，该处的卜命师更是天下闻名。」

项少龙因「天下闻名」而想起稷下剑圣曹秋道，问道：「稷下学宫在哪里？」

肖月潭欣然道：「就在城西稷门外，是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建筑，到这里来讲学炫显学问的被尊为『稷下先生』，门徒则被称为『稷下学士』人数达数千之多。」

顿了顿续道：「我也曾被请到那里传授曲乐医药之学，所以才备受尊敬有若王侯。」

项少龙低声道：「邹衍是否到了那里？」

肖月潭皱眉道：「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项少龙忽又想起善柔，若找到她就好了。

肖月潭道：「能成稷下先生，都非同小可，其特杰出者均被奉为上大夫，可不治而论政，邹衍正是其中一人，我只要问问便可告诉你答案。」

项少龙问道：「那曹秋道又是怎样的人。」

肖月潭露出尊敬的神色，却压低声音道：「此人在齐国地位超然。是齐王的师傅，公卿大臣见到他都要叩头请安。独自居于稷下学宫外的一间小屋里，清茶淡饭。今年怕都该有五十岁了，但望之只像三十许人，一般人想见到他都不容易。」

项少龙本想从他处打听善柔的行踪，现在听到这种情况，只好打消了这念头。

肖月潭续道：「此人的剑术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近年来少有与人动手，皆因根本没有胆敢挑战他的人。」

项少龙道：「以前常有人向他挑战吗？」

肖月潭道：「谁能击败他，就可登上稷下剑圣的宝座，立即名震天下。不过此人的剑从来不讲人情，战败者非死即伤，所以现在再没有人肯去比试。」

项少龙暗忖若有百战宝刀在手，又不怕泄露身分的话，倒要试试它的剑法厉害至何等程度。当然他抱的只是切磋之心，而非生死相拚。

此时马车队驶进东大街专为接待贵宾而建的十六座宾馆之一的「听松别馆」，纷纷停下。

项少龙知道这是自己办事的时候，慌忙下车，在张泉的陪伴下，与主理别馆的管事接头，安排上下人等入住，忙了半天，到一齐安顿好时，已到了凤菲赴王宫晚宴的时刻。

田单自来接风菲，肖月潭亦为陪客。

项少龙故意出来打点，昂然与田单及他的两大保镖刘中夏、刘中石兄弟打了个照脸，不过三人都对他这个「下人」不以为意。

送走了凤菲后，项少龙心怀大放。假若连田单这精明厉害的人都认不出他来，其他人更是不用操心。

吃过晚饭后，董淑贞诸女依凤菲的吩咐在大厅排演歌舞，他则往东院找张泉，关上房门后，项少龙道：「我已取得了珍贵的消息，假若张兄肯付订金，小弟便可如实相告。」

张泉喜道：「那就最好。不过我们的主子仍未到此处，订金一事要稍迟两天，但沈兄可否先透露少许。」

项少龙故作神秘道：「原来答应助他的人，竟就是刚才来接她去赴宴的相国田单，此人权倾齐国，很不好惹。」

张泉其实早知答案，只是拿此来试探他的忠诚。听他如此说来，自然不会当作是一回事，淡淡应道：「这事我自有分寸，不用怕他。」

项少龙见他摆足款子，心中好笑，道：「不过我们主人的对手除田单外，还有个非同小可的人，叫仲孙龙，张兄听过没有。」

张泉色变道：「其么？」

项少龙加盐添醋道：「这是小姐亲口告诉我的。张兄该知在大梁时，仲孙龙曾来找过她，迫她下嫁，被拒后声言不惜一切，也要把她弄到手。」

张泉当然知道此事，再不敢怀疑项少龙情报会是虚假，眉头大皱道：「这消息非常重要，必须尽早通知主子，否则恐怕会横生枝节。」

又吁出一口凉气道：「此人是专放高利贷的吸血鬼，心狠手辣，连公卿大臣都不敢开罪他。最头痛是他手下能人无数，非常难应付。」

项少龙想起的却是昨晚半强迫下得到凤菲珍贵的香吻，不知如何竟欲念做动，忙收摄心神。

张泉逐自沉吟，好一会才道：「沈良兄你非常能干，得到这么多有用的消息，不知是否已查得人小姐的情人是谁。」

项少龙微笑道：「我是信任张兄，才肯透露一二，至于其他，张兄是明白人，请恕我要卖个关子。」

张泉拿他没法，叹道：「我们最好衷诚合作，否则一个不好，不但完成不了主子吩咐的任务，还要死无全尸。唉！我宁愿开罪齐王，都不愿得罪仲孙龙。」

忽地敲门声响。

张泉启门一看，门外站了十多家将御手，说要找沈执事。

项少龙走出房门，带头的是曾与他同房，形相似猿猴的后生小子雷允儿，他道：「我们闲着无事，想到街上逛逛，请执事赐准。」

项少龙见到众人期待的日光，知道若不批准，立即激起不满，微笑道：「我怎会阻各位去找乐子，但记紧莫要生事，且天明前定要回来。」

众人大喜，哄然去了。

旁边的张泉道：「你怎可答应他们。仲孙龙正虎视眈眈，说不定会拿他们来出气。」

项少龙叹道：「时刻提心吊胆终亦不是办法，不过在大小姐演的两合歌舞之前，仲孙龙该不会生事。他怎都该给点面子予齐王与田单吧！」

张泉道：「齐襄王已老得糊涂，明明立了大王子田生为太子，却因小事又把他废了，弄得人心惶惶，现在仲孙龙正竭力举荐二王子田建为太子，与田单斗个不亦乐乎。今趟请来包括大小姐在内的三大名姬为齐王贺寿，正是田单讨好襄王的手段，所以说说不定仲孙龙会蓄意破坏呢！」

项少龙还是首次听到此事，登时感到不妥，告罪一声，匆匆去了。

走到大门处，问了守卫家将雷允儿等人离开的方向，急步追去。

雨雪纷飞下，踏足华灯初上的临淄街头，他清楚感到自己在某种奇异的形式下深深的被卷进了齐国王位之争的漩涡里。

## 第八章 地头恶龙

项少龙沿街疾走，愈接近廓城中心区的小临淄，行人愈多，灯火辉煌中，落下的雪粉像天上精灵洒往人间的仙粉，疑幻似真。

行人大多三五成群，各操不同口音，看来都是仰慕三大名姬而来的各国或外乡人士，本城居民反而只占少数。

据肖月潭说临淄人口达七万户三十多万人，比之咸阳的人口，少了一大截。

正焦急追不着雷允儿等人时，有人在对街向他招手，原来是另一家将费淳和五个御手。

项少龙待两辆马车驰过后，才横过车道，到了六人身前，道：「其他人呢？」

费淳道：「逛窑子去了！我们正要找地方喝酒，沈执事一起来吧！」

项少龙道：「知否他们到了哪间窑子？」

另一人笑道：「昂贵的当然没他们分儿，沈执事只要看哪一间门面最简陋的，包保可找到他们，」费淳等均哄然发笑。

项少龙见他们正在兴头上，又见四周没有可疑的人，不忍扫他们兴，着他们移到一角，以免阻塞交通，才道：「事情有变，张副执事告诉我大小

姐开罪了这处一个有势力的人，怕他虽不敢碰大小姐，却拿我们这些下人开刀，所以你们略为遣兴之后，得立即回去。」

费淳等为之色变，点头答应。

项少龙匆匆继续寻找雷允儿等人，走了一段路，只见无论青楼酒馆，都是门面讲究，暗忖这等若二十一世纪北京的王府井，没有点斤两都难以在这种地王区设肆营生，除非改到横街窄巷去，否则休想找到廉价的窑子。

不由心中后悔。

他终是欠缺管理下人的经验，因为他从没有把任何人看作是可呼来喝去的下人，所以只希望能尽量让他们自由高兴。

在眼前这不明朗的形势下，实不宜放人出来乱闯。

他的担心并非无的放矢。

恼羞成怒的仲孙龙必不会放过令凤菲难过的机会。

假设刚抵临淄便闹出事来，谁还对他这新任执事有信心？而他身上除了一把匕首外，更无任何兵器，万一要动起手来将大人吃亏。

正心急如焚时，只见一所青楼外聚了一群人，正交头接耳的对青楼指点说话。

项少龙的心直沉下去，举步走前，凑到其中一堆人中，问道：「发生了甚么事？」

其中一人语带嘲讽道：「欠了仲孙爷银子还胆敢来逛窑子，怕是不知道『死』字是怎样写了。唉！像一群狗儿般破人拖走，真是羞人。」

项少龙暗叫完了，问了被押走的人的衣着外貌，肯定是雷允儿等人后，道：「那些人是我的朋友，现在只好拿钱为他们赎身，请问仲孙爷的府第在哪里？」

岂知众人齐齐变色，不但没有回答他，还一哄而散，累得他呆立当场。

刚好有一人闪闪缩缩由窑子走出来，项少龙一把扯住他。道：「兄台……」

那人大吃一惊道：「千万不要告诉我夫人……」

项少龙那有心情发笑，道：「兄台误会了，我只是要问路。」

那人定神一看，才知不是熟人，抚着胸口道：「差点给你吓死了，问路也不用拉着人的衣衫嘛！」

项少龙见他年在二十五、六间，衣饰华丽，相貌不俗，显是官宦子弟，偏是这么惧内，没好气道：「我只是心切找仲孙龙大爷的府第，小弟是他的远房亲戚，特来向他问好。」

那人吁出一口气道：「仲孙府在南大街，刚好是我家的斜对面，便让我送你一程吧！」

唉！我也要快点回家了。」

项少龙暗喜又会遇上这么友善的人，对他好感大增，随他走过对街。

在一座酒馆外，停了一辆马车，两人举步走去时，一名御者由车厢钻了出来，坐到前面御手的位置去。

那人得意道：「我特意要马车停在这里，便没有人知道我到了青楼去。嘿！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项少龙道：「我叫沈良，兄台呢？」

那人道：「我叫解子元，来！上车吧！」

马车开出，解子元舒适的挨在坐位内，赞叹道：「兰兰的皮肤娇嫩得像

绵缎，又顺得人意。只恨不能留在那里度宿。」

项少龙这时冷静下来，一边盘算如何向仲孙龙讨人，随口应道：「贵夫人长得很丑吗？」

解子元像受了冤屈般抗辩道：「当然不是！兰兰虽有点姿色，但比起\*慈圆\*远了。」

项少龙好奇心大起，道：「那解兄为何还要到外边拈花惹草？」

解子元颓然道：「不要以为我对她日久生厌，事实上我对她是愈看愈爱，也愈是怕她。」

而有起口角争执，娘总是帮她不帮我，就因为她替娘生下两个白白胖胖的孙儿呢。」

项少龙同情地道：「解兄之所以要到外边偷偷胡混，怕是要尝尝贵夫人所欠奉的柔顺滋味吧。」

解子元拍腿道：「还是沈兄明白我，哈！沈兄可否帮我一个大忙。」

项少龙奇道：「我可怎样助你？」

解子元凑到他耳边，惟恐给人知道般低声道：「你能否诈作是我不见多时的朋友，远道前来探我，那我自然要竭诚招待。如此我就可溜出来久一点了。嘿！我自然不会簿待你，沈兄的花费全包在小弟身上。」

项少龙不知好气还是好笑，道：「这两天我会很忙，怕不能到贵府拜访。」

解子元哀求道：「只要花一点时间就成，明晚好吗？申时后我就在舍下等待沈兄的大驾。」

项少龙无奈道：「我尽量抽时间来吧！」

解子元大喜道：「沈兄真够朋友。唉！说出来恐怕你不肯相信，我解子元怎么说都是位居司库大夫，可是却无人敢陪我到青楼去，纵然有美相伴，但独酌无友，总令人扫兴，现在有沈兄相陪就好哩。」

项少龙心叫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此子竟是齐国的重臣，难得全无架子，又语气坦诚。教人打心底欢喜他。

笑道：「你的朋友是否给尊夫人骂怕了。」

解子元低声道：「是打怕了。」

项少龙大感愕然时，驾车的大汉转身唤道：「大少爷！快到仲孙爷的府第了。」

解子元又低声道：「解权现在是唯一仍忠心于我的人。」

说完才向解权道：「送了沈爷进去后，我们才回家吧。」

执着项少龙的手歉然道：「恕小弟虽把沈兄送到这里，但却不能久候，因我必须于亥时而回去，惹怒了她，小弟就有祸哩！」

马车在一座院落重重的巨宅前停下，接着解权向把门的武士报上解子元之名，立即中门大开，任他们长驱直进。

项少龙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问道：「解兄似和仲孙大爷非常稔熟。」

解子元笑道：「算是有点关系吧！」

又叹道：「人与人间是要讲点机缘的，不知如何我一见沈兄，便心中欢喜，更晓得沈兄是交得过的朋友。嘿！明晚记得来啊！」又指点了他府宅的位置地点。

马车此时在院内主建筑物的台阶前停下，几名大汉迎了土来，带头者拉开车门，恭敬道：「小人鲍光，请解大人下车。」

解子元道：「本官只是送仲……」

项少龙忙在他耳旁道：「我不是他的亲戚。」

解子元呆了一呆，才接下去道：「是送本官的一位好友沈良来拜见仲孙大爷。仲孙大爷在家吗？」

鲍光亦微感愕然，道：「原来是沈爷，大爷正在接见楚国来的贺客。小人这就进去通传，不知沈爷想小人如何向大爷报上。」

项少龙不想解子元知道他这么多事故，先转向他道：「不耽阻解兄了，明晚我定会来的。」

言罢迳自下车目送解子元离去。

解子元离去时，仍不住挥手，一点也不介意项少龙曾向他说谎。

仲孙府内的主建筑物是座豪华的四合院，建于白石台阶之上，正门处有砖雕装饰的门楼和照壁。

门楼上方有书着「仲孙府」三字的门第牌匾，气象万千，显示出主人高贵的身分地位。

主宅两旁有左右别院，宅后则是大花园，至于里面还有多少院落，就非是项少龙所处的角度能察见，项少龙环目一扫，见到整个院落组群均被高墙围起，刚才进来处是个古城堡式的门楼。

在雨雪飘飞中，数十盏八角型宫灯照得主宅前的广场明如白昼，一边还停了一辆马车，马儿却已给人牵走，大概这就足楚国来客的座驾。

鲍光见他神态从容，山具气势，不敢怠慢，道：「沈爷请进去先避风雪再说吧！」

项少龙点头随他登上台阶。

仲孙龙不愧富甲天下的大豪，主宅用料之讲究，令人叹为观止，檐梁用的是整条的楠木，斗拱飞檐，石刻砖雕，精采纷呈。

到了外进处坐下后，项少龙才道：「鲍兄请通知仲孙大爷，就说我是为了凤菲的事来见他的。」

鲍光大感错愕，欲停又止，犹豫了好一会，才到厅内报告去。

项少龙静心等待。

假若仲孙龙不肯见他，该怎么办才好呢？

用武只是白白送命。

不过他却颇有把握，因为仲孙龙若真是对凤菲一片痴心，不到黄河不肯心死，便怎都要弄清楚他来此是为了甚么事。

待了好一会，鲍光回来道：「大爷请沈兄进去。」

项少龙见这么顺利，反感讶异，不过此时无暇多想，忙起身随鲍光入内。

鲍光低声道：「大爷知道沈爷是解大人朋友，才肯接见沈爷。」

项少龙知他曾帮了忙，连忙道谢。

经过一条穿越园圃的碎石径，才来到大堂的正门处，四名武士分立两旁守卫。

鲍仲停了下来，大叫道：「沈爷到！」

项少龙见这种气派，亦有点头皮发麻，不过这岂是可临阵退缩的事。深吸一口气，跨过门槛，只见大厅富丽古雅，一排古朴的纱屏将厅堂分隔为南北两个部份，宽敞明亮，家具用材均选上等红木，这时在纱屏另一边，隐见两人席地对座，俏婢侍候两旁，另有两批武士分立两人身后，令人觉得来

客身分大不寻常。

项少龙在鲍光的指示下，越过纱屏，首先看到是一个瘦若猴头，年在四十许间的锦衣大汉，正目光灼灼的注视着自己。

当项少龙眼神转往另一人时，立时吓得魂飞魄散，差点要拔足狂逃。

竟是久违了的李园。

这时他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把果核先放在舌底下，好得说话时不教李园认出他的声音来。

不过只看李园的神情，就知道甚么易容装扮都是多余的事。

在这种脸对脸、四目交投的状况下，李园一眼扫过来，立即虎躯微震，俊脸掠过不能掩饰的意外神色。

一来项少龙为了要与仲孙龙谈判，所以在步法气度上没有掩饰，二来没有其他人给他作掩护混淆，三来是李园比之田单等更熟悉他。所以一眼就给认出来。

项少龙心叫我命休矣时，李园竟向他打了个眼色，使他燃起一线希望。

若论品性，龙阳君该比李园「纯良」多了，不过世事常会出人意表。

挨着软垫，背后有两名干娇百媚的美女正为他瘦削的眉背把捏推拿，以放高利贷致成巨富的仲孙龙斜眼兜着他道：「请坐！」

项少龙神不守舍的施礼后，在两人对面像监犯般坐了下来。心想原来仲孙龙足这副样子，难怪凤菲这双天鹅，看不上他这丑虾蟆。

仲孙龙突高的眉棱骨下，双目却是精光四射，没有多少两皮肉的脸肌更是出奇的表情丰富，浓而长的眉毛一耸卜，得意怪笑道：「李相国可知我为何既肯立即接见这籍籍无名的人，又肯让他对坐。」

项少龙起始时还以为仲孙龙在和自己说话，原来却只是对李园说，还带着对自己侮辱的意味，极不客气。

李园神情古怪的道：「龙爷行事总是出人意表，我怎能猜估得到。」

仲孙龙眼尾都不看项少龙，迳自道：「皆因此人是由解子元送来，所以我必须有所交待。使得将来解子元问起上来，亦不能怪我没有看他的情面。」

别过头来眯眼瞪着项少龙道：「报上身分来意，与解子元是何关系，若我觉得你有半句谎言，保证你永远都不能凭自己两条腿离开这里。」

项少龙惊魂甫定，与看来比龙阳君够义气的李园再交换了个眼神，仰天大笑起来。

仲孙龙身后的七、八名武士人人手握剑把，日露凶光，只等仲孙龙一声令下，就过来动手揍人。

仲孙龙则双目乱转，怒喝道：「有甚么好笑？」

项少龙倏地止笑，双目射出森厉神色，瞪着仲孙龙道：「我笑的是原来名动天下的仲孙龙，只是个恃强凌弱的人，难怪凤菲小姐看不入眼了。」

仲孙龙尚未有机会说话，站在项少龙后方的两名武士便从左右后侧扑上来，看样子是要把项少龙由席位揪起来，并迫他跪在地上等诸如此类的动作。

李园正露出不忍目睹的神色，项少龙已使了两下身法，左右扭着搭上他肩头的粗暴大手，肩身不动的便把两名壮汉借势摔倒身前。

仲孙龙身后的武士纷纷怒喝连声，拔剑冲出。

眼看大战难免，李园暴喝道：「停手！」

众武士愕然止步。

两名倒地的武士，捧着手爬了起来，痛得脸青唇白，显然被项少龙扭断了肘骨。

仲孙龙呆了一呆，喝道：「退回去！」

众武士返回原位，两名受伤武士亦退了出去后，大厅才回复平静，但气氛却像扯满了的弓弦。

项少龙像甚么事都没发生过般，冷冷与仲孙龙对视。

仲孙龙压下怒火，对李园道：「李相国为何阻止我教训这个狂妄的家伙？」

李园一扫他身后的武士。淡淡道：「若我是龙爷，就会要这些擅作主张的奴材全体挨棍子，怎可在龙爷尚未有说话之前，便邀功动手，那说不定会害了龙爷一命。」

仲孙龙吃了一惊道：「害我一命？」

项少龙这时已可肯定李园不会出卖自己，心怀大放，回复豪气，大笑道：「还是李相国高明，看！」

闪电拔出绑在脚上唯一的匕首，朝仲孙龙身前摆满酒菜的长几掷去。

「卜！」

在众人瞪目结舌和妾婢惊呼声中，匕首深深插进坚硬的红木里。

仲孙龙瞧着微颤的匕首柄头，脸色倏变，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大堂鸦雀无声，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匕首上。

更没有人敢移动，谁知项少龙会否发出第二柄匕首。尤其是李园刚才指出没有命令而行动，理该受罚，这时更没有人再敢造次。

这么厉害准确的手法故是骇人听闻，但最能镇压住仲孙龙的是项少龙所表现出来的强大信心与豪气。

项少龙淡淡道：「现在我们可以好好一谈吧！」

仲孙龙可能还是首次感到小命被操纵在别人手上，深吸一口气道：「好！就凭你这手玩艺，说吧！」

项少龙先对李园笑道：「李相国真高明，竟看出我沈良尚有后着。」

李园微笑道：「只看沈兄神态冷若冰雪，便知你是个第一流的刺客。」

项少龙的眼神转回仲孙龙脸上，从容道：「我沈良乃凤菲小姐手下的管事，助她打理团内的大小事项，至于与解子元则是肝胆相照的好友，但若龙爷要动手分生死，却不须把这关系放在心上。我沈良既敢来此，已抱着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心。」

李园一震道：「宁为玉碎，不作瓦全，这两句话很有意思。」

仲孙龙等亦为之动容，更感到项少龙视死如归的气概。

这是个重视人材的时代，不论贫贱富贵，只要有才有艺，就能得人尊重。

仲孙龙何曾遇过项少龙这等人物，给他在李园的合作下，连番施展手段，又感到小命受威胁，登时凶焰大减。

但他也等若威镇一方的黑道霸主，见惯场面经惯风浪，坦然道：「你确有说话的资格，不过若妄想与我仲孙龙对抗，实属不智。」

李园插入道：「龙爷可否听李园这中间人说句公道话。」

仲孙龙当然不敢开罪李园这位有整个楚国在后面撑腰的权贵大臣，客气道：「李相国请说。」

李园为了缓和气氛，油然道：「我想先请沈兄保证不再发暗器，大家才

坦诚对话。」

项少龙知道这只纯是给仲孙龙下台阶的机会，何况自己身上根本再无可发的匕首，欣然道：「相国吩咐，我沈良怎敢不从，何况我一向仰慕龙爷，今趟只是迫不得已，万望龙爷大人有大量，原谅则个。」

以项少龙刚才表现出的强悍不屈，现在说出这么低声下气的话，这马屁拍得分外见效，仲孙龙登时神色放缓，沉声道：「李相国对此有何高见。」

李园和声道：「沈兄此来，未知所因何事？」

项少龙淡淡道：「只是来向龙爷求个人情，望他高抬贵手，放回在下几名夥伴，免致凤菲小姐为难。」

仲孙龙不由暗暗后悔让造叫沈良的人进入大厅来。

要知凤菲乃天下人人尊重的名姬，他若摆明要为难她，李园会怎样想？

他一向强横霸道，本是要在李园前显点手段整治项少龙，当然不肯轻易罢手，但若硬不答应，连他自己都不知该如何收拾此事。

他最初的构想是打折项少龙的两条腿，使人把他抬回去，一来可杀田单的威风，又可以让凤菲知道他不怕任何人，好迫凤菲向他就范。

但在眼前对方随时可取自己之命的形势下，怎还敢作如是想。

正沉吟间，李园笑道：「这中间怕是有误会吧！龙爷怎会和那些奴材计较。」

项少龙和李园一拍一和，见仲孙龙脸色数变，都心中好笑。

仲孙龙无奈下，只好向手下喝道：「谁把风小姐的手下拿起来？究竟是否真有此事。」

其中一名机警手下应道：「刚才确有人在青楼闹事，还和我们的人发生冲突，故把他们拿了回来，准备明早送官，却不知原来是沈管事的人。」

仲孙龙佯怒道：「那还不立即尽数释放，给我送回凤小姐处。」

手下领命去了。

李园起身告辞，向项少龙道：「沈管事身手不凡，胆色过人，我李园非常欣赏，不若由我送沈兄一程，顺便聊聊。」

项少龙心中感激，知道如此一来，仲孙龙将不会公然对他报复。

仲孙龙神态大改，变得非常客气，亲送两人出门。

项少龙这才发觉仲孙龙身材极高，差不多与自己平头。

这吸血鬼站起来要比坐着有气势多了。

直至马车驶出仲孙府，项少龙才松了一口气，但已出了一身冷汗。

## 第九章 主从难分

李园一拍项少龙的假肚臍，笑道：「若非看见你的神色也像我般骤然大吃一惊，说不定会给你这假肚臍瞒过，你的样子变得真厉害。」

项少龙坦然道：「我当然要吃惊，怎知你会否出卖我。」

李园不悦道：「我李园怎会是这种卑鄙小人，在战场上分高低，死而无怨，但那能在这时刻落井下石？」

项少龙叹了口气，想起龙阳君，但又不能从他而联想到卑鄙小人这形

容词。

李园讶道：「看你的神情，似乎真有老朋友曾背叛你。」

项少龙望往车窗外的齐都大道，心中百感交集，一时说不出话来。

以前他对李园的信任，实远不及上龙阳君。

不过李园之所以仍能这么讲义气，皆因李园的楚国，尚未有三晋那种首当秦国之冲的切肤之痛。

李园伸手搂着他肩头道：「今午我才见过韩闯，他对你当日在战场上冒杀头之险，将他释放，仍非常感激。只憾君命难违下，难对你施以援手。不过我却不大相信他，这家伙耽于酒色财气，生活糜烂，说不定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见项少龙神情落寞，续道：「少龙真厉害，连打败仗都败得这么漂亮，还避过了三晋人的重重追捕。现在人人都相信你已回到中牟去，那猜得到你摇身一变，竟成了凤菲这人间绝色的管事，还到了临淄来。」

项少龙收摄心神，问道：「你为何会有空到这里来呢？」

李园笑道：「你该猜到点端倪吧！两次合纵，齐人不但没有参加，还在扯我们后腿，所以我们五个合从国联合起来，希望可以捧起二王子田建当齐君，扳倒大王子田生和田单的一党。我去见仲孙龙，正就是为了此事。」

项少龙道：「这么说，吕不韦则为支持田单而来了。」

李园双日寒芒闪过，冷哼道：「吕不韦仍以为自己有以前的声威，确是痴心妄想。现在谁都知道，真正在秦国具有权势的人，就是少龙你。哈！你知否就快可极尽神气地以项少龙的身分随处走动呢？」

项少龙愕然道：「此话怎说？」

李园叹了一口气道：「现在我们五个合纵国，都在少龙手上败得一塌糊涂，无力再战。」

不能战便只好求和，所以各国都分遣密使入秦说项，希望不会被你们选作第一个攻击目标，少龙须在此事上须帮小弟一个忙。」

项少龙道：「这个不用你说，我也会帮你。说真的，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领兵攻打你们。」

李园叹道：「少龙就是这样一个人，否则就不会肯放过韩闯！」

项少龙苦笑道：「就算谈成和议，但想要我小命的人仍有很多。」

李园笑道：「和议若成，那时只要你大大方方的出来亮相，让所有人都知道项少龙在此，保证没有人敢动你。谁不知道你是嬴政最尊敬的人，谁肯作开罪你而招来报复。」

顿了顿续道：「前些时因你生死未卜，嬴政大发雷霆，下令全力攻赵，命桓奇、杨端和、蒙武、蒙恬四人趁李牧被牵制在中牟的时机，大举侵赵，每战均不留降卒，杀得赵人叫苦连天，还损失了大片土地，偏是韩魏又袖手不理，韩晶郭开等都不知多么后悔曾支持蒲鹄，弄至这等地。」

项少龙大生歉疚，却又感无能为力。

李园忽又兴奋道：「照少龙看，可否让吕不韦永远都回不了咸阳呢？齐人虽会护他，但我们却可在途中伏击，杀他个全师覆没。」

项少龙虽大为心动，却知吕不韦此时定死不了，沉声道：「吕不韦已时日无多，我们实不用多此一举。而且谁都不希望吕不韦死在自己的国境里，还是集中精神弄倒田单好了。」

李园提起田单，便心头火发，怒哼道：「田单当日联同春申君来害我，

此仇此恨我定然要跟他清算。」

接着压低声音得意道：「今趟襄王废去田生的太子身分，皆因爱妃宁夫人指田生对她有不轨企图。哈！少龙可知宁夫人是何人，她就是清秀夫人的亲妹子。」

项少龙暗忖原来如此，看来这应是诬陷居多，李园连这么秘密的事都告诉自己，可知他是绝对的信任他项少龙。

李园又道：「你该没有忘记清秀夫人吧？她到咸阳时还见过你，今趟也特地来了，现在住到了王宫去，我则住在你邻近的别馆。」

项少龙当然不会忘记这个像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男人都没有兴趣的\*琅 \*料到忽然间大家又在同一个城市里。

李园笑道：「凤菲该是少龙的囊中之物吧！」

项少龙失笑道：「不要胡猜，我和她绝无男女之私，不过此事或要请李兄帮忙，因为除了仲孙龙外，吕不韦亦对她有所图谋。」

李园欣然道：「这个容易，只要我们一道回楚，谁敢来动我。」

项少龙正容道：「李兄千万莫要轻敌，吕不韦和田单都非是可任由摆布的人，说不定会发动阴谋，让田生登上王位。」

李园露出凝重神色，点头道：「少龙说得对，我确有点失于轻狂。」

项少龙见听松别馆在望，道：「最好让我在此下车，因我不欲太过张扬。」

李园依依不舍道：「可否约个时间明天叙叙，我还未知道你为何会来到这里，更成了凤菲的管事。」

项少龙道：「明天怕不行，我看情况吧！」

两人约了联络之法，项少龙才下车去。

项少龙踏入听松别馆时，守门的众家将均肃然起敬，神态与以往截然不同。

项少龙心知肚明是甚么一回事，其中一人已道：「雷允儿等刚被送回来，只受了点皮肉之伤。沈爷真行，竟可使仲孙龙都要乖乖地听你的话放人。」

项少龙道：「大小姐回来了没有？」

另一家将躬身道：「回来了有小半个时辰，还命沈爷立即去见她。」

项少龙顺口问道：「谈先生有没有一道回来？」

家将答道：「谈先生到了他下脚的听梅馆去，怕明天才会回来。」

项少龙知肖月潭是要去为他打听消息。点了点头，迳自往内院找凤菲。才跨入凤菲所居内院主楼的门槛，小屏儿迎了上来，冰冷的俏脸掩不住惊喜神色，道：「你终回来了。」

项少龙生出怜意，低声道：「多谢小屏姐关心。」

小屏儿故作沉下脸去，垂头道：「谁关心你，不过小姐正等得心焦。」

项少龙很想把她搂入怀里，好言安慰。但心中实再容不下其他女人，只好不发一言，依她指示登往楼上。

凤菲铅华盛装尽去，换上便服，坐在小厅一角，见他到来，不知是否想起昨晚被他强吻一事，俏脸微红，但又欣然道：「你回来了！教人担心死哩，快坐下！」

项少龙规规矩矩地在她对面席地坐下，微笑道：「大小姐定把齐国王室迷得神魂颠倒了。」

凤菲狠狠白了他一眼，令他心中一荡时，这俏佳人道：「你究竟凭甚么

手段，竟可令存心惹事的仲孙龙放人？」

项少龙淡淡道：「凭的当然是三寸不烂之舌，大小姐可满意这答案。」

这句本是无心之言，但听在凤菲耳内却完全变了另一回事。粉脸刷地飞红，大嚷道：「人家尚未和你算昨晚的帐，你竟……我……」

项少龙这才知道犯了语病，尴尬道：「我真没有那个含意……嘿……」

凤菲更羞得无地自容，垂下连耳根都红透了的螭首，不知所措，一副六神无主的诱人样儿。

项少龙亦不知该如何应付这个场面。

凤菲的诱惑力绝不在纪嫣然或琴清之下，若非知她心有所属，连项少龙自己都没有把握能按捺得住。

好一会凤菲才稍复常态，幽幽叹了一口气道：「我实在不该这样和你独处一室的。但偏是我们说的话不可让别的人听到。」

又横了他一眼道：「你定须恪守规矩。」

项少龙心中苦笑，若她再以这种神态和自己说下去，真不知自己的定力能支持多久。

吁出一口气道：「田单对大小姐态度如何呢？」

凤菲俏脸仍红霞未退，怔了半晌，才懂答道：「表面当然是客客气气的。但我却知他在探我口风。我那能像从前般信任他呢？自然不会告诉他实话。唉！现在凤菲再弄不清楚和你的主从关系了。都是你害人。」

言罢又垂下头去。

项少龙不由后悔昨晚一时冲动，强索了她的香吻，弄得双方关系暧昧，气氛尴尬，但又充满强烈的挑逗意味。

假若她昨晚不是谎说自己是她的秘密恋人，无论她说出何人，他都不会有那异常之举。

两人一时都不知说甚么才能打开闷局。

凤菲终打破沉默，轻轻道：「你这人真教人莫测高深，以仲孙龙一向在临淄的目中无人，横行无忌，怎会卖你的账？但你却不肯告诉人家，凤菲应否怀疑你与他达成甚么秘密协议，出卖了凤菲？」

项少龙不悦道：「你又不信任我了。」

凤菲别有含意地瞅了他一眼，娇柔的垂下眼帘，出奇地温柔道：「刚才赴廷宴时，凤菲曾诚心向谈先生询问和你相处多天后，觉得你的人品如何。谈先生精擅相人之道，言出必中。以前便曾警告我说吕不韦绝不可信，所以凤菲对他的看法非常重视。」

项少龙心中好笑，肖月潭是否精于相法，他仍不大了解，但对吕不韦的看法自是不会错。淡然道：「那他怎么说。」

凤菲秀眸闪过奇异的神色，低声道：「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我不敢苟同，第二句却令我生出非常古怪的感觉。」

项少龙再不像从前般怕给人发现自己的身分了。大不了就托庇于李园，这里又是齐人作主，谁敢冒开罪秦楚两国之险，来对付他项少龙？

就算是吕不韦，在表面上都要维护他，否则小盘必不会让他脱罪。

故此闻言只是好奇心大起，道：「愿闻其详！」

凤菲幽幽的白了他一眼道：「谈先生说你是个守正不阿的君子，可以绝对的信任你。」

项少龙失声道：「正人君子就不可和美人儿亲嘴吗？若我是正人君子，

你自可毫无保留的予以信任，有甚么好奇怪的？」

凤菲本在紧绷着俏脸，旋已忍不住「噗哧」娇笑，又像怪他引她发笑般盯了他一眼，微嗔道：「正人君子自可以亲女儿家的嘴，但强迫女儿家亲嘴的却绝非正人君子，既然非是正人君子，我为何不能怀疑你与仲孙龙秘密勾结。」

项少龙不怀好意的笑起来，瞧着她玲珑浮凸的上身，油然道：「若我不是正人君子，凤小姐昨晚就要贞操不保。」

凤菲本回复正常的如花玉容又再飞起红霞，大嗔道：「你愈来愈放恣了。」

项少龙洒然耸眉道：「正因我是这样一个人，才弄到穷途末路。对我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本身都可享有相同的权利，所谓尊卑上下，只是职位和责任不同吧！大小姐如不喜欢，小人便佯装回未吻过你前的样子好了。」

凤菲大发娇嗔的道：「你可否不再提这件事呢？」

项少龙深深享受两人间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摊手道：「这可是你先提说的，不要说过了又拿来责怪我。」

凤菲拿他没法，叹道：「算我这做主子的怕了你恶执事，就当是人家求你，快说明仲孙龙究竟为甚么肯放人？否则凤菲今晚岂能安寝？」

项少龙遂把整件事和盘托出，只瞒了李园认出自己是谁。使凤菲听起来就像他仗义帮忙般。

凤菲杏目圆睁道：「你知否解子元是甚么人？」

项少龙不以为意道：「当然知道，他的官职看来不低。」

凤菲责怪的道：「怎止如此，他不但是一品大官，还是著名的才子。兰宫媛的歌舞大部份便是他编的。此人更是二王子田建的陪读侍郎，所以仲孙龙亦不得不给他面子。」

项少龙露出原来如此的神色，当然不会大感震惊。

凤菲讶然瞧着他道：「为何你好像一点也不为意的样子。你求财之外不是也求功名吗？李园或解子元任何一人都可令你飞黄腾达，而你却一点不放在心上似的。」

项少龙心中叫糟，知道已露出不可弥补的马脚，乾咳一声道：「当时我只想救人，倒没想得这么远。」

凤菲神色回复往昔的清冷，秀目生辉道：「沈执事可想知道为何谈先生说我可绝对信任你时，我心中会生出非常怪异的感觉呢？」

项少龙知她对自己的疑心已像黄河泛滥的一发不可收拾，苦笑道：「大小姐最好不要说了。」

凤菲嗔道：「我偏要说，你这人最没上没下的，告诉你吧！当谈先生说这话时，就像认识了你十多年般，不经半点思索，更没有丝毫犹豫。」

项少龙心中叫苦，男人始终不及女性心细。大处尚可稳守，小处便破绽百出，连肖月潭这老江湖都不例外。

凤菲狠狠盯着他道：「昨晚凤菲更亲身体会到你可恨的风流手段，明白你非是不爱女色的人。而你却偏能对屏儿、淑贞、秀真她们不屑一顾，这是甚么一回事呢？」

项少龙心慌意乱的招架道：「或者怕是大小姐对男女之事经验尚浅，把我那九流的招数也当了是天下无敌的神功吧！」

凤菲羞不可仰大嗔道：「还要胡言乱语。」

项少龙举手投降道：「我们曾有君子协定，不再提亲嘴这件事的，但你偏又先提起来了。」

凤菲红得像喝醉了酒的俏脸现出似嗔似怨，娇艳无伦的神态，佯怒道：「不准你再胡扯，告诉人家为何今天你忽然会多了个小肚臍出来，又长出了这么多花白的须发？」

项少龙豁了出去，讶道：「你昨晚感觉不到这伴了我几年的肚臍吗？我的白发是因知道大小姐另有情郎后，深叹无望而一夜白头的。」

凤菲忽然垂首，默然无语。

项少龙则不知所措的静待着。

像过了整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后，凤菲回复了平静，轻轻道：「为何凤菲不早点遇上了你呢？我活了二十一年，从未试过像刚才的投入了忘忧的境界。」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无言以对。

刚才自己亦忘掉了远在咸阳的妻儿。

凤菲吁出一口仙气，淡淡道：「你确是个正人君子，否则这刻就会乘虚而入，要得到人家的身体。现在人家的命运已和你连系在一起，可以坦白告诉我你是想瞒过甚么人呢？」

项少龙松了一口气，知她仍未猜到自己是项少龙，道：「自然是要瞒过赵人，若被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定会不择手段来对付我。至于谈先生，则是在邯郸时便是素识，大小姐现在该明白小人的苦衷了。」

凤菲哂道：「不要再在我面前装作『下人』的神态好吗？凤菲甚么人未见过，但却没有人比你更有自制力，见色不乱。唉！夜了！你也辛劳了整天，回去休息吧！」

项少龙如获皇恩大赦，连忙施礼起身，便要离去。

凤菲大嗔道：「你好像很急于离开的样子。」

项少龙知她心情矛盾，不过它的娇媚神态确令他再难以像凤菲所称道的那么有自制能力，移了过去，半蹲下来，伸手逗起她下颌道：「大小姐可知这句话会带来甚么后果？」

凤菲像失去了反抗意志般任他完成这轻薄的动作，星眸半闭道：「你不会的。是吗？」

项少龙重重吻下去，痛快地享受了她热烈反应的一吻后，才以最坚强的意志悄悄离开。

到楼下时，小屏儿背着他坐在一角。

他叹了一口气。终硬着心肠走了。

## 第十章 偎红倚翠

听松别馆是庭院式布局，前堂后寝，左右对称，由大门起，依次排列是小广场、门厅、正厅、后厅。两侧是花厅、书室等休闲之地。

接着是个大花园，然后是三进式内宅，由八个四合院落组成，尊卑有

序。院落前后间以庭院，植花木作点缀。

凤菲的主楼设在八个四合院止中处。四周叠假山，凿泉池栽花植树，布列盆景，环境优美。

项少龙离开主楼时。大雪方停，月亮在云后露出半边脸蛋金黄的色光洒在变成银白色世界的园林里：顿使项少龙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

若能和凤菲在主楼上共度春宵，岂非人间大快事。

想到这里，项少龙吓了一跳，停在林木边，暗忖这么下去终有一晚会把持不住，和凤菲发生男女欢好之事。

有到周遭能怡情养性的胜景，更感宦海的险恶。

正心生感慨，悦秀而甜美的声音在身后向起道：「沈执事何事在这长站离不去呢？」

项少龙转过身去，这美女像月夜中的仙子般，盈盈而至，到两体快要相触时，才止步仰起吹弹得破的粉脸。含情脉脉地等待答案。

他当然不能告诉他心中所想的事。胡诌道：「我在欣赏这处园林的布局，设计者定是高手，能把里里外外的人工美和自然美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创造出无限的意境。」

就在此时，他感到主楼上凤菲闺房的窗子灯光明灭的闪了一下，醒悟到楼内人移到窗前。又闪到一旁，遮蔽了灯光，才造成这般情况。那还不知她正偷听他们两人说话。

祝秀贞闻言露出迷醉的神情，赞叹道：「沈执事说得真好，我只想到花木可寄情，例如对芭蕉以听雨，观果树以赏秋实，粉墙竹影，却从没想得像沈执事般透澈深入。」

项少龙微笑道：「秀贞小姐为何尚未就寝？」

祝秀贞牵着他衣角走到远离主楼一个水池旁，低声道：「今天沙立来找我。」

项少龙皱眉道：「为何我会不知道的？」

祝秀贞解释道：「他是由谷明开了后门让他来秘密见人家。秀贞终和他曾有一段情，很难狠下心不见他一面。」

项少龙脑海浮起沙立被逐前狠毒的眼神。沉声道：「他有甚么话说？」

祝秀贞叹道：「我本不该说出来。但他不是说着玩的，故不能不向你报告。他说要把你和张泉碎尸万段。听他口气，似乎有人在背后撑他的腰。」

项少龙想起谷明，富严等一众他的众手下。登时回复以前与人斗争的悍劲。暗忖若不先发制人，清除造批内奸，说不定一个疏忽下，会阴沟里翻船，吃个大亏。

冷然道：「你没有套出在他背后撑腰的是甚么人吗？」

祝秀贞惶然道：「他不肯说。唉：你可否放过他呢？他已变得一无所有了。」

项少龙哑然道：「若你够愚蠢，他至少还拥有你和你的财富，只看他背后一直有人在撑腰，便知他只是利用你。」

祝秀贞羞惭的垂下头去。

项少龙拍拍她香肩道：「回去睡吧：我会处理此事。但以后千万别再单独见他了，有问题便来找我。」

祝秀贞扯着他袖角赧然道：「今晚让人家来陪你好吗？现在你已成了团内的大英雄。」

项少龙伸手在她脸蛋捏了一把，笑道：「我累得差点没命，还吓得出过几次冷汗，现在只想倒头便睡，小姐的好意留待下日吧！」

祝秀贞追在他身后献媚道：「我最懂推拿之法。让人家侍候你好吗？保证你会不知不觉的酣然睡去。」

项少龙大为感动，不过自忖刚被凤菲挑起火头，若给祝秀贞推拿之手再加燃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持不住时就要破了自定的戒律。想到这里伸手把她搂到身前，蜻蜓点水的吻了她朱唇，柔声道：「有你这标致的人儿在床上。我哪能不动心呢？哪又何能酣然入睡？」

祝秀贞娇喘连连道：「你就是不欢喜人家。才不让人家服侍你。」

项少龙又哄又吻，好不容易才脱身离开，未到房门。给张泉截着，扯入房内，道：「你怎样说服仲孙龙放人的？是否答应了他某些条件。」

对他自不能像对凤菲般坦白，项少龙装出抹一把冷汗的神色，低声道：「幸好当时有楚相国李园在，他知道我是大小姐的人，就从旁说请。仲孙龙怕得罪了他，才肯放人。」

张泉皱眉道：「李园该不是对大小姐有野心吧？今趟差点弄出祸来，皆因你没有事前向我请教管束下人之道，下次不要这样了。」

项少龙倒同意此点，不过若非如此，也不能知道李园情义仍在。心中一动道：「你知否谁在背后撑沙立的腰？」

张泉显是不知道沙立曾秘密来见祝秀贞，闻言吃了一惊道：「发生了甚么事？」

项少龙含糊地道：「大小姐告诉我有人见到沙立在附近出现。」

张泉思索半晌，摇头道：「我也不大清楚，沙立本身是赵人，说不定是为赵国某权贵服务。」

项少龙暗忖这资料已非常管用，遂告辞回房去了。

才踏入房中，一阵似有若无的清香传入鼻内。

项少龙怕是闷香一类的东西，立即闭起呼吸，待要点灯时，董淑贞娇柔的声音从卧榻传来道：「人家不要灯光嘛！」

项少龙大感头痛，他今晚已先后被凤菲和祝秀贞挑起欲火，定力每况愈下，而董淑贞只是个最高级的名妓。就算攀上了都不须负上任何情债，一时间他的心更是蠢蠢欲动。

董淑贞狐媚的声音又响起道：「还不过来！」

项少龙苦笑着走了过去，淡淡月光由窗外透入，兼之他习惯于房内的暗黑，已可隐约见物。

揭开帐帷，只见董淑贞拥被而坐。媚笑道：「不要误会，人家只是有密话，和你说。」

项少龙暗忖那被内该不会是个赤裸的胴体，竟隐觉自己涌起一阵失望。

项少龙脱掉鞋子，随手把脱下的外衣抛在椅上，钻入帐去，盘膝面对她坐下，道：「有甚么话得在榻上方可说出来。」

董淑贞气质虽及不上凤菲，却也所差无几，足可与单美美媲美。而且青春年少，方在妙龄，无论那一点都是教人情难自禁的惹火尤物，兼之项少龙又早被挑起欲念，说不动心就是骗人骗己的。

董淑贞两手松开，任由棉被滑下，露出曲线无限美好的赤裸上身。

在朦胧的月色中，特别强调了挺秀的鼻子，高耸的酥胸，勾画出无比动人的轮廓。

最要命是她有点紧张的急促呼吸着，使上身丰满的肌肉微微颤动，更形成了使项少龙魂为之销的诱惑节奏。

项少龙心中一荡时，董淑贞光滑温暖的肉体滑入了他怀里，让他享受到滑腻香软的女体黏贴磨擦的高度刺激。

项少龙虽情不自禁地把她拥紧，但心中仍是保持澄明清醒，低声道：「你先说清楚来意好吗？」

董淑贞不依的一阵扭动，顿时更令项少龙心生摇荡，要咬牙苦忍，才能集中精神道：「你若是想以身体来收买我，只会令我生出鄙视之心。」

他少有以这种残忍的语气对付女性，但却知若不如此，就守不住这濒陷的一关。

董淑贞果然娇躯剧震，离开了他。

项少龙脑海中却仍充满搂着她光滑柔软的蛇腰那迷死人的感觉，忍不住凑过嘴去，饱尝向她朱唇索吻的滋味。

不一会董淑贞重新缠上他粗壮的脖子，但唇分之后，却再没有刚才故意挑逗的行动。

董淑贞见他沉默不语。幽幽道：「你不欢喜淑贞吗？」

就算明明不是欢喜她，但项少龙怎能说得出口来；何况这只是违背良心的话，苦笑道：「不欢喜你的男人，就是不正常的了。可是现在形势险恶异常，前门有虎，后门有狼，若我和你一旦相好，却又搞不清彼此的利害关系，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有害无益。」

董淑贞坐直娇躯。歉然道：「我倒没想过这点，以是希望献身于你后，能得多一点你的欢心和怜惜。你这人真厉害，连仲孙龙都要卖账给你。」

项少龙奇道：「为何你不像其他人般，以为我私下和仲孙龙有了秘密交易呢？」

董淑贞甜笑道：「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项少龙泛起知己的感觉，但仍怕她只是讨好他，低声道：「假若我能使大小姐安然退隐，而你则可继承她的事业，组成自己的舞伎团，你觉得如何呢？」

董淑贞娇躯剧颤，旋则凄然摇头道：「这是没有可能的。我刚听到消息，大小姐已将我们作了送人的礼品，而这人在东方六国里，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在我只希望有人能安排我带点细软私下离开，到哪里去都不要紧。」

项少龙微笑道：「你该早知有这样的事而不是刚探听得来的吧！」

董淑贞点头道：「你的推测倒不错。但直至今天，我才猜到那人竟是韩国的当权侯爷韩闯，这人交游广阔，与二王子田建更是关系密切，我们怎斗得他过，还妄想能脱离他魔爪。」

项少龙心中一震道：「你怎知是他？」

董淑贞冷笑道：「今午韩闯曾秘密来过，只是你不知道吧：若凤菲不是与他有勾结，怎肯私下见这好色的家伙。他在榻上的丑态，想起来便令淑贞作呕。」

项少龙这才知道韩闯亦是董淑贞的入幕之宾，难怪对她念念不忘。柔\*溃骸\*放心吧：我自有办法把事情弄妥。」

董淑贞怔怔地瞧了他好半晌后，才叹道：「这种事，凭你一句空口白话怎能使我信任，若你拿不出具体的事实，我只好自己想办法。」

项少龙怕她着寒，搂着她躺到被窝里，咬着她耳朵道：「若你倚赖张泉。只是与虎谋皮，这人品格低下，心肠歹毒。至于我如何帮你的细节，除非你

能向我表明心意，否则很多事我都不会跟你详说。」

董淑贞误会了他的意思。拥着他深吻道：「你要我怎样做都可以。」同时伸手捏摸他的背肌。

项少龙大感吃不消，制止道：「我不是要你这样，而是想你清楚说出你和张泉或其他人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实情。」

董淑贞停止了挑逗他，蹙起黛眉道：「但我怎知你不是只一心为大小姐办事，说真的。」

论财富我还及不上大小姐，姿色更逊于她，而你对人家的身体又不感兴趣似的，教人有甚么信心以为可缚住你呢？」

项少龙讶道：「你刚才不是说知道我是甚么人吗？」

董淑贞苦笑：「可是你对人家的印象一向都不大好嘛！」

项少龙诚恳的道：「现在早改变了，事实上我根本不想骗你。因为我早知你和张泉的关系，只是要你亲口说出来以表诚意而已。」

董淑贞道：「好吧：我曾陪过他几晚，他这人很有办法。大小姐都很忌惮他。」

他要我把大小姐今趟两合歌舞的歌谱抄一份给他，那他就可安排我平安留在齐国，不用到韩国去。」

项少龙失声道：「甚么？」

旋则醒悟这歌谱定是交给田单，因为兰宫媛是田单的人。

只要兰宫媛先凤菲表演，旋律有点肖似，就可沉重的打乱了凤菲的阵脚，此计可算卑鄙之极。

董淑贞再深吻了他一口，得意地道：「你想不到吧，只要能伤害凤菲的事，我都不怕做。我还会在表演前溜走，好教她知道光荣并非凭她一个人挣回来的。」

项少龙急道：「那你交给了张泉吗？」

董淑贞道：「若交了他就不敢说出来。现在我甚么都对你说了，沈爷你又可拿甚么出来哄人家呢？」

至此项少龙才领教到这些名姬的心肠手段。

最厉害处是她们懂得男人的心理，扮出可怜兮兮极须同情保护的模样，又不吝嗇身体，软语相求。其实无论是董淑贞或祝秀贞，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板斧。

像董淑贞现在使出来的就是变相的威胁。

她认定了项少龙是凤菲的人，所以要透过他向凤菲传递讯息。若不肯放人，凤菲便要在这场歌舞拚斗中败于另外两大名姬之手。

当然她会有特别手段，不怕凤菲逞强施压。

至于她为何会忽然知道韩闯牵涉在此事内，当然是祝秀贞告诉她。而祝秀贞却是由沙立处听来，但祝秀贞却把这么重要的消息瞒着他项少龙。

因为项少龙知道两女的亲密关系，所以才能从中推断出来。

她们仍是在合作无间，只不过各尽其力，分头进行吧了。对董淑贞和祝秀贞来说，可能认定他项少龙是私下被仲孙龙收买了，才能令仲孙龙放人。

她们当然毫不在乎凤菲的命运，祝秀贞索性不问，而董淑贞还赠他一件高帽，弄得他飘飘欲仙。

连凤菲这摆着完全信任他的美女，亦在见韩闯一事上瞒着他，足可以「居心叵测」来形容。

项少龙想得头大如斗，呻吟道：「你的所谓坦诚相告，实在可怕。唉，二小姐，你知否就这么一句话，令我首次起了一走了之，甚么都不管的想法。」

董淑贞又热情地献上香唇，低笑道：「淑贞知沈爷不是这种有首没尾的人。」

项少龙暗忖你真看得准。蓦地发力抱得她差点折了腰肢。在她小耳旁冷哼道：「董淑贞，若你再当我只偏帮大小姐。再向我使手段。终有一天你们会悔恨终生的，相信吗？」

董淑贞吃惊的低呼一声，嗔道：「人家只是向大小姐使手段，你嘛，只求你怜惜人家吧了！」

项少龙感到她又像一条水蛇般在怀里扭动，大感吃不消，推开了她少许，柔声道：「若我是凤菲，一旦发觉你们存有这么一份曲词。只要把你和秀贞两人抓起来，必可找出那份曲词的下落。要不要赌一赌看看。」

董淑贞像受惊小鸟般颤抖了一下，使项少龙知道这些话命中了她的要害，那就是她和祝秀贞的联盟关系。

祝秀贞是一面倒的软功，而董淑贞却是软中带硬，都是针对项少龙而施展的手段。

换了项少龙定力稍差，早已沉迷于她们股掌间，再难自拔。

幸好他先前打定主意。不肯堕进这温柔陷阱里，才能保持清醒。

说不定两女跟沙立根本有了协议，一起来对付他和凤菲。

在董淑贞和祝秀贞的立场，谁能予她们最大的利益，她们就投向谁。若项少龙以为她们对他另眼相看，就是不折不扣的傻瓜。

两人在昏暗的室光里互相对视。

好一会董淑贞才幽幽道：「你为何会这么想呢？」

项少龙叹道：「你回去想想好吗？曲词一事，我绝不会代你告知大小姐，要说就自己去说。当有一天你肯无条件的信任我，不再暗中去勾结像张泉。沙立那种卑鄙之徒，你便来向我说一声，那时我才会真的帮助你们，且不会要求任何回报。」

董淑贞还要狡辩，项少龙怒喝道：「给我滚！」

两行泪珠由董淑贞眼角泻下，默默离榻。

项少龙看着她在帐外的用衣服遮盖羊脂白玉似的胴体声音时，差点忍不住想唤她回，但最后还是狠起心目送她离去。

## 第十一章 前嫌尽释

项少龙一觉醒来，已是辰未已初，还是肖月潭把他唤醒的。

项少龙这时成了团内的特权阶级，教人把早点送进房来，两人边吃边谈。

到项少龙把昨夜发生的事全告诉了肖月潭后，肖月潭抹了一额汗道：「好在李园够义气，否则你昨晚就完了。有了李园的支持，形势大改。就算你暴露身分，齐人亦不敢碰你，李园也不会让齐人这样做。」

项少龙道：「有探到甚么消息吗？」

肖月潭道：「那只是举手之劳吧了，邹大师仍然健在，现居于稷下学宫，齐人对他奉若神明，若要表露身分。最好是透过他，只要他对齐王说一声，杀害了你，必生横祸，保证用剑指着齐王的咽喉，他都不敢动你半个指头。」

项少龙大喜道：「我要先见他一面，才决定怎样做，肖兄可否安排。」

肖月潭道：「这个没有问题，待会我就去求见。吕不韦今午会来。我将派人严密监着张泉，他一拿到钱，就是他倒霉的一刻了。」

项少龙道：「不要伤得他太重，我还要利用他来间接推知吕不韦的动静。」

肖月潭冷哼道：「这种人杀了他都嫌把手沾污，少龙放心好了。」

又笑道：「还记得我们的人里有个叫仲孙何忌的吗？他是仲孙龙的堂侄，我会请他打听仲孙龙的举动，他一向不满这堂叔。又对凤菲非常崇慕，必肯仗义帮忙。」

不过少龙若肯亮出牌子，保证以仲孙龙的强横。亦不敢轻举妄动。唉，若知你能回秦国去，谁敢冒得罪你之险。包括三晋在内。虽然谁都希望对方向你出手，但要任何一国负上杀你之名，却是休想。」

项少龙点头同意。

当日自己落荒而逃时，三晋虽齐心合力来追杀自己，但现在锐气已过，又已向小盘求和，谁仍肯来对付他项少龙呢。最妙是齐人表面上定要摆出全力保他的姿态，以保持和秦国的良好关系。

对齐人来说，首要目标是世仇燕国。而非秦人或项少龙。

再加上李园这大靠山，项少龙觉得随时可重见天日，不用躲躲藏藏的做人了。

项少龙颇有吐气扬眉之感，不过却仍有点舍不得目下所扮的角色，笑道：「楚国是李园，韩国是韩闯。秦国是吕不韦，其他三国来的又是谁？」

肖月潭油然道：「魏国自然是你的老朋友龙阳君，赵国则是郭开。至于燕国，太子丹当然不敢亲来，到的是他的大将徐夷则，此人升了官，还被燕王喜封了作阳乐君。」

项少龙苦笑道：「果然全是老朋友，这里最大的青楼是那一间，不若在那里摆上两席，开个叙旧欢会。」

肖月潭欣然道：「少龙开始有说笑的心情了！」

就在此时，敲门声响。有小婢来报导：「石素芳的金老大来了。想见沈执事。」

项少龙大感愕然，肖月潭笑道：「此人有点豪气，不是坏蛋，少龙不妨看看他有甚么事。」

项少龙把果核放进舌底，才到前厅与金老大见面。

金老大虽曾在咸阳见过项少龙，但这时明显完全认不出他来。尤其项少龙语调带点口吃的古古怪怪，更不惹疑。

寒暄过后，两人分宾主坐下，侍女奉上香茗后，项少龙以他的「果核之声」断断续续道：「不知金老大找小弟有何实干？」

金老大笑道：「自然是要来祝贺沈兄当上执事之职。若是张泉那家伙仍据此位。休想我踏入此处半步。」

项少龙毫不奇怪，因为张泉本就是这种人人鄙视的小人。不过金老大乃跑惯码头的人，理应不会开门见山的数人长短，这么说只是试探自己居多。

微笑道：「希望将来金老大不会因有我沈良在，而不屑光临。」

金老大微俯过来，低声道：「现在外面谣言满天飞，都说凤小姐临淄之行后。就要退隐田园，不知此事是否属实。」

项少龙苦笑道：「你教我怎样答你。是否想迫我说谎？」

金老大欣然道：「这我便明白了。今趟我特地来访，是想安排素芳与凤小姐见面打个招呼，素芳一直很仰慕凤小姐的才艺。」

项少龙道：「我虽不能为大小姐作主，但应该没有问题，老大请说出时间来吧。」

金老大道：「不若就在午后时分，最好我们两人都在场。」

项少龙心中一动，知道这并非闲叙那么简单，否则金老大何须在旁。

金老大的身分与自己的这执事的身分，可说是判若云泥。

人家乃一团之主，石素芳地位虽超然，但名义上仍只是他旗下的正印当家花旦，而他项少龙则是个大跑腿。

他说希望自己在场，只是客气话吧。

项少龙道：「这个我明白了，但老大可否透露少许玄虚，教我好向大小姐传话。」

金老大点头道：「就烦请告知凤小姐，说有人全心求胜，不择手段便可以。」

项少龙想起柔骨美人兰宫媛，恍然道：「明白了。我这就去通知大小姐。」

金老大欣然告辞去了。

项少龙想去找肖月潭，但他刚刚离闲。又给张泉扯着问长问短，敷衍了他，才能脱身到凤菲的大楼去。

凤菲等正在内厅排曲，董淑贞和祝秀贞都有点花容憔悴。项少龙猜董淑贞定是离开他的房间后。去找祝秀贞商量，说不定还干了假凤虚凰那种事，所以自不能精神奕奕。

小屏儿见他来到，故意避到一角，不与他朝面。

幸月则连飞媚眼，摆出请君大嚼的诱人样儿。而其他美姬对他亦态度大改，显示经昨晚一事后，他的地位大为改观。

凤菲正在指点云娘一众乐师。见项少龙来到，婕娜多姿地走到他旁。低声问道：「金老大来找你作甚么？」

项少龙说了出来后，淡淡道：「韩闯来找你作甚么呢？」

眼角到处，董淑贞等无不偷偷注视他们的神情。

凤菲不悦道：「你要管的事愈来愈多了。」

项少龙心中有气。冷冷道：「肯否让我管，决定权当然在大小姐身上，大小姐一句话就可使我卷铺盖到街头去度宿。」

凤菲美目生寒，盯着他嘲弄地道：「有解子元和李园等大贵人看顾。沈大爷何用落泊街头呢？」

项少龙知她其实心中凄惶，软化下来道：「算我语气过硬好了。但你有事瞒我，我自然会不高兴。」

凤菲呆了呆晌，嗔道：「你愈来愈像凤菲的夫君大人，为何我每一件事都要告诉你呢？」

今趟轮到项少龙有点理屈办穷。

理论上，凤菲确没必要告诉他曾见过某人或某人。

问题是这事牵涉到董淑贞等人的命运，所以项少龙才会关心。

这实在是立场的问题。

项少龙无奈道：「好吧，我以后再不理你这方面的事了。」

凤菲默然片刻。低声道：「为何我们今晨第一次见面，就要吵架呢？」

项少龙冲口而出道：「因为我们都着紧对方。」

凤菲娇躯一震。把门的家将唱喏道：「魏国龙阳君到！」

项少龙头皮发麻时，凤菲已欣然道：「请君上进来吧！」

只看凤菲神态，便知她和龙阳君关系密切。

龙阳君或者是凤菲唯一不用担心会对她有非份之想的「男人」。

项少龙避无可避，龙阳君在一群从卫前呼后拥中。踏进内厅来。

包括凤菲在内。全婢奴婢乐师都俯身曲膝，半跪迎接这魏国的红人。

只有项少龙怎都「曲」不下去。

龙阳君一眼便见到他，「娇躯」剧震，呆在场中，不能置信的目瞪口呆。

凤菲等无不大感愕然。

项少龙一声长笑，抱拳道：「君上别来无恙。想当初沈良在无忌公子府作客卿时，曾与君上把酒夜话，想起时光流逝，实令人不胜感慨。往者已矣！沈良差点就把往事忘了。」

龙阳君掠过羞惭之色，恭敬回礼道：「纵然沈兄肯不记旧事，本君没齿不忘，无忌公子之事，本君只是迫于形势，事后恨不得立即自尽，唉，我不知该怎么说下去了。」

两人借信陵君魏无忌一事，解决恩怨，一方表示谅解，一方则认错求情。除了龙阳君身旁熟悉项少龙的高手焦旭外，其他人都是似明非明，一头雾水。

凤菲等固然惊讶至极，骇然沈良原来这么有身分地位。龙阳君的手下却是大惑不解，怎都不明白当日弄掉信陵君后还要摆酒庆祝的主子，竟是心中后悔。

情况确是非常微妙。

凤菲站直娇躯，欣然道：「原来君上和敝执事沈先生是素识，那其是最好！」

项少龙环目一扫，见由凤菲以至小屏儿，上上下下的眼光无不透出异样神色，又尴尬又叫苦，知道她们都在怀疑自己和龙阳君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最糟是自己从未向她们任何一人证明自己是「正常男人」，而「不正常」却屡有表现，使情况更为暧昧。

小屏儿更似乎露出恍然释然的神态，教他更是难堪。

他从未想过会陷进这种处境中。

龙阳君神态忽地变得无比轻松，举步走了过来，同时向众姬道：「各位小姐请勿因本君在而影响了排练，当本君是个旁观者好了。」

董淑贞狠狠瞪了项少龙一眼，才与众姬继续研练舞技。

龙阳君来到项少龙前，先伸手与他紧紧一握，才松开对凤菲道：「凤小姐有沈兄为你办事，一切烦恼当可迎刃而解。」

项少龙心中一震，这才知道龙阳君方是凤菲的真正保家。而韩闯只是另一双棋子，换了他是凤菲，亦只会相信龙阳君而非好色的韩闯。

不过凤菲若想安然往咸阳去会那神秘情郎，最好是有魏韩两国的有势力人士照应。而龙阳君当然有能力监管韩闯。

凤菲娇躯微颤，看了看项少龙，又瞧瞧龙阳君，显是弄不清楚龙阳君的含意，低声道：「君上见过韩候没有。」项少龙心知肚明，这等若问龙阳君知否吕不韦有牵涉在内的最新发展。果然龙阳君道：「当然见过，也知道小姐的心事，但有沈兄这智计过人之士为你谋算，吕不韦只会吃不完兜着走。」

凤菲由讶异变为大吃一惊，怔在当场。

龙阳君知道已得项少龙的原谅而太过兴奋，说话过于「老实」道：「沈兄的才智确令我这曾是他对手的人亦佩服得五体投地，」

陪龙阳君前来的焦旭伸手紧捏了项少龙的臂膀一下，颇有识英雄爱英雄意味。

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项少龙涌起满腹辛酸的感觉。

鹰王殉主的情景，再活现心潮。

凤菲见到他一对虎目射出神伤魂断的神色。还以为他忘不了故主，芳心升起无法形容的滋味。

龙阳君瞥了正试演舞步的众姬一眼。向凤菲道：「本君想与沈兄借一步说话，才再向凤小姐请安。」凤菲那能说不，只好答应。项少龙和龙阳君到了侧厢，遣走了下人后，龙阳君涌出热泪哭道：「我简直不是人，少龙这么待我，我却……」

项少龙百般劝慰，他才好过了点，一双秀目红肿的道：「我将此事告诉韩闯。」

给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说在战场上分生死无理可说，但怎能在你落难时不施援手呢？」

项少龙大奇道：「你怎么连这种事都会告诉韩闯，你信任这家伙吗？」

龙阳君愧然道：「憋在心内太辛苦了，我情愿被人责骂出气。不过我除了少龙，嘿，除了少龙外，就数他可说点心事。他还有很多事要倚着奴家呢。」

项少龙很想说做梦都想不到韩闯这么有义气。但说出来怕更伤「没有义气」的龙阳君的「芳心」，便道：「那你代我通知他一声，讲明我在这里的身分，因为我还要请他高抬贵手，放过董淑贞诸女。」

龙阳君显是清楚韩闯和凤菲间的交易，点头答应，道：「现在你除了要提防田单和吕不韦外。更要小心郭开，这奸鬼特地把你的「怪兵器」带来齐国献与襄王作贺礼，好拖齐人下水。弄得襄王进退维谷。接礼则怕开罪嬴政，不接又怕人笑他怕了秦人。」

项少龙听得牙都痒起来，狠狠道：「你可否给我打听我这把「百战宝刀」的下落，我怎都要弄回来的。」

龙阳君叹道：「令储君刚派来特使，警告我们三晋，谁若敢损你半根毫毛，必会不惜一切发动报复，吓得我们立即取消了所有搜捕你的行动。赵人最惨，被你们连下五城。李牧又不敢离开中牟。而我们新败不久。想助赵人亦有心无力，所以现在郭开对我们恨之入骨。昨晚在招呼你凤小姐的筵席上，还对我和韩闯冷嘲热讽，态度恶劣非常。」

项少龙问道：「田单现在的情势如何...」

龙阳召道：「他仍握有实权。但最大的弱点就是他捧的田生昏庸无能，远不及王子田建的受人拥戴。这田建虽不是甚么人材，但却懂笼络人心，不似田生的骄傲自负。现时观之，太子之位会落在谁的手上，仍是未知之数。」

顿了顿有点尴尬道：「少龙怎能先知先觉的离开敝府，又成了凤菲的执事。」

项少龙本不想说。但怕他疑心自己不肯原谅他，所以作了简略交待。但当然对曾入魏宫之事半字不提。

龙阳君听罢羞愧一番后，道：「少龙打算何时亮相，那就可名正言顺的取回宝刀。」

项少龙踌躇道：「我好像有点不宜恢复自己身分，看情况再说吧！」

龙阳君道：「若不须暴露身分，就不宜暴露。所谓说稷下多狂徒，稷下那些狂人恣情放志，看不起天下人，文是如此，武更如此。尤其曹秋道一向护短，他那些得意门生。确有几个得他真传，在临淄一向称王称霸。现在少龙已成为曹秋道外天下第一名剑。若你来此一事传了出去，必惹来无谓烦恼。这些比武之事连齐王亦难以阻止。而且能在公平决战里杀死你，嬴政恐怕都要有口难责。」

项少龙那还有争雄斗胜之心，点头道：「君上说得对，田单、吕不韦和郭开都会乘机煽风点火，我若惹了曹秋道。说不定我会像吕不韦遇上我般吃不完兜着走，那就糟了。」

龙阳君忍不住「噗哧」「娇笑」。舒畅地道：「今晚奴家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自那晚后，人家郁痛得心儿都碎了。」

项少龙见他确是一副「为伊消瘦」的样子，怜惜道：「由始至终，我\*济挥泄\*你。」

龙阳君仍不想离开，给项少龙催道：「我们不宜倾谈过久，你自己回去向凤菲交待吧，我也该去看看几个给仲孙龙手下打伤的同伴。」

龙阳君愕然道：「仲孙龙这么快便来行凶吗？」

项少龙再费唇舌把事情说出，龙阳君羞愧道：「我竟连李园都比不上，真不算是人。」

项少龙再好言安慰一番，龙阳君才依依不舍去了。

## 第十二章 两女相遇

龙阳君走后。凤菲出奇地没找他说话，到吃过午膳，小屏儿才奉命来召他去相见。

项少龙随在小屏儿身后，向内厅走去，多天不肯和他说话的小屏儿忽和颜悦色道：「原来你是好男风而不爱女色，小屏儿死心了。」

项少龙为之啼笑皆非，明知不该否认，却又不能不否认，叹了一口气道：「实情如何，小屏姐终有一天会明白的。但我却有一事不明，小屏姐不是该与大小姐共进退吗？为何却好像……好像……嘿！」

小屏儿掩嘴笑道：「你是想说为何我好像很想找人来嫁的事吧？事实上我从没想过要嫁给你，只是不满你不齿人家是人的样子。小姐常说女人的第一次最重要，定要找个懂怜香惜玉之人的人才行。我当然不会离开小姐的，但在这事上小姐却予人家自由嘛。」

项少龙心中一荡道：「若有了身孕怎办？」

小屏儿俏脸微红道：「这个何用你来担心。团中人都懂得防避之法。唔，你对女人还有兴趣吗？为何要问这羞人的事。」

项少龙见她认定了自己好男色不好女色，暗忖今趟跳下黄河都洗不清，只好闭口不言。

内厅一侧处摆满乐器。但除凤菲外，却是静悄无人，小屏儿退下后，项少龙在凤菲旁坐下，道：「大小姐以前和石素芳碰过脸吗？」

凤菲不大感兴趣的摇了摇头，道：「金成就是个人材，八面玲珑，颇受人尊敬，可惜我遇不上这等人，否则现在就不用受你的气。」

项少龙道：「大小姐余怒未消吗？」

凤菲垂首娇笑道：「谁敢恼你这连龙阳君都肃然起敬的人呢？何况你欢喜时就把人又抱又吻，恶起来便骂个不休，幸好现在凤菲再不用担心你会要人陪夜，否则就睡难安寝。」

项少龙泄气道：「竟连你都那么想。」

凤菲摇头道：「不，只是她们都那么想吧，幸月失望得哭着回房去，但我却知道你非是不爱女色。至少我便亲身体会过。这样说只是气不过你那副可恨模样，故意挖苦你。」

项少龙苦笑道：「你对我真好。」

凤菲道：「现在我愈来愈摸不清你是怎样的一人。但龙阳君已保证你可绝对信赖。与谈先生如出一辙，可知你信誉昭着，凤菲再不会三心两意了。很想听听你的计划。」

项少龙淡淡道：「先安内再攘外。此乃不二法门。若大小姐能授我全权。我便先对付张泉、沙立和他们的余党，只要能安然抵达咸阳，便大功告成。」

凤菲凄然道：「你好像忘了吕不韦在咸阳的势力有多大。」

项少龙故作惊讶道：「大小姐的情郎不是项少龙吗？吕不韦能奈他甚么吗？」

凤菲知道说漏了嘴，大窘道：「但他现在身处战场，最怕还未见到他，便先给吕不韦找到。」

项少龙心中好笑，故意耍她道：「造个没有问题，只要通知乌家。他们自会护着大小姐的。」

凤菲胀红着脸道：「万万不能，我和他的事没有人知道。唉，到时再说好吗？」

项少龙放过了她，看看天色道：「石素芳该来了，我先到大门接她，小姐还有其他吩咐吗？」

凤菲道：「今晚有其他事吗？」

项少龙摇头道：「今晚我要去拜访解子元。有甚么事呢？」

凤菲道：「没事了，我本想陪你陪我去赴齐王和田单欢迎吕不韦的廷宴，让你可在旁看看他，现在算了。」

项少龙暗叫好险。自给龙阳君和李园认出来后。再没信心面对吕不韦。

肖月潭提出易容建议时，并没有想过他会面对面的与这两人照脸。所以并不能怪他。

凤菲大有情意地白了他一眼道：「今晚到人家卧房来好吗？人家还有很多事想请教你呢。」

项少龙知她开始信任自己。欣然去了。

大步出大门，石素芳的车队来了。项少龙忙佝偻起身子，又把果核放到舌底，迎了上去。

神采依然的石素芳从容步下车来，项少龙和一群凤菲那边的人，自然

而然被她绝世容色所慑，躬身施礼，不敢平视。

两个俏婢为她整理好披风后。石素芳才在金老大的陪伴下，来到项少龙身前。

这美女不施脂粉，秀发集中顶部，然后编成一条短辮，下垂于脑后，有种说不出的轻盈写意。与她一向独异的作风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御寒的披风中。她在襦衣上加上一件背心，两肩有袷，袷上施带。加上腰间各缀三条腰带，形成明显的细腰，又强调了她的酥胸，使她更是绰约多姿。

项少龙不由暗赞她聪明。

若纯论美丽，恐怕只有纪嫣然、琴清又或李嫣嫣可堪与凤菲媲美。

但石素芳利用自己独特的优点，立时显得并不比凤菲逊色。

两女表面是友好相会，其实无可避免地暗中较量起来。

石素芳显然认不出项少龙来，金老大介绍两人认识时。她只是礼貌的点点头。

项少龙连忙在前引路。

金老大踏前两步，和他并肩而行。道：「刚才我收到消息，沈兄曾独闯仲孙府，向他要回被擒的手下，可是真此事？」

项少龙心想原来在临淄消息竟可传得这么快，答道：「只是一时侥幸罢了！」

金老大登时对他刮目相看，竖起拇指道：「难怪凤小姐委沈兄以重任，不过仲孙龙此人一向霸道，失了的面子定要讨回来。我看沈兄连佩剑都没有一把，待会我使人送来好了。若趁手的话，就以之防身吧。你若推辞，就是不把当金成就是朋友。」

项少龙笑道：「那我唯一选择就只有衷心致谢了。」

石素芳悦耳的声音由后传来道：「仲孙龙之子仲孙玄华乃忘忧先生曹秋道最得意的四名弟子之一，沈先生小心啊。」

金老大亦苦口婆心道：「我虽不知沈兄剑法如何，不过此人在临淄确是未逢敌手。与田单旗下的第一剑手旦楚齐名。沈兄遇上他时，若觉没有把握，可弃剑认输，稷下剑手极重声名，不会对认输的人出手的，嘿，交浅言深，沈兄勿要怪我。」

项少龙生出好感。点头道：「兄弟感激还来不及，怎会怪你呢？」

背后的石素芳讶道：「想不到沈先生胸襟如此广阔，竟一点不因金爷认为你比不上仲孙玄华而不高兴。」

项少龙心中微慄。岔开话题道：「稷下多名剑，除这两人外，该还有很多出类拔萃之辈吧。」

金老大道：「善剑的人多不胜数，但能称出类拔萃者，不过数人而已。像麻承甲和闵廷章均极负盛名，专爱找人比试，沈兄昨夜露了一手，说不定会惹来麻烦。」

石素芳柔声道：「给他们天大胆子，都不敢闯到这里来生事。但假若沈先生到外面去，便难保他们不来挑惹。」

项少龙道：「多谢小姐指点。」

此时已抵凤菲所居的主楼阶梯前，凤菲出门相迎，两女打了个照脸，都用神打量对方。

极细微处都不肯放过。

凤菲娇笑道：「闻得石妹子艳名久矣，今天终能得会。」

石素芳行了后辈之礼，迎上去拉着凤菲的纤手道：「菲姐莫要抬举素芳。刚才见到菲姐时，几疑为天人下凡哩！」

凤菲发出银铃般的动人笑声，挽着石素芳步进厅堂。

项少龙见金老大仍被凤菲的绝世容色震慑得呆若木鸡，推了他一记。他才懂得随项少龙入厅。

凤菲项少龙和石素芳金老大两组人分坐两边。小屏儿奉上香茗。

项少龙忽然生出奇怪感想。

在某一程度上，吕不韦不择手段想要得到凤菲，实存着与项少龙比较之意。

因为纪嫣然已是他项少龙的了，吕不韦追求琴清又告触礁，除非能得到凤菲，否则在这方面就要被项少龙比了下去。实情是否如此。恐怕连吕不韦自己都不自觉。

客气一番后。石素芳谦虚地道：「金爷有他想说的话。但素芳却是诚心来向菲姐请教，如何才可若菲姐般颠倒众生呢？」

凤菲明知她是谦虚之语。因为石素芳正是另一个颠倒众生的名妓，但仍感受用，和颜悦色道：「妹子不要抬举凤菲才学，我们这些卖艺者，不外「妙舞清歌、皓齿明眸、因人献艺、拿手绝活」十六个字，虽谨记我们既是歌舞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

石素芳欣然道：「这十六字真言，素芳愿闻其详。」

凤菲美目转到项少龙身上，淡淡道：「不若由沈执事代我解说吧！」

石素芳和金老大都难掩讶色，一向心高气傲的凤菲，怎会让一个下人来代她说话呢？项少龙当然知道凤菲是考较他，却是心中叫苦。现在他舌底多了一粒果核，只要一开嘴，立会使凤菲这聪明女发觉自己怕石素芳认出他的声音来，若还不生疑，就是怪事。只好道：「我刚才咬损了舌头。不便说话，还是大小姐……嘿！」见到三人无不瞪大眼睛看他，只好收口，尴尬的摊了摊手。

见到他耸肩摊手的潇洒动作，石素芳泛起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一时仍未想到眼前此人是项少龙，只奇道：「原来沈先生也是行家，有机会倒要请教。」

金老大笑道：「我也给大小姐引出兴趣来哩。」

凤菲狠狠盯了项少龙一眼后，油然道：「妙舞清歌。皓齿明眸。指的不过是色艺两事。」

两者合而为「风致」。以闲静温雅为理想。才能使人入迷\* C 米硬灰？冀先思\*嘛，你自己便是个中能手啊！」

石素芳摇头道：「菲姐万勿谦让，我们三大名姬中，论色艺才情，见者无不推菲姐为首，可见早有公论，故闻得菲姐要退隐田园，怎都要来拜会菲姐。恭聆清诲。」

金老大道：「敢问大小姐因人献艺，拿手绝活又作何解？」

项少龙看看凤菲，又瞧石素芳，饱食秀色，毫不觉累，还但愿时间愈长愈好。

想不到极难相与的三绝女石素芳，在凤菲面前表现得这么虚心，若不是真想偷师，就是别有居心。

不过凤菲也是厉害之极。石素芳想从她身上沾便宜。绝非易事。

凤菲淡淡道：「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审美趣味。若演出于宫廷，当以喜庆吉祥为主；文墨之士，则偏爱清幽的格调，悠深缠绵的情思；但观者只是普通大众时，就必须沉重热烈的气氛，加强悲欢离合的渲染，才能激起观者的情绪。」

金老大击几叹道：「只这几句话，素芳便受用不尽。」

石素芳欣然道：「拿手绝活当如菲姐般。建立起自己个人的手法格调，任人怎么学都只形似而神非。」

项少龙想起凤菲离经叛道，独树一帜的唱功。不由心中举手同意。

凤菲不以他们的赞美为荣般淡淡道：「闲话说过，金老大今趟借妹子来，究竟有甚么可指点凤菲之处？」

金老大肃容道：「不知大小姐有否听过以风流著称叫齐雨的名公子呢？」

凤菲皱眉道：「略有耳闻，听说此人是公卿之后。凭着一张俊脸和三寸不烂之舌，迷倒了无数可怜女子，不知老大为何忽然提起此人。」

项少龙听到齐雨，想起当初赵穆透过他迷倒赵雅。如今伊人已逝。先是心中一痛；按着见凤菲说「三寸不烂之舌」一时粉脸微红。知她想到自己，又是心中一荡。

两种不能相容的感受纷至沓来。教他真不知是何滋味。

金老大续道：「此人现在与某宫女兰宫媛打得火热，前两晚在这里最大的青楼倚雅院酒醉后还大发狂言。说今趟兰宫媛必可盖过大小姐的光芒。且使大小姐饮恨收场，言语奇怪。」

凤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她的修养脸上仍是平静无波，只是露出深思的神色。

石素芳柔声道：「我们不禁为菲姐担心起来，他的话只提菲姐而不说素芳，似乎正进行某种阴谋。且更似成功在望，教人奇怪。」

项少龙听得大为惶然。猜到是与曲谱泄出一事有关，但照理歌谱该仍在董淑贞手上，齐雨怎能这么有把握呢？。愈想愈是不妥，那还有心情坐下去，长身而起。

三人均讶然瞧来。

项少龙告了个罪，便迳自离开去找董淑贞，这美女正在房中休息，项少龙直闯进去，遣走婢女后，劈面道：「你秘密抄下的歌谱在哪里？」

董淑贞不悦道：「你是否想动刑迫供？」

项少龙压下怒火，坐下道：「齐雨公然声称可令大小姐饮恨收场，若非有歌谱在手，怎敢出此狂言？」

董淑贞脸色微变，接着坚定的摇头道：「歌谱仍在这里，唉：人家刚向秀贞要了回来。」

正准备交你烧毁哩！」

项少龙道：「那就立即拿出来吧！」

董淑贞愤怒的瞪了他好一会，才移到一角的箱子前，取出一个竹筒子，发脾气的朝他掷来。

项少龙轻松接着，拔起塞盖。取出一卷帛卷。

打开一看，立时色变。骇然道：「这上面为何半个字都没有？」

今次轮到董淑贞脸色剧变，凄惶挨了过来，大惊下呻吟道：「天，谁人把歌谱掉了包呢？」

项少龙的心直沉下去，除非凤菲能在表演前这十天内另创新谱，否则就只能能够在人后重唱旧曲，自是大为失色，因这新谱是专为贺齐王之寿而作。董淑贞脸如死灰地颤声道：「这是没有可能的。秀贞和我都非常小心。」

项少龙叹道：「现在唯有向大小姐坦白说出来。看看有没有补救办法。」

董淑贞扑入他怀里，浑身抖颤道：「沈良救我！」

董淑贞和祝秀贞两女跪在凤菲身前，垂头丧气有若死囚。但到现在仍不明白给谁以偷龙转凤的手法。盗去了歌谱。

凤菲俏脸再无半丝血色，呕心沥血的创作给兰宫媛据为己用，对她打击之大，可想而知，造时她连处罚两女的心情都失去了。

项少龙亦是一愁莫展，只好道：「只要大小姐能演头场，就不怕歌谱落在兰宫媛手上。」

凤菲摇头道：「早说好是我作压轴表演，何况此事由田单一下安排，有这阴谋存在，怎容我们更改。」

项少龙道：「大小姐可否另创歌谱呢？」

凤菲苦笑道：「除非可在一天内想出来，否则连练习的时间也没有。如何能有精深的演出，唉，内奸难防，不过凤菲也该负上责任。」

董淑贞和祝秀贞闻言哭倒地上。

项少龙不由对凤菲涌起敬意，这美女虽是自私了一点，但仍能在这种情况下自省其身，襟胸实异于常人。

凤菲朝项少龙瞧来，眼中射出绝望的神色。语气却出奇的平静道：「献丑不若藏拙，我曾答应会以新歌贺寿，怎地无颜以旧曲新词交差，看来只好装病辞演一法了。」

项少龙忽然虎躯猛颤，双目放光，沉声道：「我尝试作一曲，假若我把调子哼出来，不知能否刺激大小姐的灵思，改成适合的歌谱呢？」

事实上他那懂作曲，只不过在二十一世纪时，常到卡拉 OK 唱歌。有十来首特别滚瓜烂熟，希望能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刻拿出来充数。

这些曲子与古调虽截然不同，但落在凤菲这古代的音乐天才手上，自能编成这时代的出色音乐。

凤菲道：「清唱来听听。」

项少龙苦笑道：「我只懂哼，不懂唱。」

凤菲显然并不把他作的曲放在心上，没好气的道：「那就哼来听吧，唉，又说咬破了舌头，现在说话不知多么流利。」

项少龙那有闲心理和她算旧账，拣了首当时最流行的《我不能离开他》哼了起来。

他的哼声确令人不敢恭维，但旋律仍大致没有走样。

起始几句时，凤菲仍不以为意，但到项少龙尴尬地哼至一半时，她已由动容变为惊讶，连董淑贞两女都收了哭声。不能置信的目瞪着他。

一曲哼罢，项少龙手足无措，老脸通红道：「怎么样？」

凤菲呆若木鸡的瞧了他好一会，才吁出一口气道：「你这人总能教人惊异，这么怪的调子我还是初次得闻，不过却非常悦耳，只是调子太哀伤，不适合那欢乐的气氛。」

项少龙急道：「我还作有另一曲。」

凤菲一呆道：「你不是说只作过一曲吗？」

项少龙只好道：「刚才我是乱说，事实上我作了十多首曲。」

凤菲动容点头，似记起某事般转向两女喝道：「还不给我滚出去。」

两女慌忙离开。临走时看项少龙的眼光，可令任何男人陶醉上几年。

项少龙又拣了首轻快的《海军进行曲》哼了出来。

凤菲听罢长身而起，投入他怀里，把他搂个结实道：「就算你想要凤菲的身体，凤菲也会立即献给你，只求你把所作的歌曲全部哼出来，今趟我要兰宫媛这贱人败得口服心服。」

项少龙离开凤菲的大楼时。就像发了一场梦。

他当然不会乘人之危占有有凤菲。但却清楚知道凭着这十来首歌把凤菲的芳心征服了。

这并非说凤菲就这么爱上了他。而是凤菲对他就像他对李牧的心服口服。

项少龙虽感惭愧，要助凤菲打败兰宫媛的热情却盖过了一切。

刚离开主楼的花园，就给董淑贞两女截着。

项少龙想起解子元的约会，好言安慰了她们，又要她们莫要惊扰正努力编曲的凤菲后，道：「你们最好想想有谁知道你们歌谱的藏处，此人必须要揪出来。」

祝秀贞道：「此事惟有张泉晓得，但他若要到我房来，必不能避过我的耳目。」

项少龙道：「他只要收买你们的侍女，不就可轻易办到吗？」

祝秀贞露出惭愧的神色，项少龙乘机告退，来到大厅，金老大答应赠他的剑刚刚送到，项少龙拔剑一瞧，虽及不上血浪，但剑质上佳，剑身沉重，颇合他意，不由对金老大更生好感。

肖月潭说得不错，金老人确是有豪气的人。

安排了把凤菲今晚的约会推掉后，项少龙加盖衣帽，离开听松院。

雨雪飘飞下。街道行人稀疏。

想想都觉好笑，难怪人人觉得自己深不可测，智计才艺层出不穷，皆因有二千多年的文化遗产在撑他的腰。

今晚自己若要对凤菲动口动手，沾点便宜。保证她会「逆来顺受」只不过自己当然不肯这么做。

沾沾便宜当然是快事，但玩出火来，夺人所爱。就非是他所想见，像现在般与诸女保持亲密但没有肉欲的关系，反是更有一番动人滋味。

当初兵败逃亡时，那想得到会有今天的日子。

凤菲再次排演歌舞时，实须做点保密的工作，以免珍贵的知识产权再被盗版，虽然他也是盗版别人的版权。但却不产生利益冲突的问题。

因为在二十一世纪时。所有古曲都散失了。

而想深一层，就算兰宫媛再得到新曲。亦来不及练习，即使凤菲她们以新谱唱回原曲，兰宫媛亦只能徒呼奈何。

想到这里时，后方蹄声骤响。

他本不以为意，但当蹄声到了离他十多步时一停下来。他立即生出警觉之心。

矛尖震荡的声音随即响起。

他的手握到金老大新送的长剑把手处，收摄心神。

来人只是单枪匹马，但只听马蹄的节奏，便知对方是训练有素的战士。

项少龙嘴角抹过一丝笑意，头也不回，放慢脚步，从容自若的在雨雪\*

新 蕉\*行。  
金老大警告过的挑战，终于发生。

